

史记卷七 本纪七

项羽本纪

项籍者，下相人也，字羽。初起时，年二十四。其季父项梁，梁父即楚将项燕，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。项氏世世为楚将，封于项，故姓项氏。

注 集解地理志临淮有下相县。索隐县名，属临淮。案：应劭云“相，水名，出沛国。沛国有相县，其水下流，又因置县，故名下相也”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相故城在泗州宿豫县西北七十里，秦县。”项，胡讲反。籍，秦昔反。

注 索隐按：下序传籍字子羽也。

注 索隐按：崔浩云“伯、仲、叔、季，兄弟之次，故叔云叔父，季云季父”。

注 正义燕，乌贤反。

注 集解始皇本纪云：“项燕自杀。”索隐此云为王翦所杀，与楚汉春秋同，而始皇本纪云项燕自杀。不同者，盖燕为王翦所围逼而自杀，故不同耳。

注 索隐地理志有项城县，属汝南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今陈州项城县城即古项子国。”

项籍少时，学书不成，去学剑，又不成。项梁怒之。籍曰：

“书足以记名姓而已。

剑一人敌，不足学，学万人敌。”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，籍大喜，略知其意，又不肯竟学。项梁尝有栎阳逮，乃请蕲狱掾曹咎书抵栎阳狱掾司马欣，以故事得已。项梁杀人，与籍避仇于吴中。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。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，项梁常为主办，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，以是知其能。秦始皇帝游会稽，渡浙江，梁与籍俱观。籍曰：“彼可取而代也。”梁掩其口，曰：“毋妄言，族矣！”梁以此奇籍。籍长八尺余，力能扛鼎，才气过人，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。

注 索隐按：逮训及。谓有罪相连及，为栎阳县所逮录也。故汉(史)[世]每制狱皆有逮捕也。正义栎音药。逮音代。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蕲音机，县，属沛国。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项梁曾坐事传系栎阳狱，从蕲狱掾曹咎取书与司马欣。抵，归；已，止也。”韦昭曰：“抵，至也。谓梁尝被栎阳县逮捕，梁乃请蕲狱掾曹咎书至栎阳狱掾司马欣，事故得止息也。”索隐按：服虔云“抵，归也”。韦昭云“抵，至也。”刘伯庄云“抵，相凭托也”。故应劭云“项梁曾坐事系栎阳狱，从蕲狱掾曹咎取书与司马欣。抵，归；已，息也”。

注 索隐韦昭云：“浙江在今钱塘。”浙音“折狱”之“折”。晋灼音逝，非也。盖其流曲折，庄子所谓“澗河”，即其水也。澗折声相近也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扛，举也。”索隐说文云：“横关对举也。”韦昭云：“扛，举也。”音江。

秦二世元年七月，陈涉等起大泽中。其九月，会稽守通谓梁曰：“江西皆反，此亦天亡秦之时也。吾闻先即制人，后则为人所制。吾欲发兵，使公及桓楚将。”是时桓楚亡在泽中。梁曰：“桓楚亡，人莫知其处，独籍知之耳。”梁乃

出，诫籍持剑居外待。梁复入，与守坐，曰：“请召籍，使受命召桓楚。”守曰：“诺。”梁召籍入。须臾，梁眴籍曰：“可行矣！”于是籍遂拔剑斩守头。项梁持守头，佩其印绶。门下大惊，扰乱，籍所击杀数十百人。一府中皆慑伏，莫敢起。梁乃召故所知豪吏，谕以所为起大事，遂举吴中兵。使人收下县，得精兵八千人。梁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、候、司马。

有一人不得用，自言于梁。梁曰：“前时某丧使公主某事，不能办，以此不任用公。”觭乃皆伏。于是梁为会稽守，籍为裨将，徇下县。

注 索隐徐氏以为在沛郡，即蕲县大泽中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尔时未言太守。”正义守音狩。汉书云景帝中二年七月，更郡守为太守。

注 集解楚汉春秋曰：“会稽假守殷通。”正义按：言“假”者，兼摄之也。

注 索隐按：谓先举兵能制得人，后则为人所制。故荀卿子曰“制人之与为人制也，其相去远矣”。

注 正义张晏云：“项羽杀宋义时，桓楚为羽使怀王。”

注 索隐此不定数也。自百已下或至八十九十，故云数十百。

注 索隐说文云：“讦，失气也。”音之涉反。

注 集解李奇曰：“徇，略也。”如淳曰：“徇音‘抚徇’之‘徇’。徇其人民。”

广陵人召平于是为陈王徇广陵，未能下。闻陈王败走，秦兵又且至，乃渡江矫陈王命，拜梁为楚王上柱国。曰：“江东已定，急引兵西击秦。”

项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。闻陈婴已下东阳，使使欲与

连和俱西。陈婴者，故东阳令史，居县中，素信谨，称为长者。东阳少年杀其令，相聚数千人，欲置长，无适用，乃请陈婴。婴谢不能，遂强立婴为长，县中从者得二万人。

少年欲立婴便为王，异军苍头特起。陈婴母谓婴曰：“自我为汝家妇，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。今暴得大名，不祥。不如有所属，事成犹得封侯，事败易以亡，非世所指名也。”婴乃不敢为王。谓其军吏曰：“项氏世世将家，有名于楚。今欲举大事，将非其人，不可。我倚名族，亡秦必矣。”于是觴从其言，以兵属项梁。项梁渡淮，黥布、蒲将军亦以兵属焉。凡六七万人，军不邳。

注 正义扬州。

注 正义胡嫁反。以兵威服之曰下。

注 正义矫，纪兆反。召平从广陵渡京口江至吴，诈陈王命拜梁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二世之二年正月也。”骊案：应劭曰“上柱国，上卿官，若今相国也”。

注 集解晋灼曰：“东阳县本属临淮郡，汉明帝分属下邳，后复分属广陵。”

索隐下音如字。按：以兵威伏之曰下，胡嫁反。彼自归伏曰下，如字读。他皆放此。东阳，县名，属广陵也。正义括地志：“东阳故城在楚州盱眙县东七十里，秦东阳县城也，在淮水南。”

注 集解晋灼曰：“汉仪注云令吏曰令史，丞吏曰丞史。”正义楚汉春秋云东阳狱史陈婴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苍头特起，言与觴异也。苍头，谓士卒阜巾，若赤眉、青领，以相别也。”如淳曰：“魏君兵卒之

号也。战国策魏有苍头二十万。”索隐晋灼曰：“殊异其军为苍头，谓着青帽。”如淳曰：“特起犹言新起也。”按：

为苍头军特起，欲立陈婴为王，婴母不许婴称王，言天下方乱，未知瞻乌所止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陈婴母，潘旌人，墓在潘旌。”索隐按：潘旌是邑聚之名，后为县，属临淮。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英布起于蒲地，因以为号。”如淳曰：“言当阳君、蒲将军皆属项羽，此自更有蒲将军。”索隐按：布姓英，咎繇之后，后以罪被黥，故改姓黥以应相者之言。韦昭云“蒲，姓也”，是英布与蒲将军二人共以兵属项梁也。故服虔以为“英布起蒲”，非也。按：黥布初起于江湖之闲。

注 正义被悲反。下邳，泗水县也。应劭云：“邳在薛，徙此，故曰下邳。”

按：有上邳，故曰下邳。

当是时，秦嘉已立景驹为楚王，军彭城东，欲距项梁。项梁谓军吏曰：“陈王先首事，战不利，未闻所在。今秦嘉倍陈王而立景驹，逆无道。”

乃进兵击秦嘉。秦嘉军败走，追之至胡陵。嘉还战一日，嘉死，军降。景驹走死梁地。项梁已并秦嘉军，军胡陵，将引军而西。章邯军至栗，项梁使别将朱鸡石、余樊君与战。余樊君死。朱鸡石军败，亡走胡陵。项梁乃引兵入薛，诛鸡石。项梁前使项羽别攻襄城，襄城坚守不下。已拔，皆坑之。还报项梁。项梁闻陈王定死，召诸别将会薛计事。此时沛公亦起沛，往焉。

注 集解陈涉世家曰：“秦嘉，广陵人。”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景驹楚族，景氏，驹名。”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徐州彭城县，古彭祖国也。”言秦嘉军于此城之东。

注 集解邓展曰：“今胡陆，属山阳。汉章帝改曰胡陵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县名，在沛。”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故薛城古薛侯国也，在徐州滕县界，黄帝之所封。左传曰定公元年薛宰云‘薛之祖奚仲居薛，为夏车正’，后为孟尝君田文封邑。”

注 正义许州襄城县。

居鄢人范增，年七十，素居家，好奇计，往说项梁曰：“陈胜败固当。夫秦灭六国，楚最无罪。自怀王入秦不反，楚人怜之至今，故楚南公曰‘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’也。今陈胜首事，不立楚后而自立，其势不长。今君起江东，楚霸王之将皆争附君者，以君世世楚将，为能复立楚之后也。”

于是项梁然其言，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闲，为人牧羊，立以为楚怀王，从民所望也。陈婴为楚上柱国，封五县，与怀王都盱台。项梁自号为武信君。

注 索隐晋灼音“剿绝”之“剿”。地理志居鄢县在庐江郡，音巢，是故巢国，夏桀所奔。荀悦汉纪云：“范增，阜陵人也。”

注 正义顾著作云：“固宜当应败也。”当音如字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楚人也，善言阴阳。”驷案：文颖曰“南方老人也”。索隐徐广云：“楚人善言阴阳者，见天文志也。”正义虞喜志林云：“南公者，道士，识废兴之数，知亡秦者必于楚。”汉书艺文志云南公十三篇，六国时人，在阴阳家流。

注 集解瓚曰：“楚人怨秦，虽三户犹足以亡秦也。”索

隐臣瓚与苏林解同。

韦昭以为三户，楚三大姓昭、屈、景也。二说皆非也。按：左氏“以畀楚师于三户”，杜预注云“今丹水县北三户亭”，则是地名不疑。正义按：服虔云“三户，漳水津也”。孟康云“津峡名也，在邺西三十里”。括地志云“浊漳水又东经葛公亭北，经三户峡，为三户津，在相州滏阳县界”。然则南公辨阴阳，识废兴之数，知秦亡必于三户，故出此言。后项羽果度三户津破章邯军，降章邯，秦遂亡。是南公之善谏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穹午犹言穹起也。觶穹飞起，交横若午，言其多也。”索隐凡物交横为午，言穹之起交横屯聚也。故刘向传注云“穹午，杂沓也”。又郑玄曰“一纵一横为午”。

注 正义为，于伪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此时二世之二年六月。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以祖谥为号者，顺民望。”

注 集解郑氏曰：“音煦怡。”正义盱，况于反。盱，以之反。盱眙，今楚州，临淮水，怀王都之。

居数月，引兵攻亢父，与齐田荣、司马龙且军救东阿，大破秦军于东阿。田荣即引兵归，逐其王假。假亡走楚。假相田角亡走赵。角弟田闲故齐将，居赵不敢归。田荣立田儋子市为齐王。项梁已破东阿下军，遂追秦军。数使使趣齐兵，欲与俱西。田荣曰：“楚杀田假，赵杀田角、田闲，乃发兵。”项梁曰：

“田假为与国之王，穷来从我，不忍杀之。”赵亦不杀田角、田闲以市于齐。齐遂不肯发兵助楚。项梁使沛公及项羽别攻城阳，屠之。西破秦军濮阳东，秦兵收入濮阳。沛公、项羽乃攻定陶。定陶未下，去，西略地至郿丘，大破秦军，斩李由。还攻外黄，外黄未下。

注 正义亢音刚，又苦浪反。父音甫。括地志云：“亢父故城在兖州任城县南五十一里。”

注 正义子余反。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东阿故城在济州东阿县西南二十五里，汉东阿县城，秦时齐之阿也。”

注 正义下“使”色吏反。趣音促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相与交善为与国，党与也。”索隐按：高诱注战国策云“与国，同祸福之国也。”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若市买相贸易以利也。梁救荣难，犹不用命。梁念杀假等，荣未必多出兵，不如依春秋寄公待以礼也，又可以贸易他利，以除己害，遂背德可辅假以伐齐，故曰市贸易也。”晋灼曰：“假，故齐王建之弟，欲令楚杀之，以为己利，而楚保全不杀，以买其计，故曰市也。”索隐按：张晏云“市，贸易也”韦昭云“市利于齐也”，故刘氏亦云“市犹要也”。留田假而不杀，欲以要胁田荣也。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濮州雷泽县，本汉城阳，在州东九十一里。地理志云城阳属济阴郡，古郕伯国，姬姓之国。史记周武王封季弟载于郕，其后迁于城之阳，故曰城阳。”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濮阳县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濮县也，古吴之国。”按：攻城阳，屠之，西破秦军濮阳县也。东即此县东。

注 正义定陶，曹州城也。从濮阳南攻定陶。

注 正义雍丘，今汴州县也。地理志云“古杞国，武王封禹后于杞，号东楼公，二十一世简公，为楚所灭”，即此城也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由，李斯子也。”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故周城即外黄之地，在雍丘县东。”张晏曰：“魏郡有内黄县，故加‘外’也。”臣瓚曰：“县有黄

沟，故名。”

项梁起东阿，西，(北) [比] 至定陶，再破秦军，项羽等又斩李由，益轻秦，有骄色。宋义乃谏项梁曰：“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。今卒少惰矣，秦兵日益，臣为君畏之。”项梁弗听。乃使宋义使于齐。道遇齐使者高陵君显，曰：“公将见武信君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臣论武信君军必败。公徐行即免死，疾行则及祸。”秦果悉起兵益章邯，击楚军，大破之定陶，项梁死。沛公、项羽去外黄攻陈留，陈留坚守不能下。沛公、项羽相与谋曰：“今项梁军破，士卒恐。”

乃与吕臣军俱引兵而东。吕臣军彭城东，项羽军彭城西，沛公军砀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显，名也。高陵，县名。”索隐按：晋灼云“高陵属琅邪”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砀，属梁国。”苏林曰：“砀音唐。”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宋州砀山县，本汉砀县也，在宋州东百五十里。”

章邯已破项梁军，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，乃渡河击赵，大破之。当此时，赵歇为王，陈余为将，张耳为相，皆走入钜鹿城。章邯令王离、涉闲围钜鹿，章邯军其南，筑甬道而输之粟。陈余为将，将卒数万人而军钜鹿之北，此所谓河北之军也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涉，姓；闲，名。秦将也。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恐敌抄辎重，故筑墙垣如街巷也。”

楚兵已破于定陶，怀王恐，从盱台之彭城，并项羽、吕臣军自将之。以吕臣为司徒，以其父吕青为令尹。以沛公为砀

郡长，封为武安侯，将碭郡兵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天子曰师尹，诸侯曰令尹，时去六国尚近，故置令尹。”

瓚曰：“诸侯之卿，唯楚称令尹。时立楚之后，故置官司皆如楚旧。”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长如郡守也。”

初，宋义所遇齐使者高陵君显在楚军，见楚王曰：“宋义论武信君之军必败，居数日，军果败。兵未战而先见败征，此可谓知兵矣。”王召宋义与计事而大说之，因置以为上将军，项羽为鲁公，为次将，范增为末将，救赵。诸别将皆属宋义，号为卿子冠军。行至安阳，留四十六日不进。项羽曰：“吾闻秦军围赵王钜鹿，疾引兵渡河，楚击其外，赵应其内，破秦军必矣。”宋义曰：“不然。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虬虱。

今秦攻赵，战胜则兵罢，我承其敝；不胜，则我引兵鼓行而西，必举秦矣。

故不如先斗秦赵。夫被坚执锐，义不如公；坐而运策，公不如义。”因下令军中曰：“猛如虎，很如羊，贪如狼，强不可使者，皆斩之。”乃遣其子宋襄相齐，身送之至无盐，饮酒高会。天寒大雨，士卒冻饥。项羽曰：“将戮力而攻秦，久留不行。今岁饥民贫，士卒食芋菽，军无见粮，乃饮酒高会，不引兵渡河因赵食，与赵并力攻秦，乃曰‘承其敝’。夫以秦之强，攻新造之赵，其势必举赵。赵举而秦强，何敝之承！且国兵新破，王坐不安席，埽境内而专属于将军，国家安危，在此一举。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，非社稷之臣。”项晨朝上将军宋义，即其帐中斩宋义头，出令军中曰：“宋义与齐谋反楚，楚王阴令羽诛之。”当是时，诸将皆慑服，莫敢枝

梧。 皆曰：

“首立楚者，将军家也。今将军诛乱。”乃相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。使人追宋义子，及之齐，杀之。使桓楚报命于怀王。怀王因使项羽为上将军，[一三]当阳君、蒲将军皆属项羽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庆’。”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卿子，时人相褒尊之辞，犹言公子也。上将，故言冠军。”

张晏曰：“若霍去病功冠三军，因封为冠军侯，至今为县名。”

注 索隐按：傅宽传云“从攻安阳、扛里”，则安阳与扛里俱在河南。颜师古以为今相州安阳县。按：此兵犹未渡河，不应即至相州安阳。今检后魏书地形志，云“己氏有安阳城，隋改己氏为楚丘”，今宋州楚丘西北四十里有安阳故城是也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安阳县，相州所理县。七国时魏宁新中邑，秦昭王拔魏宁新中，更名安阳。”张耳传云章邯军钜鹿南，筑甬道属河，饷王离。项羽数绝邯甬道，王离军乏食。项羽悉引兵渡河，遂破章邯，围钜鹿下。又云渡河湛船，持三日粮。按：从滑州白马津赍三日粮不至邢州，明此渡河，相州漳河也。

宋义遣其子襄相齐，送之至无盐，即今郟州之东宿城是也。若依颜监说，在相州安阳，宋义送子不可弃军渡河，南向齐，西南入鲁界，饮酒高会，非入齐之路。义虽知送子曲，由宋州安阳理顺，然向钜鹿甚远，不能数绝章邯甬道及持三日粮至也。均之二理，安阳送子至无盐为长。济河绝甬道，持三日粮，宁有迟留？史家多不委曲说之也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用力多而不可以破虬虱，犹言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赵也。”索隐张晏云：“搏音博。”韦昭云

“ 𧈧大在外，虱小在内 ”。故颜师古言“ 以手击牛之背，可以杀其上𧈧，而不能破其内虱，喻方欲灭秦，不可与章邯即战也”。邹氏搏音附。今按：言𧈧之搏牛，本不拟破其上之虱，以言志在大不在小也。

注 正义很，何忌反。

注 索隐按：地理志东平郡之县，在今郓州之东也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 皆召尊爵，故云高。” 索隐韦昭曰：“ 皆召高爵者，故曰高会。” 服虔云：“ 大会是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 芋，一作‘半’。半，五升器也。” 骊案：瓚曰“ 士卒食蔬菜，以菽杂半之。” 索隐芋，蹲鴟也。菽，豆也。故臣瓚曰“ 士卒食蔬菜，以菽半杂之”，则芋菽义亦通。汉书作“ 半菽”。徐广曰：“ 芋，一作‘半’。半，五升也。” 王劭曰：“ 半，量器名，容半升也。”

注 正义胡练反。颜监云：“ 无见在之粮。”

注 索隐私，谓使其子相齐，是徇其私情。崔浩云：“ 徇，营也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 梧音悟。枝梧犹枝捍也。” 瓚曰：“ 小柱为枝，邪柱为梧，今屋梧邪柱是也。” 正义枝音之移反。梧音悟。

注 正义未得怀王命也。假，摄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 二世三年十一月。”

项羽已杀卿子冠军，威震楚国，名闻诸侯。乃遣当阳君、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，救钜鹿。战少利，陈余复请兵。项羽乃悉引兵渡河，皆沉船，破釜，烧庐舍，持三日粮，以示士卒必死，无一还心。于是至则围王离，与秦军遇，九战，绝其甬道，大破之，杀苏角，虏王离。涉闲不降楚，自烧杀。当

是时，楚兵冠诸侯。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，莫敢纵兵。及楚击秦，诸将皆从壁上观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，楚兵呼声动天，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。于是已破秦军，项羽召见诸侯将，入辕门，无不膝行而前，莫敢仰视。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，诸侯皆属焉。

注 正义漳水。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秦将也。”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惴音章瑞反。”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军行以车为陈，辕相向为门，故曰辕门。”

章邯军棘原，项羽军漳南，相持未战。秦军数却，二世使人让章邯。

章邯恐，使长史欣请事。至咸阳，留司马门三日，赵高不见，有不信之心。

长史欣恐，还走其军，不敢出故道，赵高果使人追之，不及。欣至军，报曰：“赵高用事于中，下无可为者。今战能胜，高必疾妒吾功；战不能胜，不免于死。愿将军孰计之。”陈余亦遗章邯书曰：“白起为秦将，南征鄢郢，北坑马服，攻城略地，不可胜计，而竟赐死。蒙恬为秦将，北逐戎人，开榆中地数千里，竟斩阳周。何者？功多，秦不能尽封，因以法诛之。今将军为秦将三岁矣，所亡失以十万数，而诸侯并起滋益多。彼赵高素谀日久，今事急，亦恐二世诛之，故欲以法诛将军以塞责，使人更代将军以脱其祸。夫将军居外久，多内却，有功亦诛，无功亦诛。且天之亡秦，无愚智皆知之。今将军内不能直谏，外为亡国将，孤特独立而欲常存，岂不哀哉！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为从，约共攻秦，分王其地，南面称孤；此孰与身伏鈇质，妻子为僇乎？”章邯狐疑，阴使候始成

使项羽，欲约。约未成，项羽使蒲将军日夜引兵度三户，军漳南，与秦战，再破之。项羽悉引兵击秦军污水上，大破之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在漳南。”晋灼曰：“地名，在钜鹿南。”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浊漳水一名漳水，今俗名柳河，在邢州平乡县南。注水经云漳水一名大漳水，兼有槽水之目也。”

注 集解凡言司马门者，宫垣之内，兵卫所在，四面皆有司马，主武事。总言之，外门为司马门也。索隐按：天子门有兵阑，曰司马门也。

注 正义走音奏。

注 索隐韦昭云：“赵奢子括也，代号马服。”崔浩云：“马服，赵官名，言服武事。”

注 索隐服虔云：“金城县所治。”苏林曰：“在上郡。”崔浩云：“蒙恬树榆为塞也。”

注 集解孟康曰：“县属上郡。”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宁州罗川县在州东南七十里，汉阳周县。”

注 索隐此诸侯谓关东诸侯也。何以知然？文颖曰：“关东为从，关西为横。”

高诱曰：“关东地形从长，苏秦相六国，号为合从。关西地形横长，张仪相秦，坏关东从，使与秦合，号曰连横。”

注 索隐公羊传云：“加之鈇质。”何休云：“要斩之罪。”崔浩云：“质，斩人榘也。”又郭注三苍云：“质，莖榘也。”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候，军候。”索隐候，军候，官名。始成，其名。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漳水津也。”张晏曰：“三户，地名，在梁淇西南。”

孟康曰：“津峡名也，在邺西三十里。”索隐水经注云“漳水东经三户峡，为三户津”也。淇当为“湛”。案：晋八王故事云“王浚伐邺，前至梁湛”，盖梁湛在邺西四十里。孟康云“在邺西三十里”。又阡陌十三州志云“邺北五十里梁期故县也”，字有不同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邺西。”索隐污音于。郡国志邺县有污城。酈元云“污水出武安山东南，经污城北入漳”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污水源出怀州河内县北大行山。”又云：“故邶城在河内县西北二十七里，古邶国地也。左传云‘邶、晋、应，韩，武之穆也’。”

章邯使人见项羽，欲约。项羽召军吏谋曰：“粮少，欲听其约。”军吏皆曰：“善。”

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虚上。已盟，章邯见项羽而流涕，为言赵高。项羽乃立章邯为雍王，置楚军中。使长史欣为上将军，将秦军为前行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二世三年七月也。”骊案：应劭曰“洹水在汤阴界。殷墟，故殷都也”。瓚曰“洹水在今安阳县北，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。然则此殷虚非朝歌也。汲冢古文曰‘盘庚迁于此’，汲冢曰‘殷虚南去邺三十里’。是旧殷虚，然则朝歌非盘庚所迁者”。索隐按：释例云“洹水出汲郡林虑县，东北至长乐入清水”是也。汲冢古文云“盘庚自奄迁于北蒙，曰殷虚，南去邺州三十里”，是殷虚南旧地名号北蒙也。

注 正义胡郎反。

到新安。诸侯吏卒异时故繇使屯戍过秦中，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，及秦军降诸侯，诸侯吏卒乘胜多俘虏使之，轻折辱秦吏卒。秦吏卒多窃言曰：“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，今能入

关破秦，大善；即不能，诸侯虏吾属而东，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。”诸侯微闻其计，以告项羽。项羽乃召黥布、蒲将军计曰：“秦吏卒尚觴，其心不服，至关中不听，事必危，不如击杀之，而独与章邯、长史欣、都尉翳入秦。”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。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新安故城在洛州浉池县东一十三里，汉新安县城也。即坑秦卒处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汉元年十一月。”

行略定秦地。函谷关 有兵守关，不得入。又闻沛公已破咸阳，项羽大怒，使当阳君等击关。项羽遂入，至于戏西。沛公军霸上，未得与项羽相见。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：“沛公欲王关中，使子婴为相，珍宝尽有之。”项羽大怒，曰：“旦日飨士卒，为击破沛公军！”当是时，项羽兵四十万，在新丰鸿门，沛公兵十万，在霸上。范增说项羽曰：“沛公居山东时，贪于财货，好美姬。

今入关，财物无所取，妇女无所幸，此其志不在小。吾令人望其气，皆为龙虎，成五采，此天子气也。急击勿失。”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时关在弘农县衡山岭，今移在河南谷城县。”索隐文颖曰：

“在弘农县衡山岭，今移在谷城。”颜师古云：“今桃林县南有洪滔蠡水，即古之函关。”按：山形如函，故称函关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函谷关在陕州桃林县西南十二里，秦函谷关也。图记云西去长安四百余里，路在谷中，故以为名。”

注 集解孟康曰：“在新丰东十七里，旧大道北下阪口名也。”

楚左尹项伯者，项羽季父也，素善留侯张良。张良是时从沛公，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，私见张良，具告以事，欲呼张良与俱去。曰：“毋从俱死也。”张良曰：“臣为韩王送沛公，沛公今事有急，亡去不义，不可不语。”良乃入，具告沛公。沛公大惊，曰：“为之柰何？”张良曰：“谁为大王为此计者？”曰：

“鲋生说我曰‘距关，毋内诸侯，秦地可尽王也’。故听之。”良曰：“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？”沛公默然，曰：“固不如也，且为之柰何？”张良曰：

“请往谓项伯，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。”沛公曰：“君安与项伯有故？”张良曰：“秦时与臣游，项伯杀人，臣活之。今事有急，故幸来告良。”沛公曰：“孰与君少长？”良曰：“长于臣。”沛公曰：“君为我呼入，吾得兄事之。”张良出，要项伯。项伯即入见沛公。沛公奉卮酒为寿，约为婚姻，曰：“吾入关，秋豪不敢有所近，籍吏民，封府库，而待将军。所以遣将守关者，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。日夜望将军至，岂敢反乎！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。”项伯许诺。谓沛公曰：“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。”沛公曰：“诺。”于是项伯复夜去，至军中，具以沛公言报项王。因言曰：“沛公不先破关中，公岂敢入乎？今人有大功而击之，不义也，不如因善遇之。”项王许诺。

注 索隐名缠，字伯，后封射阳侯。

注 正义为，于伪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鲋音士垢反，鱼名。”驷案：服虔曰：“鲋音浅。鲋，小人貌也。”瓚曰“楚汉春秋鲋，姓也”。

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，至鸿门，谢曰：“臣与将军

戮力而攻秦，将军战河北，臣战河南，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，得复见将军于此。今者有小人之言，令将军与臣有却。”项王曰：“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；不然，籍何以至此。”

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。项王、项伯东向坐。亚父南向坐。亚父者，范增也。沛公北向坐，张良西向侍。范增数目项王，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，项王默然不应。范增起，出召项庄，谓曰：“君王为人不忍，若入前为寿，寿毕，请以剑舞，因击沛公于坐，杀之。不者，若属皆且为所虏。”

庄则入为寿，寿毕，曰：“君王与沛公饮，军中无以为乐，请以剑舞。”项王曰：

“诺。”项庄拔剑起舞，项伯亦拔剑起舞，常以身翼蔽沛公，庄不得击。于是张良至军门，见樊哙。樊哙曰：“今日之事何如？”良曰：“甚急。今者项庄拔剑舞，其意常在沛公也。”哙曰：“此迫矣，臣请入，与之同命。”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。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，樊哙侧其盾以撞，卫士仆地，哙遂入，披帷西向立，瞋目视项王，头发上指，目眦尽裂。

项王按剑而跽曰：“客何为者？”张良曰：“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。”项王曰：“壮士，赐之卮酒。”则与斗卮酒。哙拜谢，起，立而饮之。项王曰：“赐之彘肩。”则与一生彘肩。樊哙覆其盾于地，加彘肩上，拔剑切而啖之。项王曰：“壮士，能复饮乎？”樊哙曰：“臣死且不避，卮酒安足辞！夫秦王有虎狼之心，杀人如不能举，刑人如恐不胜，天下皆叛之。怀王与诸将约曰‘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’。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，豪毛不敢有所近，封闭宫室，还军霸上，以待大王来。故遣将守关者，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。劳苦而功高如此，未有封侯之赏，而听细说，欲诛有功之人。此亡秦之续耳，窃为大王不取也。”项王未有以应，曰：“坐。”

樊哙从良坐。坐须臾，沛公起如厕，因招樊哙出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亚，次也。尊敬之次父，犹管仲为仲父。”

注 正义项羽从弟。

注 正义拥，紆拱反。盾，食允反。

注 正义直江反。

注 正义瞋，昌真反。

注 正义眦，自赐反。

注 索隐其纪反，谓长跪。

注 索隐啖，徒览反。凡以食餒人则去声，自食则上声。

沛公已出，项王使都尉 陈平召沛公。沛公曰：“今者出，未辞也，为之柰何？”

樊哙曰：“大行不顾细谨，大礼不辞小让。如今人方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何辞为？”

于是遂去。乃令张良留谢。良问曰：“大王来何操？”曰：“我持白璧一双，欲献项王，玉斗一双，欲与亚父，会其怒，不敢献。公为我献之。”张良曰：“谨诺。”

当是时，项王军在鸿门下，沛公军在霸上，相去四十里。沛公则置车骑，脱身独骑，与樊哙、夏侯婴、靳强、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，从酈山下，道芷阳闲行。沛公谓张良曰：“从此道至吾军，不过二十里耳。度我至军中，公乃入。”

沛公已去，闲至军中，张良入谢，曰：“沛公不胜枵，不能辞。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，再拜献大王足下；玉斗一双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。”项王曰：“沛公安在？”良曰：“闻大王有意督过之，脱身独去，已至军矣。”项王则受璧，置之坐上。亚父受玉斗，置之地，拔剑撞而破之，曰：“唉！竖

子不足与谋。夺项王天下者，必沛公也，吾属今为之虏矣。”沛公至军，立诛杀曹无伤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本无‘都’字。”

注 索隐汉书作“纪通”。通，纪成之子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脱身逃还其军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唉，乌来反。”索隐音虚其反。皆叹恨发声之辞。

居数日，项羽引兵西屠咸阳，杀秦降王子婴，烧秦宫室，火三月不灭；收其货宝妇女而东。人或说项王曰：“关中阻山河四塞，地肥饶，可都以霸。”项王见秦宫皆以烧残破，又心怀思欲东归，曰：“富贵不归故乡，如衣绣夜行，谁知之者！”说者曰：“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，果然。”项王闻之，烹说者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东函谷，南武关，西散关，北萧关。”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沐猴，猕猴也。”索隐言猕猴不任久着冠带，以喻楚人性躁暴。果然，言果如人言也。

注 集解楚汉春秋、杨子法言云说者是蔡生，汉书云是韩生。

项王使人致命怀王。怀王曰：“如约。”乃尊怀王为义帝。项王欲自王，先王诸将相。

谓曰：“天下初发难时，假立诸侯后以伐秦。然身被坚执锐首事，暴露于野三年，灭秦定天下者，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。义帝虽无功，故当分其地而王之。”诸将皆曰：“善。”乃分天下，立诸将为侯王。项王、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，业

已讲解，又恶负约，恐诸侯叛之，乃阴谋曰：“巴、蜀道险，秦之迁人皆居蜀。”乃曰：“巴、蜀亦关中地也。”故立沛公为汉王，王巴、蜀、汉中，都南郑。而三分关中，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。项王乃立章邯为雍王，王咸阳以西，都废丘。

长史欣者，故为栎阳狱掾，尝有德于项梁；

都尉董翳者，本劝章邯降楚。故立司马欣为塞王，王咸阳以东至河，都栎阳；立董翳为翟王，王上郡，都高奴。徙魏王豹为西魏王，王河东，都平阳。瑕丘申阳者，张耳嬖臣也，先下河南〔郡〕，迎楚河上，故立申阳为河南王，都雒阳。韩王成因故都，都阳翟。赵将司马印定河内，数有功，故立印为殷王，王河内，都朝歌。徙赵王歇为代王。赵相张耳素贤，又从入关，故立耳为常山王，王赵地，都襄国。当阳君黥布为楚将，常冠军，故立布为九江王，都六。鄱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，又从入关，故立芮为衡山王，都邾。义帝柱国共敖将兵击南郡，功多，因立敖为临江王，〔二〇〕都江陵。〔二一〕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。〔二二〕燕将臧荼从楚救赵，因从入关，故立荼为燕王，都蓟。徙齐王田市为胶东王。〔二三〕齐将田都从共救赵，因从入关，故立都为齐王，都临菑。〔二四〕故秦所灭齐王建孙田安，项羽方渡河救赵，田安下济北数城，引其兵降项羽，故立安为济北王，都博阳。〔二五〕田荣者，数负项梁，又不肯将兵从楚击秦，以故不封。成安君〔二六〕陈余弃将印去，不从入关，然素闻其贤，有功于赵，闻其在南皮，〔二七〕故因环封三县。〔二八〕番君将梅鋗〔二九〕功多，故封十万户侯。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，〔三〇〕王九郡，都彭城。〔三一〕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兵初起时。”正义难，乃悻反。

注 正义暴，蒲北反。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讲，和也。”索隐服虔云：“解，折伏也。”说文云：“讲，和解也。”汉书作“媯解”。苏林云：“媯，和也。”是“讲”之与“媯”俱训和也。业，事也。言虽有疑心，然事已和解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以正月立。”

注 索隐孟康曰：“县名。今槐里是也。”韦昭曰：“周时名犬丘，懿王所都，秦欲废之，故曰废丘。”正义括地志云：“犬丘故城一名废丘，故城在雍州始平县东南十里。地理志云汉高二年，引水灌废丘，章邯自杀，更废丘曰槐里。”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在长安东，名桃林塞。”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栎音药。”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栎阳故城一名万年城，在雍州栎阳东北二十五里。秦献公之城栎阳，即此也。”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上郡，秦所置，项羽以董翳为翟王，更名为翟。”索隐按：

今鄜州有高奴城，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延州州城即汉高奴县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云瑕丘公也。”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瑕丘县属山阳。申，姓；阳，名。”文颖曰：“姓瑕丘，字申阳。”瓚曰：“瑕丘公申阳是。瑕丘，县名。”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洛阳故城在洛州洛阳县东北二十六里，周公所筑，即成周城也。輿地志云成周之地，秦庄襄王以为洛阳县，三川守理之。后汉都洛阳，改为‘贿’。汉以火德，忌水，故去洛旁‘水’而加‘佳’。魏于行次为土，土，水之忌也，水得土而流，土得水而柔，故除‘佳’而加‘水’。”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阳翟，洛州县也。左传云郑伯突入

于栎。杜预云栎，郑别都，今河南阳翟县是也。地理志云阳翟县是，属颍川郡，夏禹之国。”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邢州城本汉襄国县，秦置三十六郡，于此置信都县，属钜鹿郡，项羽改曰襄国，立张耳为常山王，理信都。地理志云故邢侯国也。”

帝王世纪云邢侯为纣三公，以忠谏被诛。史记云周武王封周公旦之子为邢侯。

左传云‘凡、蒋、邢、茅，周公之胤也’。”

注 索隐六县，古国，皋陶之后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故六城在寿州安丰县南百三十二里，本六国，偃姓，皋繇之后所封也。黥布亦皋繇之后，居六也。”

注 正义番君。番音婆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鄱音蒲河反。初，吴芮为鄱令，故号曰鄱君。今鄱阳县是也。”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邾音朱，县名，属江夏。”正义说文云音诛。括地志云：

“故邾城在黄州黄冈县东南二十里，本春秋时邾国。邾子，曹姓。侠居。至鲁隐公徙蕲。”音机。

注 正义共音恭。

注 [二〇]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本南郡，改为临江国。”

注 [二一] 正义江陵，荆州县。史记江陵，故郢都也。

注 [二二] 集解徐广曰：“都无终。”

注 [二三] 集解徐广曰：“都即墨。”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即墨故城在莱州胶水县南六十里。古齐地，本汉旧县。”胶音交。在胶水之东。

注 [二四] 索隐按：高纪及田儋传云“临济”，此言“临菑”，误。正义菑，侧其反。括地志云：“青州临菑县也。即

古临菑地也。一名齐城，古营丘之地，所封齐之都也。少昊时有爽鸠氏，虞、夏时有季荝，殷时有逢伯陵，殷末有薄姑氏，为诸侯，国此地。后太公封，方五百里。”

注〔二五〕正义在济北。

注〔二六〕正义地理志云成安县在颍川郡，属豫州。

注〔二七〕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故南皮城在沧州南皮县北四里，本汉皮县城，即陈余所封也。”

注〔二八〕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绕南皮三县以封之。”

注〔二九〕集解韦昭曰：“呼玄反。”

注〔三〇〕正义货殖传云淮以北，沛、陈、汝南、南郡为西楚也。彭城以东，东海、吴、广陵为东楚也。衡山、九江、江南、豫章、长沙为南楚。孟康云：“旧名江陵为南楚，吴为东楚，彭城为西楚。”

注〔三一〕集解孟康曰：“旧名江陵为南楚，吴为东楚，彭城为西楚。”正义彭城，徐州县。

汉之元年四月，诸侯罢戏下，各就国。项王出之国，使人徙义帝，曰：“古之帝者地方千里，必居上游。”乃使徙义帝长沙郴县。趣义帝行，其嬖臣稍稍背叛之，乃阴令衡山、临江王击杀之江中。韩王成无军功，项王不使之国，与俱至彭城，废以为侯，已又杀之。臧荼之国，因逐韩广之辽东，广弗听，荼击杀广无终，并王其地。

注 索隐戏音羲，水名也。言“下”者，如许下、洛下然也。按：上文云项羽入至戏西鸿门，沛公还军霸上，是羽初建军于戏水之下。后虽引兵西屠咸阳，烧秦宫室，则亦还戏下。今言“诸侯罢戏下”，是各受封邑号令讫，自戏下各就国。何须假借文字，以为旌麾之下乎？颜师古、刘伯庄之说皆非。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居水之上流也。游，或作‘流’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郴音緜。”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郴县有义帝庙，岁时常祠不绝。”

田荣闻项羽徙齐王市胶东，而立齐将田都为齐王，乃大怒，不肯遣齐王之胶东，因以齐反，迎击田都。田都走楚。齐王市畏项王，乃亡之胶东就国。田荣怒，追击杀之即墨。荣因自立为齐王，而西杀击济北王田安，并王三齐。荣与彭越将军印，令反梁地。陈余阴使张同、夏说说齐王田荣曰：“项羽为天下宰，不平。今尽王故王于丑地，而王其黜臣诸将善地，逐其故主赵王，乃北居代，余以为不可。闻大王起兵，且不听不义，愿大王资余兵，请以击常山，以复赵王，请以国为扞蔽。”齐王许之，因遣兵之赵。陈余悉发三县兵，与齐并力击常山，大破之。张耳走归汉。陈余迎故赵王歇于代，反之赵。赵王因立陈余为代王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齐与济北、胶东。”正义三齐记云：“右即墨，中临淄，左平陆，谓之三齐。”

是时，汉还定三秦。项羽闻汉王皆已并关中，且东，齐、赵叛之：大怒。乃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，以距汉。令萧公角等击彭越。彭越败萧公角等。汉使张良徇韩，乃遗项王书曰：“汉王失职，欲得关中，如约即止，不敢东。”又以齐、梁反书遗项王曰：“齐欲与赵并灭楚。”楚以此故无西意，而北击齐。征兵九江王布。布称疾不往，使将将数千人行。项王由此怨布也。汉之二年冬，项羽遂北至城阳，田荣亦将兵会战。田荣不胜，走至平原，平原民杀之。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，皆坑田荣降卒，系虏其老弱妇女。徇齐至北海，多所残灭。齐人相聚而叛之。于是田荣弟田横收齐亡卒得数万人，反城阳。项王

因留，连战未能下。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官号也。或曰萧令也。时令皆称公。

春，汉王部五诸侯兵，凡五十六万人，东伐楚。项王闻之，即令诸将击齐，而自以精兵三万人南从鲁出胡陵。四月，汉皆已入彭城，收其货宝美人，日置酒高会。项王乃西从萧，晨击汉军而东，至彭城，日中，大破汉军。汉军皆走，相随入谷、泗水，杀汉卒十余万人。汉卒皆南走山，楚又追击至灵壁东睢水上。汉军却，为楚所挤，多杀，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，睢水为之不流。围汉王三潜。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，折木发屋，扬沙石，窃冥昼晦，逢迎楚军。楚军大乱，坏散，而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，欲过沛，收家室而西；楚亦使人追之沛，取汉王家：家皆亡，不与汉王相见。汉王道逢得孝惠、鲁元，乃载行。楚骑追汉王，汉王急，推堕孝惠、鲁元车下，滕公常下收载之。如是者三。曰：“虽急不可以驱，柰何弃之？”于是遂得脱。求太公、吕后不相遇。审食其从太公、吕后闲行，求汉王，反遇楚军。楚军遂与归，报项王，项王常置军中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劫’。”索隐按：汉书见作“劫”字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塞、翟、魏、殷、河南。”骀案：应劭曰“雍、翟、塞、殷、韩也”。韦昭曰“塞、翟、殷、韩、魏，雍时已败也”。索隐按：徐广、韦昭皆数翟、塞及殷、韩等；颜师古不数三秦，谓常山、河南、韩、魏、殷；顾胤意略同，乃以陈余兵为五：未知孰是。鄙意按：韩王郑昌拒汉，汉使韩信击破之，则是韩兵不下而已破散也。韩不在此数。五诸

侯者，塞、翟、河南、魏、殷也。正义师古云：“诸家之说皆非。张良遗羽书曰‘汉欲得关中，如约即止，不敢复东’，谓出关之东也。今羽闻汉东之时，汉固已得三秦矣。五诸侯者，谓常山、河南、韩、魏、殷也。此年十月，常山王张耳降，河南王申阳降，韩王郑昌降，魏王豹降，虜殷王卬，皆汉东之后，故知谓此为五诸侯。时虽未得常山之地，功臣年表云‘张耳弃国，与大臣归汉’，则当亦有士卒尔。时雍王犹在废丘被围，即非五诸侯之数也。寻此纪文，昭然可晓。前贤注释，并失指趣。”高纪及汉书皆言“劫五诸侯兵”。凡兵初降，士卒未有自指麾，故须劫略而行。又云“发关中兵，收三河土”。发谓差点拨发也，收谓劫略收敛也。韦昭云河南、河东、河内。申阳都雒阳，韩王成都阳翟，皆河南也。魏豹都平阳，河东也。司马卬都朝歌，张耳都襄国，河内也。此三河土则五诸侯兵也。更着雍、塞、翟，则成八诸侯矣。重明颜公之说是。故韩信传云“汉二年出关，收魏河南，韩、殷王皆降”是。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(徐州)鲁，兖州曲阜县也。地理志云胡陵在山阳县属也。”

注 正义括地志云“徐州萧县，古萧叔之国，春秋时为宋附庸。帝王世纪云周封子姓之别为附庸也。”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一日之中也。或曰旦击之，至日中大破。”

注 集解瓚曰：“二水皆在沛郡彭城。”

注 正义走音奏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彭城。”索隐孟康曰：“故小县，在彭城南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睢水于彭城入泗水。”正义睢音虽。括地志云：“灵壁故城在徐州符离县西北九十里。睢水首受浚

仪县菟荡水，东经取虑，入泗，过郡四，行千二百六十里。”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挤音‘济民’之‘济’。”瓚曰：“排挤也。”

注 正义为，于伪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窈亦作‘窈’字。”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元，长也。食邑于鲁。”韦昭曰：“元，谥也。”

注 集解瓚曰：“其音基。”索隐食音异。按：邴、审、赵三人同名，其音合并同，以六国时卫有司马食其，并慕其名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闲出，闲步，微行，皆同义也。”

是时吕后兄周吕侯 为汉将兵居下邑， 汉王闲往从之，稍稍收其士卒。

至荥阳，诸败军皆会，萧何亦发关中老弱未傅悉诣荥阳，复大振。楚起于彭城，常乘胜逐北，与汉战荥阳南京、索闲，汉败楚， 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名泽。”正义苏林云：“以姓名侯也。”晋灼云：“外戚表周吕令武侯泽也。吕，县名。封于吕，以为国。”颜师古云：“周吕，封名。令武，其谥也。苏云‘以姓名侯’，非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梁。”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宋州碭山县本下邑县也，在宋州东一百五十里。”按：今下邑在宋州东一百一十里。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傅音附。”孟康曰：“古者二十而傅，三年耕有一年储，故二十三年而后役之。”如淳曰：“律年二十三傅之畴官，各从其父畴内学之。”

高不满六尺二寸以下为罢癯。汉仪注‘民年二十三为正，

一岁为卫士，一岁为材官骑士，习射御骑驰战阵’。又曰‘年五十六衰老，乃得免为庶民，就田里’。

今老弱未尝傅者皆发之。未二十三为弱，过五十六为老。食货志曰‘月为更卒，已复为正，一岁屯戍，一岁力役，三十倍于古者’。”索隐按：姚氏云“古者更卒不过一月，践更五月而休”。又颜云“五当为‘三’，言一岁之中三月居更，三日戍边，总九十三日。古者役人岁不过三日，此所谓‘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’也”。斯说得之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京，县名，属河南，有索亭。”晋灼曰：“索音栅。”正义括地志云：“京县城在郑州荥阳县东南二十里。郑之京邑也。晋太康地志云郑太叔段所居邑。荥阳县即大索城。杜预云成皋东有大索城，又有小索故城，在荥阳县北四里。京相璠地名云京县有大索亭、小索亭，大小氏兄弟居之，故有小大之号。”按：楚与汉战荥阳南京、索闲，即此三城耳。

项王之救彭城，追汉王至荥阳，田横亦得收齐，立田荣子广为齐王。汉王之败彭城，诸侯皆复与楚而背汉。汉军荥阳，筑甬道属之河，以取敖仓粟。汉之三年，项王数侵夺汉甬道，汉王食乏，恐，请和，割荥阳以西为汉。

注 集解瓚曰：“敖，地名，在荥阳西北山，临河有大仓。”正义括地志云“敖仓在郑州荥阳县西十五里，县门之东北临汴水，南带三皇山，秦时置仓于敖山，名敖仓云。”

项王欲听之。历阳侯范增曰：“汉易与耳，今释弗取，后必悔之。”项王乃与范增急围荥阳。汉王患之，乃用陈平计闲项王。项王使者来，为太牢具，举欲进之。见使者，详惊愕曰：“吾以为亚父使者，乃反项王使者。”更持去，以恶食食

项王使者。使者归报项王，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，稍夺之权。

范增大怒，曰：“天下事大定矣，君王自为之。愿赐骸骨归卒伍。”项王许之。

行未至彭城，疽发背而死。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和州历阳县，本汉旧县也。淮南子云‘历阳之都，一夕而为湖’。汉帝时，历阳沦为历湖。”

注 正义上如字，下音寺。

注 集解皇览曰“亚父顷在庐江居巢县郭东。居巢廷中有亚父井，吏民皆祭亚父于居巢廷上。长吏初视事，皆祭然后从政。后更造祠郭东，至今祠之。”

正义疽，七余反。崔浩云：“疽，附骨痛也。”括地志云：“髑髅山在庐州巢县东北五里。昔范增居北山之阳，后佐项羽。”

汉将纪信说汉王曰：“事已急矣，请为王诳楚为王，王可以闲出。”于是汉王夜出女子荥阳东门被甲二千人，楚兵四面击之。纪信乘黄屋车，傅左纛，曰：“城中食尽，汉王降。”楚军皆呼万岁。汉王亦与数十骑从城西门出，走成皋。项王见纪信，问：“汉王安在？”曰：“汉王已出矣。”项王烧杀纪信。

注 正义李斐云：“天子车以黄纛为盖裹，”注 集解李斐曰：“纛，毛羽幢也。在乘舆车衡左方上注之。”蔡邕曰“以牝牛尾为之，如斗，或在駟头，或在衡上也。”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成皋故县在洛州泛水县西南二里。”

汉王使御史大夫周苛、枞公、魏豹守荥阳。周苛、枞公谋曰：“反国之王，难与守城。”乃共杀魏豹。楚下荥阳城，

生得周苛。项王谓周苛曰：“为我将，我以公为上将军，封三万户。”周苛骂曰：“若不趣降汉，汉今虏若，若非汉敌也。”项王怒，烹周苛，并杀枞公。

注 集解枞音七容反。

汉王之出荥阳，南走宛、叶，得九江王布，行收兵，复入保成皋。汉之四年，项王进兵围成皋。汉王逃，独与滕公出成皋北门，渡河走修武，从张耳、韩信军。诸将稍稍得出成皋，从汉王。楚遂拔成皋，欲西。汉使兵距之巩，令其不得西。

注 集解晋灼曰：“独出意。”索隐音徒凋反。汉书作“跳”字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北门名玉门。”

是时，彭越渡河击楚东阿，杀楚将军薛公。项王乃自东击彭越。汉王得淮阴侯兵，欲渡河南。郑忠说汉王，乃止壁河内。使刘贾将兵佐彭越，烧楚积聚。项王东击破之，走彭越。汉王则引兵渡河，复取成皋，军广武，就敖仓食。项王已定东海来，西，与汉俱临广武而军，相守数月。

注 正义上积赐反。

注 集解孟康曰：“于荥阳筑两城相对为广武，在敖仓西三皇山上。”正义括地志云：“东广武，西广武在郑州荥阳县西二十里。戴延之西征记云三皇山上有二城，东曰东广武，西曰西广武，各在一山头，相去百步。汴水从广涧中东南流，今涸无水。城各有三面，在敖仓西。郭缘生述征记云一涧横绝上过，名曰广武。相对皆立城燎，遂号东西广武。”

当此时，彭越数反梁地，绝楚粮食，项王患之。为高俎，

置太公其上，告汉王曰：“今不急下，吾烹太公。”汉王曰：“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，曰‘约为兄弟’，吾翁即若翁，必欲烹而翁，则幸分我一桮羹。”项王怒，欲杀之。项伯曰：“天下事未可知，且为天下者不顾家，虽杀之无益，只益祸耳。”项王从之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高俎，几之上。”李奇曰“军中巢橧方面，人谓之俎也。”

索隐俎亦机之类，故夏侯湛新论为“机”，机犹俎也。比太公于牲肉，故置之俎上。姚察按：左氏“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”，杜预谓“车上橧也”，故李氏云“军中巢橧”，又引时人亦谓此为俎也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东广武城有高坛，即项羽坐太公俎上者，今名项羽堆，亦呼为太公亭。”颜师古云：“俎者，所以荐肉，示欲烹之，故置俎上。”

注 集解李奇曰“挑身独战，不复须觶也。挑音茶了反。”瓚曰“挑战，撻饶敌求战，古谓之致师。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楼烦胡也，今楼烦县。”

项王闻淮阴侯已举河北，破齐、赵，且欲击楚，乃使龙且往击之。淮阴侯与战，骑将灌婴击之，大破楚军，杀龙且。韩信因自立为齐王。项王闻龙且军破，则恐，使盱台人武蒧涉往说淮阴侯。淮阴侯弗听。是时，彭越复反，下梁地，绝楚粮。项王乃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等曰：“谨守成皋，则汉欲挑战，慎勿与战，毋令得东而已。我十五日必诛彭越，定梁地，复从将军。”乃东，行击陈留、外黄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音子闾反。”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陈留，汴州县也。在州东五十里，本汉陈留郡及陈留县之地。”孟康云：“留，郑邑也。后为陈所并，故曰陈留。”臣瓚又按：宋有留，彭城留是也。此留属陈，故曰陈留。

外黄不下。数日，已降，项王怒，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诣城东，欲坑之。外黄令舍人儿年十三，往说项王曰：“彭越强劫外黄，外黄恐，故且降，待大王。大王至，又皆坑之，百姓岂有归心？从此以东，梁地十余城皆恐，莫肯下矣。”项王然其言，乃赦外黄当坑者。东至睢阳，闻之皆争下项王。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令之舍人儿也。”瓚曰：“称儿者，以其幼弱，故系其父，春秋传曰‘仍叔之子’是也。”

注 正义强，其两反。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宋州外城本汉睢阳县也。地理志云睢阳县，故宋国也。”

汉果数挑楚军战，楚军不出。使人辱之，五六日，大司马怒，渡兵汜水。士卒半渡，汉击之，大破楚军，尽得楚国货赂。大司马咎、长史翳、塞王欣皆自刭汜水上。大司马咎者，故蕲狱掾，长史欣亦故栎阳狱吏，两人尝有德于项梁，是以项王信任之。当是时，项王在睢阳，闻海春侯军败，则引兵还。

汉军方围钟离昧于荥阳东，项王至，汉军畏楚，尽走险阻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汜水在济阴界。”如淳曰：“汜音祀。左传曰‘鄙在郑地汜’。”瓚曰：“高祖攻曹咎成皋，渡汜水而战，今成皋城东汜水是也。”索隐按：今此水见名汜水，音似。张晏云在济阴，亦未全失。按：古济水当此截河而南，又

东流，溢为滎泽。然水南曰阴，此亦在济之阴，非彼济阴郡耳。臣瓚之说是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汜水源出洛州汜水县东南三十二里方山。山海经云‘浮戏之山，汜水出焉’。”

注 集解郑氏曰：“剗音经鼎反。以刀割颈为剗。”

注 集解汉书义曰：“昧音末。”

是时，汉兵盛食多，项王兵罢食绝。汉遣陆贾说项王，请太公，项王弗听。汉王复使侯公往说项王，项王乃与汉约，中分天下，割鸿沟以西者为汉，鸿沟而东者为楚。项王许之，即归汉王父母妻子。军皆呼万岁。汉王乃封侯公为平国君。匿弗肯复见。曰：“此天下辩士，所居倾国，故号为平国君。”项王已约，乃引兵解而东归。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于滎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，以通宋、郑、陈、蔡、曹、卫，与济、汝、淮、泗会于楚，即今官渡水也。”正义应劭云：“在滎阳东二十里。”

张华云：“大梁城在浚仪县北，县西北渠水东经此城南，又北屈分为二渠。其一渠东南流，始皇凿引河水以灌大梁，谓之鸿沟，楚汉会此处也。其一渠东经阳武县南，为官渡水。”按：张华此说是。

注 正义楚汉春秋云：“上欲封之，乃肯见。曰‘此天下之辩士，所居倾国，故号曰平国君’。”按：说归太公、吕后，能和平邦国。

汉欲西归，张良、陈平说曰：“汉有天下太半，而诸侯皆附之。楚兵罢食尽，此天亡楚之时也，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。今释弗击，此所谓‘养虎自遗患’也。”

汉王听之。汉五年，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，止军，与淮阴侯韩信、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。至固陵，而信、

越之兵不会。楚击汉军，大破之。汉王复入壁，深堑而自守。谓张子房曰：“诸侯不从约，为之柰何？”对曰：

“楚兵且破，信、越未有分地，其不至固宜。君王能与共分天下，今可立致也。即不能，事未可知也。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，尽与韩信；睢阳以北至谷城，以与彭越；使各自为战，则楚易败也。”汉王曰：“善。”

于是乃发使者告韩信、彭越曰：“并力击楚。楚破，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，睢阳以北至谷城与彭相国。”使者至，韩信、彭越皆报曰：“请今进兵。”韩信乃从齐往，刘贾军从寿春并行，屠城父，至垓下。大司马周殷叛楚，以舒屠六，举九江兵，随刘贾、彭越皆会垓下，诣项王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凡数三分有二为太半，一为少半。”

注 正义遗，唯季反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夏音贾。”正义括地志云：“陈州太康县，本汉阳夏县也。”

续汉书郡国志云阳夏县属陈国。”按：太康县城夏后太康所筑，隋改阳夏为太康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阳夏。”骀案：晋灼曰“即固始也”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固陵，县名也，在陈州宛丘县西北四十二里。”

注 集解李奇曰：“信、越等未有益地之分也。”韦昭曰：“信等虽名为王，未有所画经界。”

注 正义傅音附，着也。陈即陈州，古陈国都也。自陈着海，并齐旧地，尽与齐王韩信也。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谷城故在济州东阿县东二十六里。”睢阳，宋州也。自宋州以北至济州谷城际黄河，尽与相国彭越。

注 正义为，于伪反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并行，并击之。”正义父音甫。寿州寿春县也。城父，亳州县也。屠谓多刑杀也。刘贾入围寿州，引兵过淮北，屠杀亳州、城父，而东北至垓下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沛之洨县。洨，下交切。”骀案：应劭曰“垓音该”。

李奇曰“沛洨县聚邑名也”。索隐张揖三苍注云：“垓，堤名，在沛郡。”正义按：垓下是高冈绝岩，今犹高三四丈，其聚邑及堤在垓之侧，因取名焉。今在亳州真源县东十里，与老君庙相接。洨音户交反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以舒之觶屠破六县。”正义括地志云：“舒，今庐江之故舒城是也。故六城在寿州安丰南百三十二里，偃姓，咎繇之后。”按：周殷叛楚，兼举九江郡之兵，随刘贾而至垓下。

注 正义九江郡寿州也。楚考烈王二十二年，自陈徙寿春，号云郢。至王负刍为秦将王翦、蒙武所灭，于此置九江郡。应劭云：“自庐江寻阳分为九江。”

项王军壁垓下，兵少食尽，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。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，项王乃大惊曰：“汉皆已得楚乎？是何楚人之多也！”项王则夜起，饮帐中。有美人名虞，常幸从；骏马名骓，常骑之。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，自为诗曰：“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骓不逝。骓不逝兮可奈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！”

歌数阕，美人和之。项王泣数行下，左右皆泣，莫能仰视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楚歌者，谓鸡鸣歌也。汉已略得其地，故楚歌者多鸡鸣时歌也。”正义颜师古云：“楚人之歌也，犹

言,吴讴、越吟。若鸡鸣为歌之名,于理则可,不得云‘鸡鸣时’也。高祖戚夫人楚舞,自为楚歌,岂亦鸡鸣时乎?”按:颜说是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:“一云姓虞氏。”正义括地志云:“虞姬墓在濠州定远县东六十里。长老传云项羽美人垆也。”

注 正义音佳。顾野王云青白色也。释畜云:“苍白杂毛,骀也。”

注 正义和音胡卧反。楚汉春秋云:“歌曰‘汉兵已略地,四方楚歌声。大王意气尽,贱妾何聊生’。”

注 正义数,色庾反。行,户郎反。

于是项王乃上马骑,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,直夜溃围南出,驰走。

平明,汉军乃觉之,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。项王渡淮,骑能属者百余人耳。项王至阴陵,迷失道,问一田父,田父给曰“左”。左,乃陷大泽中。以故汉追及之。项王乃复引兵而东,至东城,乃有二十八骑。汉骑追者数千人。项王自度不得脱。谓其骑曰:“吾起兵至今八岁矣,身七十余战,所当者破,所击者服,未尝败北,遂霸有天下。然今卒困于此,

此天之亡我,非战之罪也。今日固决死,愿为诸君快战,必三胜之,为诸君溃围,斩将,刈旗,令诸君知天亡我,非战之罪也。”乃分其骑以为四队,四向。汉军围之数重。项王谓其骑曰:“吾为公取彼一将。”令四面骑驰下,期山东为三处。

于是项王大呼驰下,汉军皆披靡,遂斩汉一将。是时,赤泉侯为骑将,追项王,项王瞋目而叱之,赤泉侯人马俱惊,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。汉军不知项王所在,乃分军为三,复围之。项王乃驰,复斩汉一都尉,杀数十百人,复聚其骑,亡其两骑耳。乃谓其骑曰:“何如?”

骑皆伏曰：“如大王言。”

注 正义其倚反。凡单乘曰骑。后同。

注 正义麾亦作“戏”，同呼危反。

注 正义属音烛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淮南。”正义括地志云：“阴陵县故城在濠州定远县西北六十里。地理志云阴陵县属九江郡。”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给，欺也。欺令左去。”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县名，属临淮。”正义括地志云：“东城县故城在濠州定远县东南五十里，地理志云东城县属九江郡。”

注 正义，卒，子律反。

注 正义期遇山东，分为三处，汉军不知项羽处。括地志云：“九头山在滁州全椒县西北九十六里。江表传云项羽败至乌江，汉兵追羽至此，一日九战，因名。”

注 正义火故反。

注 正义上披彼反。靡，言精体低垂。

注 正义言人马俱惊，开张易旧处，乃至数里。

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。乌江亭长檣船待，谓项王曰：“江东虽小，地方千里，舳数十万人，亦足王也。愿大王急渡。今独臣有船，汉军至，无以渡。”

项王笑曰：“天之亡我，我何渡为！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，今无一人还，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，我何面目见之？纵彼不言，籍独不愧于心乎？”乃谓亭长曰：“吾知公长者。吾骑此马五岁，所当无敌，尝一日行千里，不忍杀之，以赐公。”乃令骑皆下马步行，持短兵接战。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。项王身亦被十余创。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，曰：“若非

吾故人乎？”马童面之，指王翳曰：“此项王也。”项王乃曰：“吾闻汉购我头千金，邑万户，吾为若德。”乃自刎而死。王翳取其头，余骑相蹂践争项王，相杀者数十人。最其后，郎中骑杨喜，骑司马吕马童，郎中吕胜、杨武各得其一。五人共会其体，皆是。故分其地为五：封吕马童为中水侯，封王翳为杜衍侯，封杨喜为赤泉侯，封杨武为吴防侯，封吕胜为涅阳侯。

注 集解瓚曰：“在牛渚。”索隐按：晋初属临淮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乌江亭即和州乌江县是也。晋初为县。注水经云江水又北，左得黄律口，汉书所谓乌江亭长檣船以待项羽，即此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檣音仪。一音俄。”驷案：应劭曰“檣，正也”。孟康曰“檣音蚁，附也，附船着岸也”。如淳曰“南方人谓整船向岸曰檣”。索隐檣字，服、应、孟、晋各以意解尔。邹诞生作“漾船”，以尚反，刘氏亦有此音。

注 正义音奇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以故人故，难视斫之，故背之。”如淳曰：“面，不正视也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指示王翳。”

注 正义汉以一斤金为一金，当一万钱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亦可是‘功德’之‘德’。”正义为，于伪反。言吕马童与项羽先是故人，旧有恩德于羽。一云德行也。

注 索隐按晋书地道记，其中水县属河闲。正义地理志云中水县属涿郡。应劭云：“在易、滹二水之中，故曰中水。”

注 索隐按地理志，县在南阳。按：表作“王翳”也。正

义括地志云：“杜衍侯故县在邓州南阳县西八里。”

注 索隐南阳有丹水县，疑赤泉后改。按：汉书表及后汉作“火”，音火志反。

注 索隐地理志县名，属汝南，故房子国。正义吴防，豫州县。括地志云：

“吴房县本汉旧县。孟康云吴王阖庐弟夫概奔楚，楚封于此，为堂溪氏，本房子国，以封吴，故曰吴房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五人后卒，皆谥壮侯。”索隐地理志南阳县名。正义涅，年结反。括地志云：“涅阳故城在邓州穰县东北六十里，本汉旧县也。应劭云在涅水之阳。”

项王已死，楚地皆降汉，独鲁不下。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，为其守礼义，为主死节，乃持项王头视鲁，鲁父兄乃降。始，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，及其死，鲁最后下，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。汉王为发哀，泣之而去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汉五年之十二月也。项王以始皇十五年己巳岁生，死时年三十一。”

注 集解皇览曰：“项羽顷在东郡谷城，东去县十五里。”正义括地志云：“项羽墓在济州东阿县东二十七里，谷城西三里。述征记项羽墓在谷城西北三里半许，毁坏，有碣石‘项王之墓’。”

诸项氏枝属，汉王皆不诛。乃封项伯为射阳侯。桃侯、平皋侯、玄武侯 皆项氏，赐姓刘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项伯名缠，字伯。”正义射音食夜反。括地志云：“楚州山阳，本汉射阳县。吴地志云在射水之阳，故曰射阳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名襄，其子舍为丞相。”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故城在滑州胙城县东四十里。汉书云高祖十二年封刘襄为桃侯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名佗。”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平皋故城在怀州武德县东二十里，汉平皋县。”按：佗音徒何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诸侯表中不见。”

太史公曰：吾闻之周生曰“舜目盖重瞳子”，又闻项羽亦重瞳子。羽岂其苗裔邪？何兴之暴也！夫秦失其政，陈涉首难，豪杰鸢起，相与并争，不可胜数。然羽非有尺寸乘势，起陇亩之中，三年，遂将五诸侯灭秦，分裂天下，而封王侯，政由羽出，号为“霸王”，位虽不终，近古以来未尝有也。及羽背关怀楚，放逐义帝而自立，怨王侯叛己，难矣。自矜功伐，奋其私智而不师古，谓霸王之业，欲以力征经营天下，五年卒亡其国，身死东城，尚不觉寤而不自责，过矣。乃引“天亡我，非用兵之罪也”，岂不谬哉！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周时贤者。”正义孔文祥云：“周生，汉时儒者，姓周也。”

按：太史公云“吾闻之周生”，则是汉人，与太史公耳目相接明矣。

注 集解尸子曰：“舜两眸子，是谓重瞳。”

注 集解此时山东六国，而齐、赵、韩、魏、燕五国并起，从伐秦，故云五诸侯。

注 正义颜师古云：“背关，背约不王高祖于关中。怀楚，谓思东归而都彭城。”

注 正义卒音子律反。五年，谓高帝元年至五年，杀项羽东城。

【索隐述赞】亡秦鹿走，伪楚狐鸣。云郁沛谷，剑挺吴城。勋开鲁甸，势合殪兵。卿子无罪，亚父推诚。始救赵歇，终诛子婴。违约王汉，背关怀楚。常迁上游，臣迫故主。灵壁大振，成皋久拒。战非无功，天实不与。嗟彼盖代，卒为凶竖。

史记卷八 本纪八

高祖本纪

高祖，沛丰邑中阳里人，姓刘氏，字季。父曰太公，母曰刘媪。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，梦与神遇。是时雷电晦冥，太公往视，则见蛟龙于其上。已而有身，遂产高祖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讳邦。”张晏曰：“礼谥法无‘高’，以为功最高而为汉帝之太祖，故特起名焉。”

注 集解李斐曰：“沛，小沛也。刘氏随魏徙大梁，移在丰，居中阳里。”孟康曰：“后沛为郡，丰为县。”索隐按：高祖，刘累之后，别食邑于范，士会之裔，留秦不反，更为刘氏。刘氏随魏徙大梁，后居丰，今言“姓刘氏”者是。

左传“天子建德，因生以赐姓，胙之土，命之氏。诸侯以字为谥，因以为族”。

说者以为天子赐性命氏，诸侯命族，族者氏之别名也。然则因生赐姓，若舜生姚墟，以为姚姓，封之于虞，即号有虞氏是也。若其后子孙更不得赐姓，即遂以虞为姓，云“姓虞氏”。今此云“姓刘氏”，亦其义也。故姓者，所以统系百代，使不别也。氏者，所以别子孙之所出。又系本篇言姓则在上，言氏则在下，故五帝本纪云“禹姓姒氏，契姓子氏，即姓姬氏”是也。按：汉改泗水为沛郡，治相城，故注以沛为小沛也。

注 索隐按：汉书“名邦，字季”，此单云字，亦又可疑。按：汉高祖长兄名伯，次名仲，不见别名，则季亦是名也。故项岱云“高祖小字季，即位易名邦，后因讳邦不讳季，所以季布犹称姓也”。

注 索隐皇甫谧云：“名执嘉。”王符云：“太上皇名端。”与端同音。正义春秋握成图云：“刘媪梦赤鸟如龙，戏己，生执嘉。”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幽州及汉中皆谓老嫗为媪。”孟康曰：“长老尊称也。左师谓太后曰‘媪爱燕后贤长安君’。礼乐志‘地神曰媪’。媪，母别名也，音乌老反。”索隐韦昭云：“媪，妇人长老之称。”皇甫谧云：“媪盖姓王氏。”又据春秋握成图以为执嘉妻含始，游洛池，生刘季。诗含神雾亦云。姓字皆非正史所出，盖无可取。今近有人云“母温氏”。贞时打得班固泗水亭长古石碑文，其字分明作“温”字，云“母温氏”。贞与贾膺复、徐彦伯、魏奉古等执对反复，沈叹古人未闻，聊记异见，于何取实也？孟康注“地神曰媪”者，礼乐志云“后土富媪”，张晏曰“坤为母，故称媪”是也。正义帝王世纪云：“汉昭灵后含始游洛池，有宝鸡衔赤珠出炫日，后吞之，生高祖。”诗含神雾亦云。含始即昭灵后也。陈留风俗传云：“沛公起兵野战，丧皇妣于黄乡，天下平定，使使者以梓宫招幽魂，于是丹蛇在水自洒，跃入梓宫，其浴处有遗发，谥曰昭灵夫人。”

汉仪注云：“高帝母起兵时死小黄城，后于小黄立陵庙。”括地志云：“小黄故城在汴州陈留县东北三十三里。”颜师古云：“皇甫谧等妄引讖记，好奇骋博，强为高祖父母名字，皆非正史所说，盖无取焉。宁有刘媪本姓实存，史迁肯不详载？即理而言，断可知矣。”

注 索隐按：诗含神雾云“赤龙感女媪，刘季兴”。又广

雅云“有鳞曰蛟龙”。

高祖为人，隆准而龙颜，美须髯，左股有七十二黑子。仁而爱人，喜施，意豁如也。常有大度，不事家人生产作业。及壮，试为吏，为泗水亭长，廷中吏无所不狎侮。好酒及色。常从王媪、武负赏酒，醉卧，武负、王媪见其上常有龙，怪之。高祖每酤留饮，酒雠数倍。及见怪，岁竟，此两家常折券弃责。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准音拙。”应劭曰：“隆，高也。准，颊权准也。颜，襁颡也，齐人谓之颡，汝南、淮、泗之闲曰颜。”文颖曰：“准，鼻也。”索隐李斐云：“准，鼻也。始皇蜂目长准，盖鼻高起。”尔雅：“颜，额也。”文颖曰：

“高祖感龙而生，故其颜貌似龙，长颈而高鼻。”

注 正义河图云：“帝刘季口角戴胜，斗胸，龟背，龙股，长七尺八寸。”合诚图云：“赤帝体为朱鸟，其表龙颜，多黑子。”按：左，阳也。七十二黑子者，赤帝七十二日之数也。木火土金水各居一方，一岁三百六十日，四方分之，各得九十日，土居中央，并索四季，各十八日，俱成七十二日，故高祖七十二黑子者，应火德七十二日之征也。有一本“七十日”者，非也。许北人呼为“麤子”，吴楚谓之“志”。志，记也。

注 正义喜，许记反。施，尸鼓反。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豁，达也。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试补吏。”

注 正义秦法，十里一亭，十亭一乡。亭长，主亭之吏。高祖为泗水亭长也。

国语有“寓室”，即今之亭也。亭长，盖今里长也。民有讼诤，吏留平辨，得成其政。括地志云：“泗水亭在徐州沛县

东一百步，有高祖庙也。”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赏，賚也。”索隐邹诞生赏音世，与字林声韵并同。又音时夜反。广雅云：“赏，賚也。”说文云：“赏，贷也。”临淮有赏阳县。汉书功臣表“赏阳侯刘缠”，而此纪作“射阳”，则“赏”亦“射”也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雘亦售。”索隐乐彦云借“雘”为“售”，盖古字少，假借耳。今亦依字读。盖高祖大度，既赏饮，且雘其数倍价也。

注 索隐周礼小司寇云：“听称责以傅别。”郑司农云：“傅别，券书也。”

康成云：“傅别，谓大手书于札中而别之也。”然则古用简札书，故可折。至岁终总弃不责也。

高祖常繇咸阳，纵观，观秦皇帝，喟然太息曰：“嗟乎，大丈夫当如此也！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徭役也。”索隐韦昭云：“秦所都，武帝更名渭城。”应劭云：“今长安也。”按：关中记云“孝公都咸阳，今渭城是，在渭北。始皇都咸阳，今城南大城是也”。名咸阳者，山南曰阳，水北亦曰阳，其地在渭水之北，又在九嵎诸山之南，故曰咸阳。

注 正义包恺云：“上音馆，下音官。恣意，故纵观也。”

单父人吕公善沛令，避仇从之客，因家沛焉。沛中豪桀吏闻令有重客，皆往贺。萧何为主吏，主进，令诸大夫曰：“进不满千钱，坐之堂下。”高祖为亭长，素易诸吏，乃给为谒曰“贺钱万”，实不持一钱。谒入，吕公大惊，起，迎之门。吕公者，好相人，见高祖状貌，因重敬之，引入坐。

萧何曰：“刘季固多大言，少成事。”高祖因狎侮诸客，遂坐上坐，无所诎。

酒阑，吕公因目固留高祖。高祖竟酒，后。吕公曰：“臣少好相人，相人多矣，无如季相，愿季自爱。臣有息女，愿为季箕帚妾。”

酒罢，吕媪怒吕公曰：“公始常欲奇此女，与贵人。沛令善公，求之不与，何自妄许与刘季？”吕公曰：“此非儿女子所知也。”卒与刘季。吕公女乃吕后也，生孝惠帝、鲁元公主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单音善。父音斧。”索隐韦昭云：“单父，县名，属山阳。”崔浩云：“史失其名，但举姓而言公。”又按：汉书旧仪云“吕公，汝南新蔡人”。又相经云“魏人吕公，名文，字叔平”也。

注 集解孟康曰：“主吏，功曹也。”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主赋敛礼进，为之帅。”索隐郑氏云：“主赋敛礼钱也。”

颜师古曰：“进者，会礼之财。字本作‘赙’，声转为‘进’。‘宣帝数负进’，义与此同。”

注 正义大夫，客之贵者总称之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给，欺也。音殆。”索隐韦昭云：“给，诈也。”刘氏云：

“给，欺负也。”何休云：“给，疑也。”谓高祖素狎易诸吏，乃诈为谒。谒谓以札书姓名，若今之通刺，而兼载钱谷也。

注 正义上在果反。下在卧反。

注 正义音丘忽反。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阑言希也。谓饮酒者半罢半在，谓之阑。”

注 正义不敢对觴显言，故目动而留之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古人相与语多自称臣，自卑下之道，若今人相与语皆自称仆。”

注 正义息，生也。谓所生之女也。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元，长也。食邑于鲁。”韦昭曰：“元，谥也。”正义汉制，帝女曰“公主”，仪比诸侯；姊妹曰“长公主”，仪比诸侯王；姑曰“大长公主”，仪比诸侯王。

高祖为亭长时，常告归之田。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，有一老父过请饮，吕后因舖之。老父相吕后曰：“夫人天下贵人。”令相两子，见孝惠，曰：“夫人所以贵者，乃此男也。”相鲁元，亦皆贵。老父已去，高祖适从旁舍来，吕后具言客有过，相我子母皆大贵。高祖问，曰：“未远。”乃追及，问老父。老父曰：“乡者夫人婴儿皆似君，君相贵不可言。”高祖乃谢曰：“诚如父言，不敢忘德。”及高祖贵，遂不知老父处。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告音如‘嗥呼’之‘嗥’。”李斐曰：“休谒之名也。吉曰告，凶曰宁。”孟康曰：“古者名吏休假曰告。告又音誉。汉律，吏二千石有予告、赐告。予告者，在官有功最，法所当得者也。赐告者，病满三月当免，天子优赐，复其告，使得带印绶，将官属，归家治疾也。”索隐韦昭云：“告，请归乞假也。音‘告语’之‘告’。故战国策曰‘商君告归’，延笃以为告归，今之归宁也。”刘伯庄、颜师古并音古笃反，非号誉两音也。按：东观汉记田邑传云“邑年三十，历卿大夫，号归罢，厌事，少所嗜欲”。寻号与嗥同，古者当有此语，故服氏云“如号呼之号”，音豪。今以服虔虽据田邑“号归”，亦恐未得。然此“告”字当音诰，诰号声相近，

故后“告归”“号归”遂变耳。

注 正义必捕反，以食饲人也。父本请饮，吕后因饲之。国语云：“国中童子无不餽。”

高祖为亭长，乃以竹皮为冠，令求盗之薛治之，时时冠之，及贵常冠，所谓“刘氏冠”乃是也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以竹始生皮作冠，今鹊尾冠是也。求盗者，旧时亭有两卒，其一为亭父，掌开闭埽除，一为求盗，掌逐捕盗贼。薛，鲁国县也。有作冠师，故往治之。”索隐应劭云：“一名‘长冠’。侧竹皮裹以纵前，高七寸，广三寸，如板。”又蔡邕独断云：“长冠，楚制也。高祖以竹皮为之，谓之‘刘氏冠’。”司马彪舆服志亦以“刘氏冠”为鹊尾冠也。应劭云：“旧亭卒名‘弩父’，陈、楚谓之‘亭父’，或云‘亭部’，淮、泗谓之‘求盗’也。”

注 正义音馆，下同。

注 正义音官。颜师古云：“后号为‘刘氏冠’。其后诏曰‘爵非公乘以上下得冠刘氏冠’，即此也。”

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酈山，徒多道亡。自度比至皆亡之，到丰西泽中，止饮，夜乃解纵所送徒。曰：“公等皆去，吾亦从此逝矣！”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。高祖被酒，夜径泽中，令一人行前。行前者还报曰：“前有大蛇当径，愿还。”高祖醉，曰：“壮士行，何畏！”乃前，拔剑击斩蛇。

蛇遂分为两，径开。行数里，醉，因卧。后人来至蛇所，有一老嫗夜哭。

人问何哭，嫗曰：“人杀吾子，故哭之。”人曰：“嫗子何为见杀？”嫗曰：“吾，白帝子也，化为蛇，当道，今为赤帝子斩之，故哭。”人乃以嫗为不诚，欲告之，嫗因忽不

见。后人至，高祖觉。 后人告高祖，高祖乃心独喜，自负。诸从者日益畏之。

注 正义度，田洛反。比，必寐反。

注 正义被，加也。

注 索隐旧音经，按：广雅云“径，斜过也”。字林云“径，小道也，音古定反”。言酒后放徒，夜径行泽中，不敢由正路，且从而求疾也。

注 正义行音下孟反。

注 索隐音径。郑玄曰：“步道曰径也。”

注 索隐汉旧仪云“斩蛇剑长七尺”。又高祖云“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”。

二文不同者，崔豹古今注“当高祖为亭长，理应提三尺剑耳；及贵，当别得七尺宝剑”，故旧仪因言之。正义按：其蛇大，理须别求是剑斩之。三尺剑者，常佩之剑。括地志云：“斩蛇沟源出徐州丰县中平地，故老云高祖斩蛇处，至县西十五里入泡水也。”

注 索隐谓斩蛇分为两段也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秦襄公自以居西戎，主少昊之神，作西畤，祠白帝。至献公时栎阳雨金，以为瑞，又作畦畤，祠白帝。少昊，金德也。赤帝尧后，谓汉也。杀之者，明汉当灭秦也。秦自谓水，汉初自谓土，皆失之。至光武乃改定。”

索隐按：太康地理志云“畤在栎阳故城内。其畤如畦，故曰畦畤”。畦音户圭反。

应注云“秦自谓水”者，按秦文公获黑龙，命河为德水是也。又按：春秋合诚图云“水神哭，子褒败”。宋均以为高祖斩白蛇而神母哭，则此母水精也。此皆谬说。又注云“至光武

乃改”者，谓改汉为火德，秦为金德，与雨金及赤帝子之理合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苦’。”索隐汉书作“苦”，谓欲困苦辱之。一本或作“笞”。说文云：“笞，击也。”

注 索隐包恺、刘伯庄音古孝反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负，恃也。”索隐晋灼云：“自恃斩蛇事。”

秦始皇帝常曰“东南有天子气”，于是因东游以厌之。高祖即自疑，亡匿，隐于芒、砀山泽岩石之闲。吕后与人俱求，常得之。高祖怪问之。吕后曰：

“季所居上常有云气，故从往常得季。”高祖心喜。沛中子弟或闻之，多欲附者矣。

注 索隐厌音一涉反，又一冉反。广雅云：“厌，镇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芒，今临淮县也。砀县在梁。”骀案：应劭曰“二县之界有山泽之固，故隐于其闲也”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宋州砀山县在州东一百五十里，本汉砀县也。砀山在县东。”

注 正义京房易(兆)[飞]候云：“何以知贤人隐？(颜)师(古)曰：‘四方常有大云，五色具而不雨，其下有贤人隐矣。’”故吕后望云气而得之。

秦二世元年 秋，陈胜等起蕲，至陈而王，号为“张楚”。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以应陈涉。沛令恐，欲以沛应涉。掾、主吏萧何、曹参 乃曰：“君为秦吏，今欲背之，率沛子弟，恐不听。愿君召诸亡在外者，可得数百人，因劫觶，觶不敢不听。”乃令樊噲召刘季。刘季之觶已数十百人矣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高祖时年四十八。”索隐应劭云：“始皇欲以一至万，示不相袭。始者一，故至子称二世。”崔浩云：“二世，始皇子胡亥。”又按：善文称隐士云“赵高为二世杀十七兄而立今王”，则二世是第十八子也。

注 索隐蕲，县名，属沛，音机，又音旗。

注 索隐按：汉书萧、曹传，参为狱掾，何为主吏也。

注 索隐说文云“以力胁之云劫”也。

注 索隐汉书作“数百人”。刘伯庄云“言数十人或至百人”，则是百人已下也。

于是樊哙从刘季来。沛令后悔，恐其有变，乃闭城守，欲诛萧、曹。萧、曹恐，踰城保刘季。刘季乃书帛射城上，谓沛父老曰：“天下苦秦久矣。今父老虽为沛令守，诸侯并起，今屠沛。沛今共诛令，择子弟可立者立之，以应诸侯，则家室完。不然，父子俱屠，无为也。”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，开城门迎刘季，欲以为沛令。刘季曰：“天下方扰，诸侯并起，今置将不善，壹败涂地。吾非敢自爱，恐能薄，不能完父兄子弟。此大事，愿更相推择可者。”萧、曹等皆文吏，自爱，恐事不就，后秦种族其家，尽让刘季。诸父老皆曰：“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，当贵，且卜筮之，莫如刘季最吉。”于是刘季数让。觭莫敢为，乃立季为沛公。祠黄帝，祭蚩尤于沛庭，而衅鼓旗，帜皆赤。由所杀蛇白帝子，杀者赤帝子，故上赤。于是少年豪吏如萧、曹、樊哙等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，攻胡陵、方与，还守丰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以为保障。”

注 索隐按：范晔云“克城多所诛杀，故云屠也”。

注 索隐言一朝破败，使肝脑涂地。

注 正义能，才能也。高祖谦言材能薄劣，不能完全其觚。能者，兽，形色似熊，足似鹿。为物坚中而强力，人之有贤才者，皆谓之能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九月也。” 骀案：汉书音义曰“旧楚僭称王，其县宰为公。”

陈涉为楚王，沛公起应涉，故从楚制称曰公。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左传曰黄帝战于阪泉，以定天下。蚩尤好五兵，故祠祭之求福祥也。” 瓚曰：“管子云‘割卢山交而出水，金从之出，蚩尤受之以作剑戟’。”

索隐按：管子云“葛卢之山，发而出金”，今注引“发”作“交”及“割”，皆误也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衅，祭也。杀牲以血涂鼓曰衅。” 瓚曰：“案礼记及大戴礼有衅庙之礼，皆无祭事。” 索隐说文云：“衅，血祭也。” 司马法曰：“血于鞶鼓者，神戎器也。” 颜师古曰：“凡杀牲以血祭者，皆名为衅。” 臣瓚以为“皆无祭事”，非也。又古人新成钟鼎，亦必衅之。应劭云：“衅呼为鬯。” 马融注周礼灼龟之兆云：“谓其象似玉、瓦、原之衅，是用名之。” 此说皆非。櫛音火稼反。

注 索隐墨翟云：“帜，帛长丈五，广半幅。” 字诂云：“帜，标也。” 字林云：“熊旗五旂，谓与士卒为期于其下，故曰旗也。” 帜，或作“识”，或作“志”。

嵇康音试。萧该音炽。

注 索隐邓展曰：“县名，属山阳，章帝改曰胡陆。”

注 集解郑德曰：“音房豫，属山阳郡。” 索隐郑玄曰“属山阳”也。

秦二世二年，陈涉之将周章 军西至戏 而还。 燕、赵、齐、魏皆自立为王。 项氏起吴。 秦泗川监平 将兵围丰，

二日，出与战，破之。命雍齿守丰，引兵之薛。泗州守壮 败于薛，走至戚，沛公左司马得泗川守壮，杀之。沛公还军亢父，至方与，(周市来攻方与)未战。陈王使魏人周市略地。周市使人谓雍齿曰：“丰，故梁徙也。今魏地已定者数十城。齿今下魏，魏以齿为侯守丰。不下，且屠丰。”雍齿雅不欲属沛公，及魏招之，即反为魏守丰。沛公引兵攻丰，不能取。沛公病，还之沛。沛公怨雍齿与丰子弟叛之，闻东阳宁君、秦嘉 [一二] 立景驹为假王，在留，乃往从之，欲请兵以攻丰。是时秦将章邯从陈，别将司马櫛 将兵北定楚地，屠相，至碭。

东阳宁君、沛公引兵西，与战萧西，不利。还收兵聚留，引兵攻碭，三日乃取碭。因收碭兵，得五六千人。攻下邑，拔之。还军丰。闻项梁在薛，从骑百余往见之。[二〇] 项梁益沛公卒五千人，五大夫将十人。[二一] 沛公还，引兵攻丰。[二二]

注 索隐应劭云：“章字文，陈人。”

注 索隐文颖云：“在新丰东二十里戏亭北。”孟康云：“水名也。”又述征记云：“戏水自骊山冯公谷北流，历戏亭，东入渭。”按：今其水东惟有戏驿存。

注 索隐为章邯所破而还。邯音酣。

注 索隐按：汉书高纪，二世二年八月，武臣自立为赵王，田儋自立为齐王，韩广自立为燕王，魏咎自立为魏王也。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泗川，今沛郡也，高祖更名沛。秦时御史监郡，若今刺史。

平，名也。”索隐如淳云：“秦并天下为三十六郡，置守、尉、监，故此有‘监平’，下有‘守壮’，则平、壮皆名也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壮，名也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戚音将毒反。”索隐晋灼云：“东海县也。”郑德、包恺并如字读。李登音千笠反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沂州临沂县有汉戚县故城。地理志云临沂县属东海郡。”

注 索隐颜师古云“得，司马之名”，非也。按：后云“左司马曹无伤”，自此已下更不见替易处，盖是左司马无伤得泗川守壮而杀之耳。

注 集解郑德曰：“亢音人相亢答，父音甫。属任城郡。”索隐旧音刚。刘伯庄、包恺并同音苦浪反。正义音刚，又苦浪反。括地志云：“亢父，县也，沛公屯军于此也。”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梁惠王孙假为秦所灭，转东徙于丰，故曰‘丰，梁徙’。”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雅，故也。”苏林曰：“雅，素也。”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秦嘉，东阳郡人也，为宁县君。”瓚曰：“陈胜传曰‘广陵人秦嘉’，然则嘉非东阳人也。秦嘉初起兵于郟，号曰大司马，又不为宁县君。

东阳宁君自一人，秦嘉又自一人。”索隐臣瓚以为二人。按：下文直云“东阳宁君”，又别言“秦嘉”，明臣瓚之说为得。颜师古以宁是姓，君者，时人号曰君耳。

注 索隐韦昭云：“今彭城留县也。”正义括地志云：“留城在徐州沛县东南五十里，即张良所封处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从陈涉将也。涉在陈，其将相别在他许，皆称陈。櫓，章邯司马。”索隐谓章邯从陈别将，将兵向他处，而遣司马櫓将领兵士，北定楚地，故如淳云“櫓，章邯司马”也。孔文祥亦曰“邯别遣櫓屠相”。又一说云“从谓追逐之，言章邯讨逐陈别将，而司马櫓别将兵北定楚”，亦通。

注 索隐韦昭云：“相，沛县。”应劭曰：“砀属梁国。”苏林音唐，又音宕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故相城在徐州符离县西

北九十里。砀在宋州东一百五十里。”

注 索隐韦昭云：“萧，沛之县名，谓在萧县之西也。”

注 索隐韦昭云：“县名，属梁国。”

注 索隐按：范晔云“得城为拔”是也。

注 正义今徐州滕县，故薛城也。

注 [二〇] 集解徐广曰：“三月。”

注 [二一] 集解苏林曰：“五大夫，第九爵也。以五大夫为将，凡十人也。”

注 [二二] 集解徐广曰：“表云‘拔之，雍齿奔魏’。”

从项梁月余，项羽已拔襄城还。项梁尽召别将居薛。闻陈王定死，因立楚后怀王孙心为楚王，治盱台。项梁号武信君。居数月，北攻亢父，救东阿，破秦军。齐军归，楚独追北，使沛公、项羽别攻城阳，屠之。军濮阳之东，与秦军战，破之。

注 索隐韦昭云：“颖川县。”正义襄城，许州县。

注 索隐韦昭云：“临淮县。音吁夷。”正义楚县也。

注 索隐韦昭云：“东郡之县名。”正义济州县也。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师败曰北。”

注 索隐按地理志属济阴。

注 索隐韦昭云：“东郡之县名。”正义濮阳故城在濮州西八十六里，本汉濮阳县。

秦军复振，守濮阳，环水。楚军去而攻定陶，定陶未下。沛公与项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，与秦军战，大破之，斩李由。还攻外黄，外黄未下。

注 集解李奇曰：“振，整也。”如淳曰：“振，起也。”

收败卒自振迅而复起也。”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决水以自环守为固也。”张晏曰：“依河水以自环绕作垒。”

正义按：二说皆通。其濮阳县北临黄河，言秦军北阻黄河，南凿沟引黄河水环绕作壁垒为固，楚军乃去。

注 索隐按：地理志济阴之县也。

注 索隐韦昭云：“故雍国，今陈留之县。”

注 索隐韦昭云：“上陈留县。”正义在雍丘东。

项梁再破秦军，有骄色。宋义谏，不听。秦益章邯兵，夜衔枚击项梁，大破之定陶，项梁死。沛公与项羽方攻陈留，闻项梁死，引兵与吕将军俱东。

吕臣军彭城东，项羽军彭城西，沛公军砀。

注 索隐荀悦汉纪云“故楚令尹宋义”，当别有所出也。

注 集解周礼有衔枚氏。郑玄曰“衔枚，止言语器。籜也。枚状如箸，横衔之，繯结于项者”。繯音获。

章邯已破项梁军，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，乃渡河，北击赵，大破之。当是之时，赵歇为王，秦将王离围之钜鹿城，此所谓河北之军也。

注 索隐苏林音如字。郑德音“遏绝”之“遏”。徐广音乌辖反。今依字读之也。

秦二世三年，楚怀王见项梁军破，恐，徙盱台都彭城，并吕臣、项羽军自将之。

以沛公为砀郡长，封为武安侯，将砀郡兵。封项羽为长安侯，号为鲁公。

吕臣为司徒，其父吕青为令尹。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宋州本秦碭郡。”苏林云：“长如郡守。”韦昭云：“秦名曰守，是时改曰长。”

注 索隐按表，青封信阳侯。正义应劭云：“天子曰师尹，诸侯曰令尹。时去六国近，故置令尹。”臣瓚曰：“诸侯之卿，唯楚称令尹，其余国不称。时立楚之后，故置官司皆如楚旧也。”

赵数请救，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，项羽为次将，范增为末将，北救赵。令沛公西略地入关。与诸将约，先入定关中者王之。

注 索隐韦昭云：“函谷、武关也。”又三辅旧事云：“西以散关为界，东以函谷为界，二关之中谓之关中。”

当是时，秦兵强，常乘胜逐北，诸将莫利先入关。独项羽怨秦破项梁军，奋，愿与沛公西入关。怀王诸老将皆曰：“项羽为人僇悍猾贼。项羽尝攻襄城，襄城无遗类，皆坑之，诸所过无不残灭。且楚数进取，前陈王、项梁皆败。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，告谕秦父兄。秦父兄苦其主久矣，今诚得长者往，毋侵暴，宜可下。今项羽僇悍，今不可遣。独沛公素宽大长者，可遣。”卒不许项羽，而遣沛公西略地，收陈王、项梁散卒。乃道碭至咸阳，与杠里秦军夹壁，破(魏)[秦]二军。楚军出兵击王离，大破之。

注 索隐韦昭云：“愤激也。”

注 索隐说文云：“僇，疾也；悍，勇也。”方言云：“僇，轻也。”刘音匹妙反。猾贼，汉书作“祸贼”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遗，一作‘縱’。縱，食也，音在妙反。”骊案：如淳曰“类无复有活而縱食者也。青州俗言无遗为无縱类”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楚谓陈涉也。数进取，多所攻取。”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陈涉也。”

注 正义遣长者扶持仁义而西，告谕秦长少，令降下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无此字。”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道由殽也。”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二县名。”索隐成阳在济阴，韦昭云“在颖川”，非也。服虔云：“杠里，县名。”如淳云：“秦军所别屯地名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表云三年十月，攻破东郡尉及王离军于成武南。”

沛公引兵西，遇彭越昌邑，因与俱攻秦军，战不利。还至栗，遇刚武侯，夺其军，可四千余人，并之。与魏将皇欣、魏申徒武蒲之军并攻昌邑，昌邑未拔。西过高阳。酈食其（谓）[为]监门，曰：“诸将过此者多，吾视沛公大人长者。”乃求见说沛公。沛公方踞默，使两女子洗足。酈生不拜，长揖，曰：“足下必欲诛无道秦，不宜踞见长者。”于是沛公起，摄衣谢之，延上坐。食其说沛公袭陈留，得秦积粟。乃以酈食其为广野君，酈商为将，将陈留兵，与偕攻开封，开封未拔。西与秦将杨熊战白马，又战曲遇东，大破之。杨熊走之荥阳，二世使使者斩以徇。南攻颖阳，屠之。因张良遂略韩地轘辕。

注 正义地理志云昌邑县属山阳。括地志云：“在曹州成武县东北三十二里，有梁丘故城是也。”

注 索隐韦昭云：“县名，属沛。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楚怀王将也。”汉书音义曰：“功臣表云棘蒲刚侯陈武。”

武，一姓柴。‘刚武侯’宜为‘刚侯武’，魏将也。”瓚曰：“功臣表柴武以将军起薛，别救东阿，至霸上，入汉中，非怀王将也，又非魏将也，例未称谥。”

正义颜师古云：“史失其名姓，唯识其爵号，不知谁也，不当改为‘刚侯武’。”

应氏以为怀王将，又云魏将，无据矣。”表六年三月封。孟、颜二人说是。

注 正义并魏将也。欣字或作“欣”，音许斤反。蒲，汉书作“满”，并通也。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聚邑名也，属陈留圉县。”瓚曰：“陈留传曰在雍丘西南。”

注 集解郑德曰：“音历异基。”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春秋传曰轻行无钟鼓曰袭。”

注 索隐韦昭云：“在山阳。”

注 索隐韦昭云：“河南县。”

注 索隐韦昭云：“东郡县。”正义括地志云：“白马故城在滑州卫南县西南二十四里。戴延之西征记云白马城，故卫之漕邑。”

注 索隐徐广云“在中牟”。韦昭云“志不载”。司马彪郡国志中牟有曲遇聚也。

注 索隐韦昭云：“故卫地，河南县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四月。”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河南新郑南至颍川南北，皆韩地也。以良累世相韩，故因之。”瓚曰：“轘辕，险道名，在缙氏东南。”索隐按：十三州志云河南缙氏县，以山为名。一云轘辕凡九十二曲，是险道也。

当是时，赵别将司马印方欲渡河入关，沛公乃北攻平阴，

绝河津。南，战雒阳东，军不利，还至阳城，收军中马骑，与南阳守龆战犍东，破之。略南阳郡，南阳守龆走，保城守宛。沛公引兵过而西。张良谏曰：“沛公虽欲急入关，秦兵尚彊，距险。今不下宛，宛从后击，强秦在前，此危道也。”

于是沛公乃夜引兵从他道还，更旗帜，黎明，围宛城三潜。南阳守欲自刳。其舍人陈恢曰：“死未晚也。”乃踰城见沛公，曰：“臣闻足下约，先入咸阳者王之。今足下留守宛。宛，大郡之都也，连城数十，人民彊，积蓄多，吏人自以为降必死，故皆坚守乘城。今足下尽日止攻，士死伤者必多；引兵去宛，宛必随足下后：足下前则失咸阳之约，后又有强宛之患。为足下计，莫若约降，封其守，因使止守，引其甲卒与之西。诸城未下者，闻声争开门而待，足下通行无所累。”沛公曰：“善。”乃以宛守为殷侯，封陈恢千户。引兵西，无不下者。至丹水，高武侯鳃、襄侯王陵降西陵。还攻胡阳，遇番君别将梅鋗，与皆，降析、郦。遣魏人宁昌使秦，使者未来。是时章邯已以军降项羽于赵矣。

注 集解地理志河南有平阴县，今河阴是也。

注 正义今洛州，夏禹所都。

注 索隐音彊。许慎以为侧啮也。

注 集解地理志南阳有犍县。

注 正义守音狩。宛，于元反。括地志云：“南阳县故城在宛大城之南隅，其西南有二面，皆故宛城。”

注 索隐音儻。黎犹比也，谓比至天明也。汉书作“迟”，音值。值，待也，谓待天明，皆言早意也。

注 索隐按：楚汉春秋曰“上南攻宛，匿旌旗，人衔枚，马东舌，鸡未鸣，围宛城三潜”也。

注 索隐李奇曰：“乘，守也。”韦昭曰：“乘，登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七月也。”

注 索隐韦昭曰：“在河内。”

注 索隐韦昭曰：“在河内。”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故丹城在邓州内乡县西南百三十里，南去丹水二百步。汲冢纪年云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是也。舆地志云秦为丹水县也。地理志云丹水县属弘农郡。抱朴子云‘丹水出丹鱼，先夏至十日，夜伺之，鱼浮水侧，光照如火，网而取之，割其血以涂足，可以步行水上，长居川中不溺’。”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鳃音‘鱼鳃’之‘鳃’。”晋灼曰：“功臣表戚鳃也。”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汉封王陵为安国侯，初起兵时在南阳，南阳有穰县，疑‘襄’当为‘穰’，而无‘禾’，字省耳。今‘邵公’或作‘召’字，此类多矣。”

瓚曰：“时韩成封穰侯，江夏有襄，是陵所封。”索隐按：王陵封安国侯，是定天下为丞相时封耳。此言襄侯，当如臣瓚解，盖初封江夏之襄也。

注 集解一云“陵”。索隐韦昭曰：“南阳县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持益反。”索隐邹诞生音锡。酈音历，苏林、如淳音擲。

析属弘农，酈属南阳，出地理志。而左传云析一名白羽。颜师古云“析，今内乡县。酈，今菊潭县”。

初，项羽与宋义北救赵，及项羽杀宋义，代为上将军，诸将黥布皆属，破秦将王离军，降章邯，诸侯皆附。及赵高已杀二世，使人来，欲约分王关中。沛公以为诈，乃用张良计，使酈生、陆贾往说秦将，啖以利，因袭攻武关，破之。又与秦军战于蓝田南，益张疑兵旗帜，诸所过毋得掠卤，秦人晁，

秦军解，因大破之。又战其北，大破之。乘胜，遂破之。

注 索隐左传云楚司马起(营所) [丰析] 以临上雒，谓晋人曰“将通于少习”，杜预以为商县武关也。又太康地理志武关当冠军县西，峽关在武关西也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鹵与‘虜’同。”

汉元年十月，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。秦王子婴素车白马，系颈以组，封皇帝玺符节，降轺道旁。诸将或言诛秦王。沛公曰：“始怀王遣我，固以能宽容；且人已服降，又杀之，不祥。”乃以秦王属吏，遂西入咸阳。欲止宫休舍，樊哙、张良谏，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，还军霸上。召诸县父老豪桀曰：“父老苦秦苛法久矣，诽谤者族，偶语者弃市。

吾与诸侯约，先入关者王之，吾当王关中。与父老约，法三章耳：杀人者死，伤人及盗抵罪。余悉除去秦法。诸吏人皆案堵如故。凡吾所以来，为父老除害，非有所侵暴，无恐！且吾所以还军霸上，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。”

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，告谕之。秦人大喜，争持牛羊酒食献飧军士。沛公又让不受，曰：“仓粟多，非乏，不欲费人。”人又益喜，唯恐沛公不为秦王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张苍传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，故因秦以十月为岁首。”正义沛公乙未年十月至霸上。项羽封十八诸侯，沛公封汉王，后刘项五年战斗，汉遂灭楚，天下归汉，故却书初至霸上之月。

注 正义故霸陵在雍州万年县东北二十五里。汉霸陵，文帝之陵邑也，东南去霸陵十里。地理志云：“霸陵故芷阳，文帝更名。”三秦记云：“霸城，秦穆公筑为宫，因名霸城。汉

于此置霸陵。”庙记云：“霸城，汉文帝筑。沛公入关，遂至霸上，即此也。”

注 索隐韦昭云：“天子印称玺，又独以玉。符，发兵符也。节，使者所拥也。”

说文云：“符，信也。汉制以竹，长六寸，分而相合。”释名云：“节为号令赏罚之节也。又节毛上下相重，取象竹节。”又汉官仪云：“子婴上始皇玺，因服御之，代代传受，号曰‘汉传国玺’也。”正义按：天子有六玺，皇帝行玺、皇帝之玺、皇帝信玺、天子行玺、天子之玺、天子信玺。皇帝信玺凡事皆用之，玺令施行；天子信玺以迁拜封王侯；天子之玺以发兵。皆以武都紫泥封，青囊白素里，两端无缝。三秦记云紫泥水在今成州。輿地志云汉封诏玺用紫泥，则此水之泥也。

注 索隐积音只。汉宫殿疏云枳道亭东去霸城观四里，观东去霸水百步。苏林云在长安东十三里也。正义积音纸。括地志云：“枳道在雍州万年县东北十六里苑中。”

注 索隐楚汉春秋曰：“樊哙请杀之。”

注 正义属，之欲反。属，付也。

注 正义休，息也。言欲居止宫殿中而息也。

注 索隐刘伯庄、乐彦同音方未反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秦禁民聚语。偶，对也。”瓚曰：“始皇本纪曰‘偶语经书者弃市’。”索隐按：礼云“刑人于市，与觶弃之”，故今律谓绞刑为“弃市”是也。

注 索隐杀人，伤人及盗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抵，至也，又当也。除秦酷政，但至于罪也。”李斐曰：

“伤人有曲直，盗臧有多少，罪名不可豫定，故凡言抵罪，未知抵何罪也。”

张晏曰：“秦法，一人犯罪，举家及邻伍坐之，今但当其身坐，合于康诰‘父子兄弟罪不相及’也。”索隐韦昭云：“抵，当也。谓使各当其罪。”今按：秦法有三族之刑，汉但约法三章耳，杀人者死，伤人及盗者使之抵罪，余并不论其辜，以言省刑也。则抵训为至，杀人以外，唯伤人及盗使至罪名耳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案，案次第；堵，墙堵也。”

或说沛公曰：“秦富十倍天下，地形强。今闻章邯降项羽，项羽乃号为雍王，王关中。今则来，沛公恐不得有此。可急使兵守函谷关，无内诸侯军，稍征关中兵以自益，距之。”沛公然其计，从之。十一月中，项羽果率诸侯兵西，欲入关，关门闭。闻沛公已定关中，大怒，使黥布等攻破函谷关。十二月中，遂至戏。沛公左司马曹无伤闻项王怒，欲攻沛公，使人言项羽曰：“沛公欲王关中，令子婴为相，珍宝尽有之。”欲以求封。亚父劝项羽击沛公。方飨士，旦日合战。是时项羽兵四十万，号百万。沛公兵十万，号二十万，力不敌。项伯欲活张良，夜往见良，因以文谕项羽，项羽乃止。沛公从百余骑，驱之鸿门，见谢项羽。项羽曰：“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。不然，籍何以生此！”沛公以樊哙、张良故，得解归。归，立诛曹无伤。

注 索隐按：楚汉春秋云解先生云“遣守函谷，无内项王”，而张良系家云“皐生说我”，则皐生是小生，即解生。

注 正义颜师古曰：“今桃林南有洪溜涧，古函谷也。其水北流入河，西岸犹有旧关余迹”。西征记云：“道形如函也。其水山原壁立数十仞，谷中容一车。”

注 正义许宜反。

注 正义曹无伤欲就项羽求封。

注 索隐范增也。项羽得范增，号曰亚父，言尊之亚于父。犹管仲，齐谓仲父。父并音甫也。

注 正义项羽本纪云项伯曰“沛父不先破关中，公岂敢入乎？今人有大功，击之不义”。此以文谕之。

注 索隐按：姚察云在新丰古城东，未至戏水，道南有断原、南北洞门是也。

项羽遂西，屠烧咸阳秦宫室，所过无不残破。秦人大失望，然恐，不敢不服耳。

项羽使人还报怀王。怀王曰：“如约。”项羽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，而北救赵，后天下约。乃曰：“怀王者，吾家项梁所立耳，非有功伐，何以得主约！本定天下，诸将及籍也。”乃详尊怀王为义帝，实不用其命。

注 正义怀王初约先入咸阳者王之，令羽北救赵，故失约在后也。

正月，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，王梁、楚地九郡，都彭城。负约，更立沛公为汉王，王巴、蜀、汉中，都南郑。三分关中，立秦三将：章邯为雍王，都废丘；司马欣为塞王，都栎阳；董翳为翟王，都高奴。

楚将瑕丘申阳为河南王，都洛阳。赵将司马卬为殷王，都朝歌。赵王歇徙王代。赵相张耳为常山王，都襄国。当阳君黥布为九江王，都六。[一一]怀王柱国共敖为临江王，都江陵。番君吴芮为衡山王，都邾。燕将臧荼为燕王，都蓟。故燕王韩广徙王辽东。广不听，臧荼攻杀之无终。封成安君陈余河闲三县，居南皮。封梅鋗十万户。

注 正义崔浩云：“史官以正月纪四时，故书正月也。”

荀悦云：“先春后正月也。”颜师古云：“凡此诸月号，皆太初正历之后记事者追改之，非当时本称也。以十月为岁首，即以十月为正月。今此正月，当时谓之四月也。他皆放此。”

注 正义梁州本汉中郡，以汉水为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三十二县。”

注 正义以岐州雍县为名。

注 正义塞，先代反。韦昭云：“在长安东，名桃林塞。”

按：桃林塞今华州潼关也。颜师古云“取河华之固为阨塞耳，非桃林”。

注 索隐因葬太上皇，改曰万年。

注 正义文颖云：“本上郡，秦所置，项羽以董翳为王，更名曰翟也。”

注 正义在黄河之南，故曰河南，即今河南府。

注 正义以商帝盘庚国殷中之地，改商为殷，在相州安阳县，即北蒙殷墟，南去朝歌百三十六里，故号殷王，都朝歌。

注 索隐韦昭云：“南郡县名。”

注 索隐地理志云六县属六安国。

注 正义孟康云“本南郡，改为临江国”是也。

注 索隐太康地理志云：“楚灭邾，迁其人于江南，因名县也。”

四月，兵罢戏下，诸侯各就国。汉王之国，项王使卒三万人从，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，从杜南入蚀中。去辄烧绝栈道，以备诸侯盗兵袭之，亦示项羽无东意。至南郑，诸将及士卒多道亡归，士卒皆歌思东归。韩信说汉王曰：“项羽王诸将之有功者，而王独居南郑，是迁也。军吏士卒皆山东之人也，日夜跂而望归，及其锋而用之，可以有大功。天下已定，人皆自宁，不可复用。不如决策东乡，争权天下。”

注 正义戏音麾：许慎注淮南子云：“戏，大旗也。”

注 正义韦昭云：“杜，今陵邑。”括地志云：“杜陵故城在雍州万年县东南十五里。汉杜陵县，宣帝陵邑也，北去宣帝陵五里。庙记云故杜伯国。”

注 集解李奇曰：“蚀音力，在杜南。”如淳曰：“蚀，入汉中道川谷名。”

索隐李奇音力，孟康音食。王劭按：说文作“櫜”，器名也。地形似器，故名之。

音力也。

注 索隐按系家，是用张良计也。栈道，阁道也。音士谏反。包恺音士版反。

崔浩云：“险绝之处，傍凿山岩，而施版梁为阁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韩王信，非淮阴侯信也。”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若有罪见迁徙。”

注 正义跂音丘赐反。说文云：“跂，举踵也。”司马彪云：“跂，望也。”

项羽出关，使人徙义帝。曰：“古之帝者地方千里，必居上游。”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，趣义帝行，鬻臣稍倍叛之，乃阴令衡山王、临江王击之，杀义帝江南。项羽怨田荣，立齐将田都为齐王。田荣怒，因自立为齐王，杀田都而反楚；予彭越将军印，令反梁地。楚令萧公角击彭越，彭越大破之。陈余怨项羽之弗王己也，令夏说说田荣，请兵击张耳。齐王陈余兵，击破常山王张耳，张耳亡归汉。迎赵王歇于代，复立为赵王。赵王因立陈余为代王。项羽大怒，北击齐。

注 正义音流。

注 正义趣音促。

注 正义上音悦，下音税。

八月，汉王用韩信之计，从故道还，袭雍王章邯。邯迎击汉陈仓，雍兵败，还走；止战好畤，又复败，走废丘。汉王遂定雍地。东至咸阳，引兵围雍王废丘，而遣诸将略定陇西、北地、上郡。令将军薛欧、王吸出武关，因王陵兵南阳，以迎太公、吕后于沛。楚闻之，发兵距之阳夏，不得前。令故吴令郑昌为韩王，距汉兵。

注 集解地理志武都有故道县。

注 正义今岐州县也。

注 集解孟康曰：“畤音止，神灵之所在也，县名，属右扶风。”

注 索隐按荀悦汉纪，令樊噲围之。

注 集解音恶后反。索隐按表，欧以舍人从，为将军，封广平侯也。

注 索隐按表，吸以中涓从，为将军，封清阳侯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王陵亦聚党数千人，居南阳。”正义括地志云：“王陵故城在商州上洛县南三十一里。荆州记云昔汉高祖入秦，王陵起兵丹水以应之，此城王陵所筑，因名。”

注 索隐韦昭云：“县名，属淮阳，后属陈。夏音更雅反。”

二年，汉王东略地，塞王欣、翟王翳、河南王申阳皆降。韩王昌不听，使韩信击破之。于是置陇西、北地、上郡、渭南、河上、中地郡；关外置河南郡。更立韩太尉信为韩王。诸将以万人若以一郡降者，封万户。缮治河上塞。诸故秦苑囿园池，皆令人得田之，正月，虏雍王弟章平。大赦罪人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后曰京兆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冯翊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扶风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十月，汉王至陕。”

注 集解晋灼曰：“晁错传秦时北攻胡，筑河上塞。”

汉王之出关至陕，抚关外父老，还，张耳来见，汉王厚遇之。

二月，令除秦社稷，更立汉社稷。

三月，汉王从临晋渡，魏王豹将兵从。下河内，虏殷王，置河内郡。南渡平阴津，至雒阳。新城三老董公遮说汉王以义帝死故。汉王闻之，袒而大哭。遂为义帝发丧，临三日。发使者告诸侯曰：“天下共立义帝，北面事之。”

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，大逆无道。寡人亲为发丧，诸侯皆缟素。悉发关内兵，收三河士，南浮江汉以下，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。”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洛州伊阙县在州南七十里，本汉新城也。隋文帝改新城为伊阙，取伊阙山为名也。”

注 正义百官表云：“十里一亭，亭有长。十亭一乡，乡有三老，三老掌教化。”

皆秦制也。又乐产云：“横道自言曰遮。”楚汉春秋云：“董公八十二，遂封为成侯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袒亦如礼袒踊。”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河南、河东、河内。”

注 正义南收三河士，发关内兵，从雍州入子午道，至汉中，历汉水而下，从是东行，至徐州，击楚。

是时项王北击齐，田荣与战城阳。田荣败，走平原，平原民杀之。齐皆降楚。楚因焚烧其城郭，系虏其子女。齐人叛

之。田荣弟横立荣子广为齐王，齐王反楚城阳。项羽虽闻汉东，既已连齐兵，欲遂破之而击汉。汉王以故得劫五诸侯兵，遂入彭城。项羽闻之，乃引兵去齐，从鲁出胡陵，至萧，与汉大战彭城灵壁东睢水上，大破汉军，多杀士卒，睢水为之不流。乃取汉王父母妻子于沛，置之军中以为质。当是时，诸侯见楚强汉败，还皆去汉复为楚。

塞王欣亡入楚。

注 正义德州平原县是。

注 正义兖州曲阜也。

注 正义地理志云胡陵在山阳郡。

注 正义徐州萧县。

注 正义在徐州符离县西北九十里。

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，居下邑。汉王从之，稍收士卒，军砀。汉王乃西过梁地，至虞。使谒者随何之九江王布所，曰：“公能令布举兵叛楚，项羽必留击之。得留数月，吾取天下必矣。”随何往说九江王布，布果背楚。楚使龙且往击之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梁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梁。”

汉王之败彭城而西，行使人求家室，家室亦亡，不相得。败后乃独得孝惠，六月，立为太子，大赦罪人。令太子守栎阳，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阳为卫。引水灌废丘，废丘降，章邯自杀。更名废丘为槐里。于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，以时祀之。兴关内卒乘塞。

注 集解李奇曰：“乘，守也。”

是时九江王布与龙且战，不胜，与随何闲行归汉。汉王稍收士卒，与诸将及关中卒益出，是以兵大振荥阳，破楚京、索闲。

三年，魏王豹谒归视亲疾，至即绝河津，反为楚。汉王使酈生说豹，豹不听。

汉王遣将军韩信击，大破之，虏豹。遂定魏地，置三郡，曰河东、太原、上党。汉王乃令张耳与韩信遂东下井陘击赵，斩陈余、赵王歇。其明年，立张耳为赵王。

注 正义今蒲州也。

注 正义今并州。

注 正义今潞州。

汉王军荥阳南，筑甬道属之河，以取敖仓。与项羽相距岁余。项羽数侵夺汉甬道，汉军乏食，遂围汉王。汉王请和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。项王不听。汉王患之，乃用陈平之计，予陈平金四万斤，以闲疏楚君臣。于是项羽乃疑亚父。亚父是时劝项羽遂下荥阳，及其见疑，乃怒，辞老，愿赐骸骨归卒伍，未至彭城而死。

注 正义甬音勇。韦昭云：“起土筑墙，中闲为道。”应劭云：“恐敌抄辎重，故筑垣墙如街巷。”

注 正义孟康云：“敖，地名，在荥阳西北，山上临河有大仓。”太康地理志云：“秦建敖仓于成皋。”

汉军绝食，乃夜出女子东门二千余人，被甲，楚因四面击之。将军纪信乃乘王驾，诈为汉王，诳楚，楚皆呼万岁，之城东观，以故汉王得与数十骑出西门遁。

令御史大夫周苛、魏豹、枞公守荥阳。诸将卒不能从者，

尽在城中。周苛、枞公相谓曰：“反国之王，难与守城。”因杀魏豹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案月表，三年七月，王出荥阳。八月，杀魏豹。而又云四年三月，周苛死。四月，魏豹死。二者不同。项羽杀纪信、周苛、枞公，皆是三年中。”

汉王之出荥阳入关，收兵欲复东。袁生说汉王曰：“汉与楚相距荥阳数岁，汉常困。愿君王出武关，项羽必引兵南走，王深壁，令荥阳成皋闲且得休。使韩信等辑河北赵地，连燕齐，君王乃复走荥阳，未晚也。如此，则楚所备者多，力分，汉得休，复与之战，破楚必矣。”汉王从其计，出军宛叶闲，与黥布行收兵。

注 正义宛，于元反。叶，式涉反。宛，邓州县也。叶，汝州县。水经注云：

“本楚惠王封诸梁子兼，号曰叶城，即子高之故邑也。”

项羽闻汉王在宛，果引兵南。汉王坚壁不与战。是时彭越渡睢水，与项声、薛公战下邳，彭越大破楚军。项羽乃引兵东击彭越。汉王亦引兵北军成皋。项羽已破走彭越，闻汉王复军成皋，乃复引兵西，拔荥阳，诛周苛、枞公，而虏韩王信，遂围成皋。

汉王跳，独与滕公共车出成皋玉门，北渡河，驰宿修武。自称使者，晨驰入张耳、韩信壁，而夺之军。乃使张耳北益收兵赵地，使韩信东击齐。

汉王得韩信军，则复振。引兵临河，南飡军小修武南，欲复战。郎中郑忠乃说止汉王，使高垒深堑，勿与战。汉王听其计，使卢绾、刘贾将卒二万人，骑数百，渡白马津，入

楚地，与彭越复击破楚军燕郭西，遂复下梁地十余城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音逃。”索隐如淳曰：“跳，走也。”晋灼按：刘泽传“跳驱至长安”。说文音徒调反，通俗文云“超通为跳”。

注 索隐夏侯婴为滕令，故曰滕公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项羽纪云北门名玉门。”

注 集解晋灼曰：“在大修武城东。”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绾音以绳绾结物之‘绾’。”

注 索隐即黎阳津也。南界东郡白马县。

注 索隐故南燕国也。在东郡，秦以为县。

淮阴已受命东，未渡平原。汉王使酈生往说齐王田广，广叛楚，与汉和，共击项羽。韩信用蒯通计，遂袭破齐。齐王烹酈生，东走高密。项羽闻韩信已举河北兵破齐、赵，且欲击楚，则使龙且、周兰往击之。韩信与战，骑将灌婴击，大破楚军，杀龙且。齐王广确彭越。当此时，彭越将兵居梁地，往来苦楚兵，绝其粮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筒’。”

四年，项羽乃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曰：“谨守成皋。若汉挑战，慎勿与战，无令得东而已。我十五日必定梁地，复从将军。”乃行击陈留、外黄、睢阳，下之。汉果数挑楚军，楚军不出，使人辱之五六日，大司马怒，度兵汜水。士卒半渡，汉击之，大破楚军，尽得楚国金玉货赂。大司马咎、长史欣皆自刭汜水上。项羽至睢阳，闻海春侯破，乃引兵还。汉军方围钟离昧于荥阳东，项羽至，尽走险阻。

注 正义挑，田吊反。下同。

注 正义汜音祀，在成皋故城东。

韩信已破齐，使人言曰：“齐边楚，权轻，不为假王，恐不能安齐。”汉王欲攻之。留侯曰：“不如因而立之，使自为守。”乃遣张良操印绶立韩信为齐王。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边，近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三月。”

项羽闻龙且军破，则恐，使盱台人武涉往说韩信。韩信不听。

楚汉久相持未决，丁壮苦军旅，老弱罢转饷。汉王项羽相与临广武之闲而语。

项羽欲与汉王独身挑战。汉王数项羽曰：“始与项羽俱受命怀王，曰先入定关中者王之，项羽负约，王我于蜀汉，罪一。秦项羽矫杀卿子冠军而自尊，罪二。项羽已救赵，当还报，而擅劫诸侯兵入关，罪三。怀王约入秦无暴掠，项羽烧秦宫室，掘始皇帝冢，私收其财物，罪四。又强杀秦降王子婴，罪五。

诈坑秦子弟新安二十万，王其将，罪六。项羽皆王诸将善地，而徙逐故主，令臣下争叛逆，罪七。项羽出逐义帝彭城，自都之，夺韩王地，并王梁楚，多自予，罪八。项羽使人阴弑义帝江南，罪九。夫为人臣而弑其主，杀已降，为政不平，主约不信，天下所不容，大逆无道，罪十也。吾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，使刑余罪人击杀项羽，何苦乃与公挑战！”项羽大怒，伏弩射中汉王。汉王伤匈，乃扞足曰：“虏中吾指！”汉王病创卧，张良强请汉王起行劳军，以安士卒，毋令楚乘胜于汉。

汉王出行军，病甚，因驰入成皋。

注 索隐负音佩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卿，一作‘庆’。”索隐韦昭云：“宋义之号。”如淳曰：

“卿者，大夫之尊；子者，子男之爵；冠军，人之首也。尊宋义，故加此号。”

注 索隐谓章邯等。

注 索隐谓田市、赵歇、韩广之属。

注 索隐扞，摸也。中匈而扞足者，盖以矢初中痛闷，不知所在故尔。或者中匈而扞足，权以安士卒之心也。

注 正义行，寒孟反。

注 索隐按：三辅故事曰“楚汉相距于京索闲六年，身被大创十二，矢石通中过者有四”。言汉王病创也。

病愈，西入关，至栎阳，存问父老，置酒，臬故塞王欣头栎阳市。留四日，复如军，军广武。关中兵益出。

注 索隐臬，县首于木也。欣自刳于汜水上，令臬之于栎阳者，以旧都，故臬以示之也。

当此时，彭越将兵居梁地，往来苦楚兵，绝其粮食。田横往从之。项羽数击彭越等，齐王信又进击楚。项羽恐，乃与汉王约，中分天下，割鸿沟而西者为汉，鸿沟而东者为楚。项王归汉王父母妻子，军中皆呼万岁，乃归而别去。

注 索隐应劭云：“在荥阳东南三十里，盖引河东南入淮泗也。”张华云：“一渠东南流，经浚仪，是始皇所凿，引河灌大梁，谓之鸿沟。一渠东经阳武南，为官渡水。”北征记云

中牟台下临汴水，是为官渡水也。

项羽解而东归。汉王欲引而西归，用留侯、陈平计，乃进兵追项羽，至阳夏南止军，与齐王信、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。至固陵，不会。楚击汉军，大破之。汉王复入壁，深堑而守之。用张良计，于是韩信、彭越皆往。及刘贾入楚地，围寿春，汉王败固陵，乃使使者召大司马周殷举九江兵而迎（之）武王，行屠城父，随（何）刘贾、齐梁诸侯皆大会垓下。立武王布为淮南王。

注 正义今寿州。

注 集解晋灼曰：“即固始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周殷以兵随刘贾。”

注 正义父音甫，今亳州县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七月。”

五年，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，与项羽决胜垓下。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，孔将军居左，费将军居右，皇帝在后，绛侯、柴将军在皇帝后。项羽之卒可十万。

淮阴先合，不利，却。孔将军、费将军纵，楚兵不利，淮阴侯复乘之，大败垓下。项羽卒闻汉军之楚歌，以为汉尽得楚地，项羽乃败而走，是以兵大败。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，斩首八万，遂略定楚地。鲁为楚坚守不下。汉王引诸侯兵北，示鲁父老项羽头，鲁乃降。遂以鲁公号葬项羽谷城。还至定陶，驰入齐王壁，夺其军。

注 正义二人韩信将也。纵兵击项羽也。以“纵”字为绝句。孔将军，蓼侯孔熙。费将军，费侯陈贺也。

注 正义复，扶富反。乘犹登也，进也。

注 索隐应劭云：“今鸡鸣歌也。”颜游秦云：“楚歌犹吴讴也。”按：高祖令戚夫人楚舞，自为楚歌，是楚人之歌声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十二月。”

正月，诸侯及将相相与共请尊汉王为皇帝。汉王曰：“吾闻帝贤者有也，空言虚语，非所守也，吾不敢当帝位。”髡臣皆曰：“大王起微细，诛暴逆，平定四海，有功者辄裂地而封为王侯。大王不尊号，皆疑不信。臣等以死守之。”汉王三让，不得已，曰：“诸君必以为便，便国家。”甲午，乃即皇帝位泛水之阳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二月甲午。”

注 集解蔡邕曰：“上古天子称皇，其次称帝，其次称王。秦承三王之末，为汉驱除，自以德兼三皇、五帝，故并以为号。汉高祖受命，功德宜之，因而不改。”正义泛音敷剑反。括地志云：“高祖即位坛在曹州济阴县界。张晏曰‘泛水在济阴界，取其泛爱弘大而润下’。”

皇帝曰义帝无后。齐王韩信习楚风俗，徙为楚王，都下邳。立建成侯彭越为梁王，都定陶。故韩王信为韩王，都阳翟。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，都临湘。番君之将梅鋗有功，从入武关，故德番君。淮南王布、燕王臧荼、赵王敖皆如故。

注 正义音被悲反，泗州下邳县是，楚王韩信之都。

注 正义曹州济阴县城是，梁王彭越之都。

注 正义洛州阳翟县是，韩王信之都。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潭州长沙县，本汉临湘县，长沙王

吴芮都之。芮墓在长沙县北四里。”

天下大定。高祖都雒阳，诸侯皆臣属。故临江王驩为项羽叛汉，令卢绾、刘贾围之，不下。数月而降，杀之雒阳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尉’。”

五月，兵皆罢归家。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，其归者复之六岁，食之一岁。

注 正义食音寺。

高祖置酒雒阳南宫。高祖曰：“列侯诸将无敢隐朕，皆言其情。吾所以有天下者何？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？”高起、王陵对曰：“陛下慢而侮人，项羽仁而爱人。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，所降下者因以予之，与天下同利也。项羽妒贤嫉能，有功者害之，贤者疑之，战胜而不予人功，得地而不予人利，此所以失天下也。”高祖曰：“公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夫运筹策帷帐之中，决胜于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。镇国家，抚百姓，给馈饷，不绝粮道，吾不如萧何。连百万之军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吾不如韩信。此三者，皆人杰也，吾能用之，此吾所以取天下也。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，此其所以为我擒也。”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南宫在雒州雒阳县东北二十六里洛阳故城中。舆地志云秦时已有南北宫。”

注 集解孟康曰：“姓高，名起。”瓚曰：“汉帝年纪高帝时有信平侯臣陵、都武侯臣起。魏相丙吉奏事高帝时奏事有将军臣陵、臣起。”

高祖欲长都雒阳，齐人刘敬说，乃留侯劝上入都关中，高祖是日驾，入都关中。

六月，大赦天下。

十月，燕王臧荼反，攻下代地。高祖自将击之，得燕王臧荼。即立太尉卢绾为燕王。使丞相哙将兵攻代。

其秋，利几反，高祖自将兵击之，利几走。利几者，项氏之将。项氏败，利几为陈公，不随项羽，亡降高祖，高祖侯之颍川。高祖至雒阳，举通侯籍召之，而利几恐，故反。

注 正义几音机。姓名也。项羽之将，为陈县令，降汉。高帝征诸侯，利几恐，故反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得在通侯之籍。”

六年，高祖五日一朝太公，如家人父子礼。太公家令说太公曰：“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。今高祖虽子，人主也；太公虽父，人臣也。柰何令人主拜人臣！如此，则威重不行。”后高祖朝，太公拥篲，迎门却行。高祖大惊，下扶太公。

太公曰：“帝，人主也，柰何以我乱天下法！”于是高祖乃尊太公为太上皇。心善家令言，赐金五百斤。

注 集解李奇曰：“为恭也。如今卒持帚者也。”

注 集解蔡邕曰：“不言帝，非天子也。”索隐按：蔡邕云“不言帝，非天子也”。又按：本纪秦始皇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，已有故事矣。盖太上者，无上也。

皇者德大于帝，欲尊其父，故号曰太上皇也。

注 索隐颜氏按：荀悦云“故虽天子必有尊也，无父犹设三老，况其存乎？”

家令之言过矣”。晋刘宝云“善其发悟己心，因得尊崇父号也”。

十二月，人有上变事告楚王信谋反，上问左右，左右争欲

击之。用陈平计，乃伪游云梦，会诸侯于陈，楚王信迎，即因执之。是日，大赦天下。田肯贺，因说高祖曰：“陛下得韩信，又治秦中。秦，形胜之国，带河山之险，县隔千里，持戟百万，秦得百二焉。地埶便利，其以下兵于诸侯，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。夫齐，东有琅邪、即墨之饶，南有泰山之固，西有浊河之限，北有勃海之利。地方二千里，持戟百万，县隔千里之外，齐得十二焉。故此东西秦也。非亲子弟，莫可使王齐矣。”高祖曰：“善。”赐黄金五百斤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在南郡华容县。”

注 索隐汉纪及汉书作“宵”，刘显云相传作“肯”也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时山东人谓关中为秦中。”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秦地带山河，得形势之胜便者。”索隐韦昭云：“地形险固，故能胜人也。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河山之险，与诸侯相县隔，地绝千里，所以能禽诸侯者，得天下之利百二也。”李斐曰：“河山之险，由地势高，顺流而下易，故天下于秦悬隔千里，持戟百万，秦得百二焉。”苏林曰：“得百中之二焉。秦地险固，二万人足当诸侯百万人也。”索隐服虔云：“谓函谷关去长安千里为县隔。”按：

文以河山险固形胜，其势如隔千里也。苏林曰：“百二，百中之二，二十万人也。”

虞喜云：“百二者，得百之二。言诸侯持戟百万，秦地险固，一倍于天下，故云得百二焉，言倍之也，盖言秦兵当二百万也。‘齐得十二’亦如之，故为东西秦，言势相敌，但立文相避，故云十二。言余诸侯十万，齐地形胜亦倍于他国，当二十万人也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瓠，盛水瓶也。居高屋之上而幡瓠水，言其向下之势易也。

建音蹇。”晋灼曰：“许慎曰瓠，瓮似瓶者。”

注 集解晋灼曰：“齐西有平原。河水东北过高唐，高唐即平原也。孟津号黄河故曰浊河。”

注 索隐崔浩云：“勃，旁跌也。旁跌出者，横在济北，故齐都赋云海旁出为勃，名曰勃海郡。”

注 索隐以言齐境阔不啻千里，故云“之外”也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齐得十之二，故齐愍王称东帝。后复归之，卒为秦所灭者，利钝之势异也。”李斐曰：“齐有山河之限，地方二千里，是与天下县隔也。

设有持戟百万之觶，齐得十中之二焉。百万十分之二，亦二十万也。但文相避耳。故言东西秦，其势亦敌也。”苏林曰：“十二，得十中之二，二十万人当百万。言齐虽固，不如秦二万乃当百万。”

后十余日，封韩信为淮阴侯，分其地为二国。高祖曰将军刘贾数有功，以为荆王，王淮东。弟交为楚王，王淮西。子肥为齐王，王七十余城，民能齐言者皆属齐。乃论功，与诸列侯剖符行封。徙韩王信太原。

注 索隐乃王吴地，在淮东也。姚察按：虞喜云“总言吴，别言荆者，以山命国也。今西南有荆山，在阳羨界。贾封吴地而号荆王，指取此义”。太康地理志阳羨县本名荆溪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此言时民流移，故使齐言者还齐也。”正义按：言齐国形胜次于秦中，故封子肥七十余城，近齐城邑，能齐言者咸割属齐。亲子，故大其都也。孟说恐非。

注 索隐信初都阳翟也。

七年，匈奴攻韩王信马邑，信因与谋反太原。白土曼丘臣、王黄立故赵将赵利为王以反，高祖自往击之。会天寒，士卒堕指者什二三，遂至平城。匈奴围我平城，七日而后罢去。令樊噲止定代地。立兄刘仲为代王。

注 正义搜神记云：“昔秦人筑城于武周塞以备胡，城将成而崩者数矣。有马驰走，周旋反复，父老异之，因依以筑城，乃不崩，遂名马邑。”括地志云：“朔州城，汉鴈门，即马邑县城也。攻韩信于马邑，即此城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上郡。”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朔州定襄县，本汉平城县。县东北三十里有白登山，山上有台，名曰白登台。汉书匈奴传云〔蹋〕〔冒〕顿围高帝于白登七日，即此也。服虔曰‘白登，台名，去平城七里’。李穆叔赵记云‘平城东七里有土山，高百余尺，方十余里。’亦谓此也。”

二月，高祖自平城过赵、賂阳，至长安。长乐宫成，丞相已下徙治长安。

注 索隐按：汉仪注高祖六年，更名咸阳曰长安。三辅旧事扶风渭城，本咸阳地，高帝为新城，七年属长安也。

八年，高祖东击韩王信余反寇于东垣。

注 集解地理志：东垣，高帝更名曰真定。

萧丞相营作未央宫，立东阙、北阙、前殿、武库、太仓。高祖还，见宫阙壮甚，怒，谓萧何曰：“天下匈匈苦战数岁，成败未可知，是何治宫室过度也？”萧何曰：“天下方未定，故可因遂就宫室。且夫天子四海为家，非壮丽无以重威，

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。”

高祖乃说。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未央宫在雍州长安县西北十里长安故城中。”颜师古云：

“未央殿虽南向，而当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诣北阙，公车司马亦在北焉。是则以北阙为正门，而又有东门、东阙，至于西南两面，无门阙矣。萧何初立未央宫，以厌胜之术理宜然乎？”按：北阙为正者，盖象秦作前殿，渡渭水属之咸阳，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。

注 集解关中记曰：“东有苍龙阙，北有玄武阙，玄武所谓北阙。”索隐东阙名苍龙，北阙名玄武，无西南二阙者，盖萧何以厌胜之法故不立也。说文云“阙，门观也”。高三十丈。秦家旧处皆在渭北，而立东阙北阙，盖取其便也。

高祖之东垣，过柏人，赵相贯高等谋弑高祖，高祖心动，因不留。代王刘仲弃国亡，自归雒阳，废以为合阳侯。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县西北十二里。汉柏人属赵国。”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合阳故城在同州河西县三里。魏文侯十七年，攻秦至郑而还筑，在合水之阳也。”

九年，赵相贯高等事发觉，夷三族。废赵王敖为宣平侯。是岁，徙贵族楚昭、屈、景、怀、齐田氏关中。

未央宫成。高祖大朝诸侯羈臣，置酒未央前殿。高祖奉玉卮，起为太上皇寿，曰：

“始大人常以臣无赖，不能治产业，不如仲力。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？”

殿上髡臣皆呼万岁，大笑为乐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乡饮酒礼器也，受四升。”

注 集解晋灼曰：“许慎曰‘赖，利也’。无利入于家也。或曰江淮之闲谓小儿多狡猾为‘无赖’。”

十年十月，淮南王黥布、梁王彭越、燕王卢绾、荆王刘贾、楚王刘交、齐王刘肥、长沙王吴芮皆来朝长乐宫。 春夏无事。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秦栎阳故宫在雍州栎阳县北三十五里，秦献公所造。三辅黄图云高祖都长安，未有宫室，居栎阳宫也。”

七月，太上皇崩栎阳宫。楚王、梁王皆来送葬。 赦栎阳囚。更命郿邑曰新丰。

注 集解汉书云：“葬万年。”

注 正义丽邑，丽音力知反。括地志云：“新丰故城在雍州新丰县西南四里，汉新丰宫也。太上皇时凄怆不乐，高祖窃因左右问故，答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，酤酒卖饼，弃鸡蹴鞠，以此为欢，今皆无此，故不乐。高祖乃作新丰，徙诸故人实之，太上皇乃悦。”按：前于丽邑筑城寺，徙其民实之，未改其名，太上皇崩后，命曰新丰。

八月，赵相国陈豨 反代地。上曰：“豨尝为吾使，甚有信。代地吾所急也，故封豨为列侯，以相国守代，今乃与王黄等劫掠代地！代地吏民非有罪也。

其赦代吏民。”九月，上自东往击之。至邯郸，上喜曰：“豨不南据邯郸而阻漳水，吾知其无能为也。”

闻豨将皆故贾人也，上曰：“吾知所以与之。”乃多以金

啖豨将，豨将多降者。

注 集解邓展曰：“东海人名猪曰豨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豨攻定臧荼有功，封阳夏侯。”

十一年，高祖在邯郸诛豨等未毕，豨将侯敞将万余人游行，王黄军曲逆，张春渡河击聊城。汉使将军郭蒙与齐将击，大破之。太尉周勃道太原入，定代地。至马邑，马邑不下，即攻残之。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今中山蒲阴是。”

注 正义陈豨将也。又刘伯庄云“彼时聊城在黄河之东，王莽时干，今浊河西北也”。今在博州西北。深丘道里记云“王莽元城人，居近河侧，祖父坟墓为水所冲，引河入深川，此王莽河因枯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平原。”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故聊城在博州聊城县西二十里。春秋时齐之西界。聊，摄也。战国时亦为齐地。秦汉皆为东郡之聊城也。”

注 集解汉书百官表曰：“太尉，秦官。”应劭曰：“自上安下曰尉，武官悉以为称。”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道犹从。”

豨将赵利守东垣，高祖攻之，不下。月余，卒骂高祖，高祖怒。城降，令出骂者斩之，不骂者原之。于是乃分赵山北，立子恒以为代王，都晋阳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文纪言都中都。又文帝过太原，复晋阳、中都二岁，似迁都于中都也。”

春，淮阴侯韩信谋反关中，夷三族。

夏，梁王彭越谋反，废迁蜀；复欲反，遂夷三族。立子恢为梁王，子友为淮阳王。

秋七月，淮南王黥布反，东并荆王刘贾地，北渡淮，楚王交走入薛。高祖自往击之。立子长为淮南王。

十二年，十月，高祖已击布军会甄，布走，令别将追之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蕲县西。” 骊案：汉书音义曰“会音佺保，邑名，甄音直伪反”。索隐上音鲩，下音丈伪反，地名也。汉书作“缶”，音作保，非也。

高祖还归，过沛，留。置酒沛宫，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，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，教之歌。酒酣，高祖击筑，自为歌诗曰：“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！”令儿皆和习之。高祖乃起舞，慷慨伤怀，泣数行下。谓沛父兄曰：“游子悲故乡。吾虽都关中，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。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，遂有天下，其以沛为朕汤沐邑，复其民，世世无有所与。”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驩，道旧故为笑乐。十余日，高祖欲去，沛父兄固请留高祖。高祖曰：“吾人觴多，父兄不能给。”乃去。

沛中空县皆之邑西献。高祖复留止，张饮三日。沛父兄皆顿首曰：“沛幸得复，丰未复，唯陛下哀怜之。”高祖曰：“丰吾所生长，极不忘耳，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。”沛父兄固请，乃并复丰，比沛。于是拜沛侯刘濞为吴王。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沛宫故地在徐州沛县东南二十里一步。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不醒不醉曰酣。一曰酣，洽也。”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筑，古乐，有弦，击之不鼓。” 正义

音竹。应劭云：“状似瑟而大，头安弦，以竹击之，故名曰筑。”
颜师古云：“今筑形似瑟而小，细项。”

注 集解风俗通义曰：“汉书注，沛人语初发声皆言其”
其者，楚言也。

高祖始登位，教令言‘其’，后以为常耳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献牛酒。”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张，帷帐。”正义音张亮反。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凵音帛。”

汉将别击布军洮水南北，皆大破之，追得斩布鄱阳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洮音道，在江淮闲。”

樊哙别将兵定代，斩陈豨当城。

注 索隐代之县名也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当城在朔州定襄县界。土地十三州记云‘当城在高柳东八十里，县当常山，故曰当城’。”

十一月，高祖自布军至长安。十二月，高祖曰：“秦始皇帝、楚隐王 陈涉、魏安厘王、齐缙王、赵悼襄王 皆绝无后，予守頄各十家，秦皇帝二十家，魏公子无忌五家。”赦代地吏民为陈豨、赵利所劫掠者，皆赦之。陈豨降将言豨反时，燕王卢绾使人之豨所，与阴谋。上使辟阳侯迎绾，绾称病。辟阳侯归，具言绾反有端矣。二月，使樊哙、周勃将兵击燕王绾，赦燕吏民与反者。立皇子建为燕王。

注 索隐系家作“幽王”，名择，负刍之兄。

注 索隐史阙名。昭王之子，王假之祖也。

注 索隐名地，宣王子，王建祖。

注 索隐名偃，孝成王丹之子，幽王迁之父也。

注 正义审食其也。括地志云：“辟阳故城在冀州信都县西三十五里，汉旧县。”

高祖击布时，为流矢所中，行道病。病甚，吕后迎良医，医入见，高祖问医，医曰：“病可治。”于是高祖嫚骂之曰：“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，此非天命乎？命乃在天，虽扁鹊何益！”遂不使治病，赐金五十斤罢之。已而吕后问：“陛下百岁后，萧相国即死，令谁代之？”上曰：“曹参可。”问其次，上曰：“王陵可。然陵少戆，陈平可以助之。”

陈平智有余，然难以独任。周勃重厚少文，然安刘氏者必勃也，可令为太尉。”

吕后复问其次，上曰：“此后亦非而所知也。”

卢绾与数千骑居塞下候伺，幸上病愈自入谢。

四月甲辰，高祖崩长乐宫。四日不发丧。吕后与审食其谋曰：“诸将与帝为编户民，今北面为臣，此常快快，今乃事少主，非尽族是，天下不安。”人或闻之，语酈将军。酈将军往见审食其，曰：“吾闻帝已崩，四日不发丧，欲诛诸将。诚如此，天下危矣。陈平、灌婴将十万守荥阳，樊哙、周勃将二十万定燕、代，此闻帝崩，诸将皆诛，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。大臣内叛，诸侯外反，亡可翘足而待也。”审食其入言之，乃以丁未发丧，大赦天下。

注 集解皇甫谧曰：“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，至汉十二年，年六十二。”

注 集解汉书曰酈商，卢绾闻高祖崩，遂亡入匈奴。

丙寅，葬。己巳，立太子，至太上皇庙。髡臣皆曰：“高祖起微细，拨乱世反之正，平定天下，为汉太祖，功最

高。”上尊号为高皇帝。太子袭号为皇帝，孝惠帝也。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，以岁时祠。

注 集解徐广曰五月。

注 正义丙寅葬，后四日至己巳，即立太子为帝。有本脱“己”字者，妄引汉书云“己下”者，非。

注 正义三辅黄图云：“太上皇庙在长安城香室南，冯翊府北。”括地志云：

“汉太上皇庙在雍州长安县西北长安故城中酒池之北，高帝庙北。高帝庙亦在故城中也。”

及孝惠五年，思高祖之悲乐沛，以沛宫为高祖原庙。高祖所教歌儿百二十人，皆令为吹乐，后有缺，辄补之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光武纪云‘上幸丰，祠高祖于原庙’。”
驷案：谓“原”者，再也。先既已立庙，今又再立，故谓之原庙。

高帝八男：长庶齐悼惠王肥；次孝惠，吕后子；次戚夫人子赵隐王如意；次代王恒，已立为孝文帝，薄太后子；次梁王恢，吕太后时徙为赵共王；次淮阳王友，吕太后时徙为赵幽王；次淮南厉王长；次燕王建。

太史公曰：夏之政忠。忠之敝，小人以野，故殷人承之以敬。敬之敝，小人以鬼，故周人承之以文。文之敝，小人以僿，故救僿莫若以忠。三王之道若循环，终而复始。周秦之闲，可谓文敝矣。秦政不改，反酷刑法，岂不缪乎？故汉兴，承敝易变，使人不倦，得天统矣。朝以十月。车服黄屋左纛。葬长陵。

注 集解郑玄曰：“忠，质厚也。野，少礼节也。”

注 集解郑玄曰：“多威仪，如事鬼神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薄’。” 骊案：史记音隐曰“僂音西志反”。郑玄曰“文，尊卑之差也。薄，苟习文法，无悃诚也”。索隐郑音先代反，邹本作“薄”，音扶各反，本一作“僂”，而徐广云一作“薄”，是本互不同也。然此语本出子思子，见今礼表记，作“薄”，故郑玄注云“文，尊卑之差也。薄，苟习文法，不悃诚也”。裴又引音隐云“僂音先志反”，僂塞声相近故也。盖僂犹薄之义也。

注 集解郑玄曰：“复反始。”

注 集解皇甫谧曰：“长陵山东西广百二十步，高十三丈，在渭水北，去长安城三十五里。”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长陵在雍州咸阳县东三十里。”

【索隐述赞】高祖初起，始自徒中。言从泗上，即号沛公。啸命豪杰，奋发材雄。彤云郁砀，素灵告丰。龙变星聚，蛇分径空。项氏主命，负约弃功。王我巴蜀，实愤于衷。三秦既北，五兵遂东。泛水即位，咸阳筑宫。威加四海，还歌大风。

史记卷九 本纪九

吕太后本纪

吕太后者，高祖微时妃也，生孝惠帝、女鲁元太后。及高祖为汉王，得定陶戚姬，爱幸，生赵隐王如意。孝惠为人仁弱，高祖以为不类我，常欲废太子，立戚姬子如意，如意类我。戚姬幸，常从上之关东，日夜啼泣，欲立其子代太子。吕后年长，常留守，希见上，益疏。如意立为赵王后，几代太子者数矣，赖大臣争之，及留侯策，太子得毋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吕后父吕公，汉元年为临泗侯，四年卒，高后元年追谥曰吕宣王。”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讳雉。”索隐讳雉，字娥姁也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讳盈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姬音怡，觶妾之总称也。汉官仪曰‘姬妾数百’。”苏林曰：“清河国有妃里，而题门作‘姬’。”瓚曰：“汉秩禄令及茂陵书姬，内官也，秩比二千石，位次下，在七子、八子之上。”索隐如淳音怡，非也。茂陵书曰“姬是内官”，是矣，然官号及妇人通称姬者，姬，周之姓，所以左传称伯姬、叔姬，以言天子之宗女，贵于他姓，故遂以姬为妇人美号。故诗曰“虽有姬姜，不黳鵲”是也。

注 索隐上其纪反，又音祈也。

注 索隐张良、叔孙通等。

注 索隐令太子卑词安车，以迎四皓也。

吕后为人刚毅，佐高祖定天下，所诛大臣多吕后力。吕后兄二人，皆为将。长兄周吕侯 死事，封其子吕台 为酈侯，子产为交侯； 次兄吕释之为建成侯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名泽，高祖八年卒，谥令武侯，追谥曰悼武王。”

注 索隐郑氏、邹诞并音怡，苏林音胎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酈，一作‘酈’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台弟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惠帝二年卒，谥康王。”

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，崩长乐宫，太子袭号为帝。是时高祖八子：长男肥，孝惠兄也，异母， 肥为齐王；余皆孝惠弟，戚姬子如意为赵王，薄夫人子恒为代王，诸姬子子恢为梁王，子友为淮阳王，子长为淮南王，子建为燕王。高祖弟交为楚王，兄子濞为吴王。非刘氏功臣番君吴芮子臣为长沙王。

注 索隐母曰曹姬也。

吕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赵王，乃令永巷 囚戚夫人，而召赵王。使者三反，赵相建平侯周昌谓使者曰：“高帝属臣赵王，赵王年少。窃闻太后怨戚夫人，欲召赵王并诛之，臣不敢遣王。王且亦病，不能奉诏。”吕后大怒，乃使人召赵相。赵相征至长安，乃使人复召赵王。王来，未到。孝惠帝慈仁，知太后怒，自迎赵王霸上，与入宫，自挟与赵王起居饮食。太后欲杀之，不得闲。孝惠元年十二月，帝晨出射。赵王少，不能蚤起。太后闻其独居，使人持酖饮之。 儻明，孝惠还， 赵王已死。

于是乃徙淮阳王友为赵王。夏，诏赐酈侯父追谥为令武侯。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，去眼，辉耳，饮瘖药，使居厕中，命曰“人彘”。居数日，乃召孝惠帝观人彘。孝惠见，问，乃知其戚夫人，乃大哭，因病，岁余不能起。使人请太后曰：“此非人所为。臣为太后子，终不能治天下。”

孝惠以此日饮为淫乐，不听政，故有病也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列女传云周宣王姜后脱簪珥待罪永巷，后改为掖庭。”索隐永巷，别宫名，有长巷，故名之也。后改为掖庭。按：韦昭云以为在掖门内，故谓之掖庭也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酖鸟食蝮，以其羽画酒中，饮之立死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儻犹比也。诸言儻明者，将明之时。”

注 索隐令音龄。

二年，楚元王、齐悼惠王皆来朝。十月，孝惠与齐王燕饮太后前，孝惠以为齐王兄，置上坐，如家人之礼。太后怒，乃令酌两卮酖，置前，令齐王起为寿。

齐王起，孝惠亦起，取卮欲俱为寿。太后乃恐，自起泛孝惠卮。齐王怪之，因不敢饮，详醉去。问，知其酖，齐王恐，自以为不得脱长安，忧。齐内史士说王曰：“太后独有孝惠与鲁元公主。今王有七十余城，而公主乃食数城。”

王诚以一郡上太后，为公主汤沐邑，太后必喜，王必无忧。”于是齐王乃上城阳之郡，尊公主为王太后。吕后喜，许之。乃置酒齐邸，乐饮，罢，归齐王。三年，方筑长安城，四年就半，五年六年城就。诸侯来会。十月朝贺。

注 索隐音捧泛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出’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公羊传曰‘天子嫁女于诸侯，必使诸侯同姓者主之’，故谓之公主。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国，皇后、公主所食曰邑，诸侯王女曰公主。”

苏林曰：“公，五等尊爵也。春秋听臣子以称君父，妇人称主，有‘主孟啖我’之比，故云公主。”瓚曰：“天子女虽食汤沐之邑，不君其民。”索隐啖音徒滥反。按：主是谓里克妻，即优施之语，事见国语。孟者，且也，言且啖我物，我教汝妇事夫之道。此即妇人称主之意耳。比音必二反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张敖子偃为鲁王，故公主得为太后。”

注 正义汉法，诸侯各起邸第于京师。

注 索隐按：汉宫阙疏“四年筑东面，五年筑北面”。汉旧仪“城方六十三里，经纬各十二里”。三辅旧事云“城形似北斗”也。

七年秋八月戊寅，孝惠帝崩。发丧，太后哭，泣不下。留侯子张辟强为侍中，年十五，谓丞相曰：“太后独有孝惠，今崩，哭不悲，君知其解乎？”

丞相曰：“何解？”辟强曰：“帝毋壮子，太后畏君等。君今请拜吕台、吕产、吕禄为将，将兵居南北军，及诸吕皆入宫，居中用事，如此则太后心安，君等幸得脱祸矣。”丞相乃如辟强计。太后说，其哭乃哀。吕氏权由此起。乃大赦天下。九月辛丑，葬。太子即位为帝，谒高庙。元年，号令一出太后。

注 集解皇甫谧曰：“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生，崩时年二十三。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入侍天子，故曰侍中。”

注 正义解，纪卖反。言哭解情，有所思也。又音户卖反。

解，节解也。又纪买反，谓解说也。

注 正义毋音无。

注 集解汉书云：“葬安陵。”皇览曰：“山高三十二丈，广袤百二十步，居地六十亩。”皇甫谧曰：“去长陵十里，在长安北三十五里。”

太后称制，议欲立诸吕为王，问右丞相王陵。王陵曰：“高帝刑白马盟曰‘非刘氏而王，天下共击之’。今王吕氏，非约也。”太后不说。问左丞相陈平、绛侯周勃。勃等对曰：“高帝定天下，王子弟，今太后称制，王昆弟诸吕，无所不可。”

太后喜，罢朝。王陵让陈平、绛侯曰：“始与高帝啖血盟，诸君不在邪？今高帝崩，太后女主，欲王吕氏，诸君从欲阿意背约，何面目见高帝地下？”陈平、绛侯曰：“于今面折廷争，臣不如君；夫全社稷，定刘氏之后，君亦不如臣。”

王陵无以应之。十一月，太后欲废王陵，乃拜为帝太傅，夺之相权。王陵遂病免归。乃以左丞相平为右丞相，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。左丞相不治事，令监宫中，如郎中令。食其故得幸太后，常用事，公卿皆因而决事。乃追尊酈侯父为悼武王，欲以王诸吕为渐。

注 索隐啖，邹音使接反。又云或作“啖”，音丁牒反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古官。傅者，覆也。”瓚曰：“大戴礼云‘傅之德义’。”

注 索隐按：韦昭云信都之县名。

四月，太后欲侯诸吕，乃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无择为博城侯。鲁元公主薨，赐谥为鲁元太后。子偃为鲁王。鲁王父，宣平侯张敖也。封齐悼惠王子章为朱虚侯，以吕禄女妻之。齐丞相寿为平定侯。少府延为梧侯。乃封吕种为沛侯，

吕平为扶柳侯，张买为南宫侯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姓冯。”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兖州博城，本汉博城县城。”

注 索隐虚音墟，琅邪县也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朱虚故城在青州临朐县东六十里，汉朱虚也。十三州志云丹朱游故虚，故云朱虚也。”虚犹丘也。朱犹丹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姓齐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姓阳成也。延以军匠起，作宫筑城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释之之子也。”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徐州沛县古城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吕后姊子也。母字长姁。”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扶柳故城在冀州信都县西三十里，汉扶柳县也。有泽，泽中多柳，故曰扶柳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其父越人，为高祖骑将。”

太后欲王吕氏，先立孝惠后宫子强为淮阳王，子不疑为常山王，子山为襄城侯，子朝为轹侯，子武为壶关侯。太后风大臣，大臣请立酈侯吕台为吕王，太后许之。建成康侯释之卒，嗣子有罪，废，立其弟吕禄为胡陵侯，续康侯后。二年，常山王薨，以其弟襄城侯山为常山王，更名义。十一月，吕王台薨，谥为肃王，太子嘉代立为王。三年，无事。

四年，封吕嬃为临光侯，吕他为俞侯，吕更始为赘其侯，吕忿为吕城侯，及诸侯丞相五人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今陈留郡。”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常山故城在恒州真定县南八里，本汉东垣邑也。”

注 索隐按：下文更名义，又改名弘农。汉书襄城侯唯云名弘，盖史省文耳。

按志，襄城属颍川也。

注 索隐按：韦昭云河内有轵县，音纸也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故轵城在怀州济源县东南十三里，七国时魏邑。”

注 正义初吕台为吕王，后吕产王梁，更名梁曰吕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释之少子。”

注 正义胡陵，县名，属山阳，章帝改曰胡陆。

注 集解汉书云：“秋，星昼见。”

注 索隐他音次。俞音输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故郟城在德州平原县西南三十里，本汉郟县，吕他邑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表云吕后昆弟子淮阳丞相吕胜为赘其侯。”索隐按表作“临淮”也。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故吕城在邓州南阳县西三十里，吕尚先祖封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中邑侯朱通、山都侯王恬开、松兹侯徐厉、滕侯吕更始、醴陵侯越。”

宣平侯女为孝惠皇后时，无子，详为有身，取美人子名之，杀其母，立所名子为太子。孝惠崩，太子立为帝。帝壮，或闻其母死，非真皇后子，乃出言曰：“后安能杀吾母而名我？我未壮，壮即为变。”太后闻而患之，恐其为乱，乃幽之永巷中，言帝病甚，左右莫得见。太后曰：“凡有天下治为万民命者，盖之如天，容之如地，上有欢心以安百姓，百姓欣然以事其上，欢欣交通而天下治。今皇帝病久不已，乃失惑悖乱，不能继嗣奉宗庙祭祀，不可属天下，其代之。”髡臣皆顿首言：“皇太后为天下齐民计所以安宗庙社稷甚深，髡臣顿首奉诏。”帝废位，太后幽杀之。五月丙辰，立常山王义为帝，更名曰弘。

不称元年者，以太后制天下事也。

以轹侯朝为常山王。置太尉官，绛侯勃为太尉。五年八月，淮阳王薨，以弟壶关侯武为淮阳王。六年十月，太后曰吕王嘉居处骄恣，废之，以肃王台弟吕产为吕王。夏，赦天下。封齐悼惠王子兴居为东牟侯。

注 正义刘伯庄云：“诸美人元幸吕氏，怀身而入宫生子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无此字。”

注 索隐韦昭云：“东莱县。”

七年正月，太后召赵王友。友以诸吕女为受后，弗爱，爱他姬，诸吕女妒，怒去，谗之于太后，诬以罪过，曰：“吕氏安得王！太后百岁后，吾必击之”。太后怒，以故召赵王。赵王至，置邸不见，令卫围守之，弗与食。其嬖臣或窃馈，辄捕论之，赵王饿，乃歌曰：“诸吕用事兮刘氏危，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。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，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。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？自决中野兮苍天举直！于嗟不可悔兮宁蚤自财。为王而饿死兮谁者怜之！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。”丁丑，赵王幽死，以民礼葬之长安民廛次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举，一作‘与’。”

己丑，日食，昼晦。太后恶之，心不乐，乃谓左右曰：“此为我也。”

二月，徙梁王恢为赵王。吕王产徙为梁王，梁王不之国，为帝太傅。立皇子平昌侯太为吕王。更名梁曰吕，吕曰济川。太后女弟吕嬃有女为营陵侯刘泽妻，泽为大将军。太后王诸吕，恐即崩后刘将军为害，乃以刘泽为琅邪王，以慰其心。

注 索隐韦昭云：“樊哙妻，封林光侯。”

梁王恢之徙王赵，心怀不乐。太后以吕产女为赵王后。王后从官皆诸吕，擅权，微伺赵王，赵王不得自恣。王有所爱姬，王后使人酖杀之。王乃为歌诗四章，令乐人歌之。王悲，六月即自杀。太后闻之，以为王用妇人弃宗庙礼，废其嗣。

宣平侯张敖卒，以子偃为鲁王，敖赐谥为鲁元王。

秋，太后使使告代王，欲徙王赵。代王谢，愿守代边。

太傅产、丞相平等言，武信侯吕禄上侯，位次第一，请立为赵王。太后许之，追尊禄父康侯为赵昭王。九月，燕灵王建薨，有美人子，太后使人杀之，无后，国除。八年十月，立吕肃王子东平侯吕通为燕王，封通弟吕庄为东平侯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吕后兄子也。前封胡陵侯，盖号曰武信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功大者位在上，功臣侯表有第一第二之次也。”

三月中，吕后祓，还过轺道，见物如苍犬，据高后掖，忽弗复见。卜之，云赵王如意为祟。高后遂病掖伤。

注 正义祓，芳弗反，又音废。后同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音戟。”

高后为外孙鲁元王偃年少，蚤失父母，孤弱，乃封张敖前姬两子，侈为新都侯，寿为乐昌侯，以辅鲁元王偃。及封中大谒者张释为建陵侯，吕荣为祝兹侯。诸中宦者令丞皆为关内侯，食邑五百户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食细阳之池阳乡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云张释卿。” 驷案：如淳曰“百官表‘谒者掌宾赞受事’，灌婴为中谒者。后常以奄人为之，诸官加‘中’者多奄人也”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吕后昆弟子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列侯出关就国，关内侯但爵其身，有加异者，与关内之邑，食其租税也。风俗通义曰‘秦时六国未平，将帅皆家关中，故称关内侯’。”

七月中，高后病甚，乃令赵王吕禄为上将军，军北军；吕王产居南军。吕太后诫产、禄曰：“高帝已定天下，与大臣约，曰‘非刘氏王者，天下共击之’。今吕氏王，大臣弗平。我即崩，帝年少，大臣恐为变。必据兵卫宫，慎毋送丧，毋为人所制。”辛巳，高后崩，遗诏赐诸侯王各千金，将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赐金。大赦天下。以吕王产为相国，以吕禄女为帝后。

注 集解蔡邕曰：“皇子封为王者，其实古诸侯也。加号称王，故谓之诸侯王。”

王子弟封为侯者，谓之诸侯。”

高后已葬，以左丞相审食其为帝太傅。

注 集解皇甫谧曰：“合葬长陵。” 皇览曰：“高帝、吕后，山各一所也。”

朱虚侯刘章有气力，东牟侯兴居其弟也。皆齐哀王弟，居长安。当是时，诸吕用事擅权，欲为乱，畏高帝故大臣绛、灌等，未敢发。朱虚侯妇，吕禄女，阴知其谋。恐见诛，乃阴令人告其兄齐王，欲令发兵西，诛诸吕而立。朱虚侯欲从中与大臣为应。齐王欲发兵，其相弗听。八月丙午，齐王欲使人诛相，相召平乃反，举兵欲围王，王因杀其相，遂发兵东，诈夺琅邪

王兵，并将之而西。语在齐王语中。

齐王乃遗诸侯王书曰：“高帝平定天下，王诸子弟，悼惠王王齐。悼惠王薨，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为齐王。孝惠崩，高后用事，春秋高，听诸吕，擅废帝更立，又比杀三赵王，灭梁、赵、燕以王诸吕，分齐为四。忠臣进谏，上惑乱弗听。今高后崩，而帝春秋富，未能治天下，固恃大臣诸侯。而诸吕又擅自尊官，聚兵严威，劫列侯忠臣，矫制以令天下，宗庙所以危。寡人率兵入诛不当为王者。”汉闻之，相国吕产等乃遣颍阴侯灌婴将兵击之。灌婴至荥阳，乃谋曰：“诸吕权兵关中，欲危刘氏而自立。今我破齐还报，此益吕氏之资也。”乃留屯荥阳，使使谕齐王及诸侯，与连和，以待吕氏变，共诛之。齐王闻之，乃还兵西界待约。

注 索隐比音如字。比犹频也。赵隐王如意，赵幽王友，赵王恢，是三赵王也。

吕禄、吕产欲发乱关中，内惮绛侯、朱虚等，外畏齐、楚兵，又恐灌婴畔之，欲待灌婴兵与齐合而发，犹豫未决。当是时，济川王太、淮阳王武、常山王朝名为少帝弟，及鲁元王吕后外孙，皆年少未之国，居长安。赵王禄、梁王产各将兵居南北军，皆吕氏之人。列侯驺臣莫自坚其命。

注 索隐犹，邹音以兽反。与音预，又作“豫”。崔浩云“犹，猿类也。印鼻，长尾，性多疑”。又说文云“犹，兽名，多疑”，故比之也。按：狐性亦多疑，度冰而听水声，故云“狐疑”也。今解者又引老子“与兮若冬涉川，犹兮若畏四邻”，故以为“犹与”是常语。且按狐听冰，而此云“若冬涉川”，则与是狐类不疑。”犹兮若畏四邻”，则犹定是兽，自不保同

类，故云“畏四邻”也。

太尉绛侯勃不得入军中主兵。曲周侯酈商老病，其子寄与吕禄善。绛侯乃与丞相陈平谋，使人劫酈商。令其子寄往给说吕禄曰：“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，刘氏所立九王，吕氏所立三王，皆大臣之议，事已布告诸侯，诸侯皆以为宜。今太后崩，帝少，而足下佩赵王印，不急之国守藩，乃为上将，将兵留此，为大臣诸侯所疑。足下何不归印，以兵属太尉？请梁王归相国印，与大臣盟而之国，齐兵必罢，大臣得安，足下高枕而王千里，此万世之利也。”吕禄信然其计，欲归将印，以兵属太尉。使人报吕产及诸吕老人，或以为便，或曰不便，计犹豫未有所决。吕禄信酈寄，时与出游猎。过其姑吕嬃，嬃大怒，曰：“若为将而弃军，吕氏今无处矣。”乃悉出珠玉宝器散堂下，曰：“毋为他人守也”

注 索隐吴，楚，齐，淮南，琅邪，代，常山王朝，淮阳王武，济川王太，是九也。

注 索隐梁王产、赵王禄、燕王通也。

注 索隐颜师古以为言见诛灭，无处所也。

左丞相食其免。

八月庚申旦，平阳侯窋行御史大夫事，见相国产计事。郎中令贾寿使从齐来，因子产曰：“王不蚤之国，今虽欲行，尚可得邪？”具以灌婴与齐楚合从，欲诛诸吕告产，乃趣产急入宫。平阳侯颇闻其语，乃驰告丞相、太尉。太尉欲入北军，不得入。襄平侯通尚符节。乃令持节矫内太尉北军。太尉复令酈寄与典客刘揭先说吕禄曰：“帝使太尉守北军，欲足下之国，急归将印辞去，不然，祸且起。”吕禄以为酈兄不欺己，遂解印属典客，而以兵授太尉。太尉将之入军门，行令军中曰：“为吕氏右襜，为刘氏左襜。”军中皆左襜为刘氏。

太尉行至，将军吕禄亦已解上将印去，太尉遂将北军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姓纪。”张晏曰：“纪信字也。尚，主也。今符节令。”

索隐张晏云：“纪信子。”又晋灼云：“信被楚烧死，不见有后。按功臣表襄平侯纪通，父成以将军定三秦，死事，子侯。”则通非信子，张说误矣。

注 集解汉书百官表曰：“典客，秦官也，掌诸侯、归义蛮夷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音况，字也。名寄。”

然尚有南军。平阳侯闻之，以吕产谋告丞相平，丞相平乃召朱虚侯佐太尉。太尉令朱虚侯监军门。令平阳侯告卫尉：“毋入相国产殿门。”吕产不知吕禄已去北军，乃入未央宫，欲为乱，殿门弗得入，裴回往来。平阳侯恐弗胜，驰语太尉。太尉尚恐不胜诸吕，未敢讼言诛之，乃遣朱虚侯谓曰：“急入宫卫帝。”朱虚侯请卒，太尉予卒千余人。

入未央宫门，遂见产廷中。日哺时，遂击产。产走，天风大起，以故其从官乱，莫敢斗。逐产，杀之郎中府吏厕中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讼，一作‘公’。”驷按：韦昭曰“讼犹公也”。索隐按：

韦昭以讼为公，徐广又云一作“公”，盖公为得。然公言犹明言也。又解者云讼，诵说也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百官表郎中令掌宫殿门户，故其府在宫中，后转为光禄勋也。”

朱虚侯已杀产，帝命谒者持节劳朱虚侯。朱虚侯欲夺节信，谒者不肯，朱虚侯则从与载，因节信驰走，斩长乐卫尉吕更始。

还，驰入北军，报太尉。太尉起，拜贺朱虚侯曰：“所患独吕产，今已诛，天下定矣。”遂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，无少长皆斩之。辛酉，捕斩吕禄，而笞杀吕嬖。使人诛燕王吕通，而废鲁王偃。

壬戌，以帝太傅食其复为左丞相。戊辰，徙济川王王梁，立赵幽王子遂为赵王。

遣朱虚侯章以诛诸吕氏事告齐王，令罢兵。灌婴兵亦罢荥阳而归。

诸大臣相与阴谋曰：“少帝及梁、淮阳、常山王，皆非真孝惠子也。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，杀其母，养后宫，令孝惠子之，立以为后，及诸王，以强吕氏。今皆已夷灭诸吕，而置所立，即长用事，吾属无类矣。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。”或言“齐悼惠王高帝长子，今其适子为齐王，推本言之，高帝适长孙，可立也”。大臣皆曰：“吕氏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，乱功臣今齐王母家驷(钧)，驷钧，恶人也。即立齐王，则复为吕氏。”欲立淮南王，以为少，母家又恶。乃曰：“代王方今高帝见子，最长，仁孝宽厚。太后家薄氏谨良。且立长故顺，以仁孝闻于天下，便。”乃相与共阴使人召代王。代王使人辞谢。再反，然后乘六乘传。后九月晦日己酉，至长安，舍代邸。大臣皆往谒，奉天子玺上代王，共尊立为天子。

代王数让，髡臣固请，然后听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备汉朝有变，欲驰还也。或曰传车六乘。”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即闰九月也。时律历废，不知闰，谓之‘后九月’也。以十月为岁首，至九月则岁终，后九月则闰月。”

东牟侯兴居曰：“诛吕氏吾无功，请得除宫。”乃与太仆汝阴侯滕公入宫，前谓少帝曰：“足下非刘氏，不当立。”乃顾麾左右执戟者扞兵罢去。有数人不肯去兵，宦者令张泽谕告，亦去兵。滕公乃召乘舆车载少帝出。少帝曰：“欲将我安之乎？”滕公曰“出就舍。”舍少府。乃奉天子法驾，迎代王于邸。

报曰：“宫谨除。”代王即夕入未央宫。有谒者十人持戟卫端门，曰：“天子在也，足下何为者而入？”代王乃谓太尉。太尉往谕，谒者十人皆扞兵而去。代王遂入而听政。夜，有司分部诛灭梁、淮阳、常山王及少帝于邸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扞音仆。”

注 集解蔡邕曰：“律曰‘敢盗乘舆服御物’。天子至尊，不敢渫渎言之，故托于乘舆也。乘犹载也，舆犹车也。天子以天下为家，不以京师宫室为常处，则当乘车舆以行天下，故髡臣托舆以言之也，故或谓之‘车驾’。”

注 集解蔡邕曰：“天子有大驾、小驾、法驾。法驾上所乘，曰金根车，驾六马，有五时副车，皆驾四马，侍中参乘，属车三十六乘。”

代王立为天子。二十三年崩，谥为孝文皇帝。

太史公曰：孝惠皇帝、高后之时，黎民得离战国之苦，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，故惠帝垂拱，高后女主称制，政不出房户，天下晏然。刑罚罕用，罪人是希。

民务稼穡，衣食滋殖。

【索隐述赞】高祖犹微，吕氏作妃。及正轩掖，潜用福威。志怀安忍，性挟猜疑。置鸩齐悼，残彘戚姬。孝惠崩殒，其哭

不悲。诸吕用事，天下示私。大臣菹醢，支解芟夷。祸盈斯验，苍狗为菑。

史记卷十 本纪十

孝文本纪

孝文皇帝，高祖中子也。高祖十一年春，已破陈豨军，定代地，立为代王，都中都。太后薄氏子。即位十七年，高后八年七月，高后崩。九月，诸吕吕产等欲为乱，以危刘氏，大臣共诛之，谋召立代王，事在吕后语中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诿恒。”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遥县西南十二里，秦属太原郡也。”

丞相陈平、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。代王问左右郎中令张武等。张武等议曰：“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，习兵，多谋诈，此其属意非止此也，特畏高帝、吕太后威耳。今已诛诸吕，新喋血京师，此以迎大王为名，实不可信。愿大王称疾毋往，以观其变。”中尉宋昌进曰：“彘臣之议皆非也。夫秦失其政，诸侯豪桀并起，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，然卒践天子之位者，刘氏也，天下绝望，一矣。高帝封王子弟，地犬牙相制，此所谓盘石之宗也，天下服其强，二矣。汉兴，除秦苛政，约法令，施德惠，人人自安，难动摇，三矣。夫以吕太后之严，立诸吕为三王，擅权专制，然而太尉以一节入北军，一呼士皆左袒，为刘氏，叛诸吕，卒以灭之。此乃天授，非人力也。

今大臣虽欲为变，百姓弗为使，其党宁能专一邪？方今内有朱虚、东牟之亲，外畏吴、楚、淮南、琅邪、齐、代之强。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，大王又长，贤圣仁孝，闻于天下，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，大王勿疑也。”

代王报太后计之，犹与未定。卜之龟，卦兆得大横。占曰：“大横庚庚，余为天王，夏启以光。”代王曰：“寡人固已为王矣，又何王？”卜人曰：“所谓天王者乃天子。”于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见绛侯，绛侯等具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。薄昭还报曰：“信矣，毋可疑者。”代王乃笑谓宋昌曰：“果如公言。”

乃命宋昌参乘，张武等六人乘传诣长安。至高陵休止，而使宋昌先驰之长安观变。

注 索隐嚏，汉书作“喋”，音跣，丁牒反。汉书陈汤杜业皆言喋血，无盟敌事。广雅云“蹠，履也”，谓履涉之。

注 集解公羊传曰：“京，大；师，众也，天子之居，必以众大之辞言也。”

注 索隐东观汉记宋杨传宋义后有宋昌。又会稽典录昌，宋义孙也。

注 索隐言封子弟境土交接，若犬之牙不正相当而相衔入也。

注 索隐言其固如盘石。此语见太公六韬也。

注 索隐即纪通所矫帝之节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以荆灼龟，文正横。”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庚庚，横貌也。”李奇曰：“庚庚，其繇文也。”张晏曰：

“横(行) [谓] 无思不服。庚，更也。言去诸侯而即帝位

也。先是五帝官天下，老则禅贤，至启始传父爵，乃能光治先君之基业。文帝亦袭父结，言似夏启者也。”索隐荀悦云：“大横，龟兆横理也。”按：庚庚犹“更更”，言以诸侯更帝位也。荀悦云“繇，抽也，所以抽出吉凶之情也”。杜预云“繇，兆辞也，音胄也”。按：汉书盖宽饶云“五帝官天下，三王家天下，官以传贤人，家以传子孙”。官犹公也，谓不私也。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高陵故城在雍州高陵县西南一里，本名横桥，架渭水上。”

三辅旧事云秦于渭南有兴乐宫，渭北有咸阳宫。秦昭王欲通二宫之闲，造横桥，长三百八十步，桥北(京)[垒]石水中，旧有村留神象。此神曾与鲁班语，班令其出，留曰‘我貌丑，卿善图物容，不出’。班于是拱手与语曰‘出头见我’。

留乃出首。班以髀画地，村留觉之，便没水。故置其像于水上，唯有腰以上。

魏太祖马见而惊，命移下之。”

昌至渭桥，丞相以下皆迎。宋昌还报。代王驰至渭桥，髡臣拜谒称臣。代王下车拜。太尉勃进曰：“愿请闲言。”宋昌曰：“所言公，公言之。所言私，王者不受私。”太尉乃跪上天子玺符。代王谢曰：“至代邸而议之。”遂驰入代邸。髡臣从至。丞相陈平、太尉周勃、大将军陈武、御史大夫张苍、宗正刘郢、朱虚侯刘章、东牟侯刘兴居、典客刘揭皆再拜言曰：“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，不当奉宗庙。臣谨请(与)阴安侯列侯顷王后与琅邪王、宗室、大臣、列侯、吏二千石议曰：‘大王高帝长子，宜为高帝嗣。’愿大王即天子位。”代王曰：“奉高帝宗庙，重事也。寡人不佞，不足以称宗庙。

愿请楚王计宜者，寡人不敢当。”髡臣皆伏固请。代王西乡让者三，南乡让者再。丞相平等皆曰：“臣伏计之，大

王奉高帝宗庙最宜称，虽天下诸侯万民以为宜。臣等为宗庙社稷计，不敢忽。愿大王幸听臣等。臣谨奉天子玺符再拜上。”代王曰：“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莫宜寡人，寡人不敢辞。”遂即天子位。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在长安北三里。”索隐三辅故事：“咸阳宫在渭北，兴乐宫在渭南，秦昭王通两宫之闲，作渭桥，长三百八十步。”又关中记云石柱以北属扶风，石柱以南属京兆也。

注 索隐包恺音闲，言欲向空闲处语。颜师古云：“闲，容也，犹言中闲。请容暇之顷，当有所陈，不欲即公论也。”

注 索隐说文：“邸，属国舍。”

注 集解汉书百官表曰：“宗正，秦官。”应劭曰：“周成王时，彤伯入为宗正。”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高帝兄伯妻羹颉侯信母，丘嫂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代顷王刘仲之妻。”驷按：苏林曰“仲子濞为吴王，故追谥顷王”也。如淳曰“顷王后封阴安侯，时吕嬃为林光侯，萧何夫人亦为酈侯”。

又宗室表此时无阴安，知其为顷王后也。索隐按：苏林、徐广、韦昭以为二人封号，而乐产引如淳，以顷王后别封阴安侯，与汉祠令相会。今以阴安是别人封爵，非也。顷王后是代王后，文帝之伯母。代王降为合阳侯，故云“列侯顷王后”。韦昭曰“阴安属魏郡”也。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楚王名交，高帝弟。”索隐楚王交，高帝弟，最尊。言更请楚王计宜者，故下云“皆为宜”也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让髡臣也。或曰宾主位东西面，君臣位南北面，故西向坐，三让不受，髡臣犹称宜，乃更回坐示变，

即君位之渐也。”

髡臣以礼次侍。乃使太仆婴与东牟侯兴居清宫，奉天子法驾，迎于代邸。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。乃夜拜宋昌为卫将军，镇抚南北军。以张武为郎中令，行殿中。还坐前殿。于是夜下诏书曰：“闲者诸吕用事擅权，谋为大逆，欲以危刘氏宗庙，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，皆伏其辜。朕初即位，其赦天下，赐民爵一级，女子百户牛酒，酺五日。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旧典，天子行幸所至，必遣静宫令先案行清静殿中，以虞非常。”索隐按：汉仪云“皇帝起居，索室清宫而后行。”

注 索隐汉官仪云：“天子卤簿有大驾、法驾。大驾公卿奉引，大将军参乘，属车八十一乘。法驾公卿不在卤簿中，惟京兆尹、执金吾、长安令奉引，侍中参乘，属车三十六乘也。”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男赐爵，女子赐牛酒。”索隐按：封禅书云“百户牛一头，酒十石”。乐产云“妇人无夫或无子不沾爵，故赐之也”。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汉律三人已上无故髡饮，罚金四两。今诏横赐得令会聚饮食五日。”索隐说文云“酺，王者布德，大饮酒也”。出钱为酺，出食为酺。又按：赵武灵王灭中山，酺五日，是其所起也。

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，徙立故琅邪王泽为燕王。

辛亥，皇帝即阼，谒高庙。右丞相平徙为左丞相，太尉勃为右丞相，大将军灌婴为太尉。诸吕所夺齐楚故地，皆复与之。

注 正义主人阶也。

注 正义此时尚右。

壬子，遣车骑将军薄昭迎皇太后于代。皇帝曰：“吕产自置为相国，吕禄为上将军，擅矫遣灌将军婴将兵击齐，欲代刘氏，婴留荥阳弗击，与诸侯合谋以诛吕氏。吕产欲为不善，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谋夺吕产等军。朱虚侯刘章首先捕吕产等。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节承诏入北军。典客刘揭身夺赵王吕禄印。益封太尉勃万户，赐金五千斤。丞相陈平、灌将军婴邑各三千户，金二千斤。朱虚侯刘章、襄平侯通、东牟侯刘兴居邑各二千户，金千斤。封典客揭为阳信侯，赐金千斤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十一月辛丑。”

注 索隐韦昭云勃海县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阳信故城在沧州无棣县东南三十里，汉阳信县。”

十二月，上曰：“法者，治之正也，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。今犯法已论，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，及为收帑，朕甚不取。其议之。”有司皆曰：“民不能自治，故为法以禁之。”

相坐坐收，所以累其心，使重犯法，所从来远矣。如故便。”上曰：“朕闻法正则民箠，罪当则民从。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，吏也。其既不能导，又以不正之法罪之，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。何以禁之？朕未见其便，其孰计之。”有司皆曰：“陛下加大惠，德甚盛，非臣等所及也。请奉诏书，除收帑诸相坐律令。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帑，子也。秦法一人有罪，并坐其家室。今除此律。”

正月，有司言曰：“蚤建太子，所以尊宗庙。请立太子。”

上曰：“朕既不德，上帝神明未歆享，天下人民未有嗛志。

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，而曰豫建太子，是重吾不德也。谓天下何？其安之。”有司曰：“豫建太子，所以重宗庙社稷，不忘天下也。”上曰：“楚王，季父也，春秋高，阅天下之义理多矣，明于国家之大体。吴王于朕，兄也，惠仁以好德。淮南王，弟也，秉德以陪朕。岂为不豫哉！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，多贤及有德义者，若举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终，是社稷之灵，天下之福也。今不选举焉，而曰必子，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于子，非所以忧天下也。朕甚不取也。”有司皆固请曰：“古者殷周有国，治安皆千余岁，古之有天下者莫长焉，用此道也。立嗣必子，所从来远矣。高帝亲率士大夫，始平天下，建诸侯，为帝者太祖。诸侯王及列侯始受国者皆亦为其国祖。子孙继嗣，世世弗绝，天下之大义也，故高帝设之以抚海内。今释宜建而更选于诸侯及宗室，非高帝之志也。更议不宜。子某最长，纯厚慈仁，请建以为太子。”上乃许之。因赐天下民当代父后者爵各一级，封将军薄昭为轶侯。

注 索隐按：嗛者，(不)满之意也。未有嗛志，言天下皆志不满也。汉书作“氤志”，安也。

注 索隐言何以谓于天下也。

注 索隐其，发声也。安者，徐也。言徐徐且待也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阅，犹言多所更历也。”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陪，辅也。”

注 索隐言古之有天下者，无长于立子，故云“莫长焉”。用此道者，用殷周立子之道，故安治千有余岁也。

注 索隐言不宜更别议也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文帝以立子为后，不欲独飨其福，故赐天下为父后者爵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正月乙巳也。”

三月，有司请立皇后。薄太后曰：“诸侯皆同姓，立太子母为皇后。”皇后姓窦氏。上为立后故，赐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儿九岁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数。上从代来，初即位，施德惠天下，填抚诸侯四夷皆洽驩，乃循从代来功臣。上曰：“方大臣之诛诸吕迎朕，朕狐疑，皆止朕，唯中尉宋昌劝朕，朕以得保奉宗庙。已尊昌为卫将军，其封昌为壮武侯。

诸从朕六人，官皆至九卿。”

注 索隐谓帝之子为诸侯王，皆同姓。姓，生也。言皆同母生，故立太子母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四月辛亥封，封三十四年，景帝中四年夺侯，国除。”索隐韦昭云胶东县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壮武故城在莱州即墨县西六十里，古莱夷国，有汉壮武县故城。”

注 正义汉置九卿，一曰太常，二曰光禄，三曰卫尉，四曰太仆，五曰廷尉，六曰大鸿胪，七曰宗正，八曰大司农，九曰少府，是为九卿也。

上曰：“列侯从高帝入蜀、汉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户，故吏二千石以上从高帝颍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，淮阳守申徒嘉等十人五百户，卫尉定等十人四百户。封淮南王舅父赵兼为周阳侯，齐王舅父驺钧为清郭侯。”秋，封故常山丞相蔡兼为樊侯。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周阳故城在绛州闻喜县东二十九里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邑名，六国时齐有清郭君。清音静。”

索隐按表，驷钧封郈侯。不同者，盖后徙封于郈。郈属钜鹿郡。

注 索隐韦昭云：“樊，东平之县。”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汉樊县城在兖州瑕丘西南二十五里。地理志云樊县古樊国，仲山甫所封。”

人或说右丞相曰：“君本诛诸吕，迎代王，今又矜其功，受上赏，处尊位，祸且及身。”右丞相勃乃谢病免罢，左丞相平专为丞相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八月中。”

二年十月，丞相平卒，复以绛侯勃为丞相。上曰：“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(岁)，各守其地，以时入贡，民不劳苦，上下驩欣，靡有遗德。今列侯多居长安，邑远，吏卒给输费苦，而列侯亦无由教驯其民。其令列侯之国，为吏及诏所止者，遣太子。”

注 正义驯，古“训”字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为吏，谓以卿大夫为兼官者。诏所止，特以恩爱见留者。”

十一月晦，日有食之。十二月望，日又食。上曰：“朕闻之，天生蒸民，为之置君以养治之。人主不德，布政不均，则天示之以菑，以诫不治。乃十一月晦，日有食之，适见于天，菑孰大焉！朕获保宗庙，以微眇之身托于兆民君王之上，天下治乱，在朕一人，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。朕下不能理育羸生，上以累三光之明，其不德大矣。令至，其悉思朕之过失，及知见思之所不及，句以告朕。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，以匡朕之不逮。因各饬其任职，务省繇费以便民。朕既不能远德，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，是以设备未息。今纵不能罢边屯戍，

而又饬兵厚卫，其罢卫将军军。太仆见马遗财足，余皆以给传置。”

注 正义按：说文云日蚀则朔，月蚀则望。而云晦日食之，恐历错误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此云望日又食。按：汉书及五行志无此日食文也。一本作‘月食’，然史书不纪月食。”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憫然犹介然也。非，奸非也。”索隐苏林云“憫，寝视不安之貌”，盖近其意。余说皆疏。憫音下板反。

注 索隐遗犹留也。财，古字与“纒”同。言太仆见在之马，今留纒足充事而已也。

注 索隐按：广雅云“置，驿也”。续汉书云“驿马三十里一置”。故乐产亦云传置一也。言乘传者以传次受名，乘置者以马取匹。传音丁恋反。如淳云“律，四马高足为传置，四马中足为驰置，下足为乘置，一马二马为轺置，如置急者乘一马曰乘也”。

正月，上曰：“农，天下之本，其开籍田，朕亲率耕，以给宗庙粢盛。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古者天子耕籍田千亩，为天下先。籍者，帝王典籍之常。”

韦昭曰：“籍，借也。借民力以治之，以奉宗庙，且以劝率天下，使务农也。”

瓚曰：“景帝诏曰‘朕亲耕，后亲桑，为天下先’。本以躬亲为义，不得以假借为称也。籍，蹈籍也。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黍稷曰粢，在器中曰盛。”

三月，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王。上曰：“赵幽王幽死，朕甚怜之，已立其长子遂为赵王。遂弟辟强及齐悼惠王子朱虚侯章、东牟侯兴居有功，可王。”乃立赵幽王少子辟强为河间王，以齐剧郡立朱虚侯为城阳王，立东牟侯为济北王，皇子武为代王，子参为太原王，子揖为梁王。

上曰：“古之治天下，朝有进善之旌，诽谤之木，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。

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，是使觐臣不敢尽情，而上无由闻过失也。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？

其除之。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，吏以为大逆，其有他言，而吏又以为诽谤。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，朕甚不取。自今以来，有犯此者勿听治。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旌，幡也。尧设之五达之道，令民进善也。”如淳曰：“欲有进善者，立于旌下言之。”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尧作之，桥梁交午柱头。”应劭曰：“桥梁边板，所以书政治之愆失也。至秦去之，今乃复施也。”索隐按：尸子云“尧立诽谤之木”。

诽音非，亦音沸。韦昭云“虑政有阙失，使书于木，此尧时然也，后代因以为饰。今宫外桥梁头四植木是也”。郑玄注礼云“一纵一横为午，谓以木贯表柱四出，即今之华表”。崔浩以为木贯表柱四出名“桓”，陈楚俗桓声近和，又云“和表”，则“华”与“和”又相讹耳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民相结共祝诅上也。谩者，而后谩而止之，不毕祝诅也。”索隐韦昭云：“谩，相抵谏也。”说文云：“谩，欺也。”谓初相约共行祝，后相欺诳，中道而止之也。

九月，初与郡国守相为铜虎符、竹使符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铜虎符第一至第五，国家当发兵，遣使者至郡合符，符合乃听受之。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，长五寸，镌刻篆书，第一至第五。”张晏曰：

“符以代古之珪璋，从简易也。”索隐汉旧仪铜虎符发兵，长六寸。竹使符出入征发。说文云分符而合之。小颜云“右留京师，左与之。”古今注云“铜虎符银错书之”。张晏云“铜取其同心也”。

三年十月丁酉晦，日有食之。十一月，上曰：“前日（计）[诏]遣列侯之国，或辞未行。丞相朕之所重，其为朕率列侯之国。”绌侯勃免丞相就国，以太尉颍阴侯婴为丞相。罢太尉官，属丞相。四月，城阳王章薨。淮南王长与从者魏敬杀辟阳侯审食其。

五月，匈奴入北地，居河南为寇。帝初幸甘泉。六月，帝曰：“汉与匈奴约为昆弟，毋使害边境，所以输遗匈奴甚厚。今右贤王离其国，将觶居河南降地，非常故，往来近塞，捕杀吏卒，驱保塞蛮夷，令不得居其故，陵轹边吏，入盗，甚敖无道，非约也。其发边吏骑八万五千诣高奴，遣丞相颍阴侯灌婴击匈奴。”

匈奴去，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军长安。

注 集解蔡邕曰：“天子车驾所至，民臣以为侥幸，故曰幸。至见令长三老官属，亲临轩，作乐，赐食帛越巾刀佩带，民爵有级数，或赐田租之半，故因是谓之幸。”索隐应劭云：“宫名，在云阳。一名林光。”臣瓚云：“甘泉，山名。

林光，秦离宫名。”又顾氏按：邢承宗西征赋注云“甘泉，

水名”。今按：盖因地有甘泉以名山，则山水皆通也。宫名谬尔。

注 集解汉书百官表曰：“中尉，秦官。”

辛卯，帝自甘泉之高奴，因幸太原，见故髡臣，皆赐之。举功行赏，诸民里赐牛酒。复晋阳中都民三岁。留游太原十余日。

注 正义故城在汾州平遥县西南十三里。

济北王兴居闻帝之代，欲往击胡，乃反，发兵欲袭荥阳。于是诏罢丞相兵，遣棘蒲侯陈武为大将军，将十万往击之。祁侯贺为将军，军荥阳。七月辛亥，帝自太原至长安。乃诏有司曰：“济北王背德反上，诳误吏民，为大逆。济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，及以军地邑降者，皆赦之，复官爵。与王兴居去来，亦赦之。”八月，破济北军，虏其王。赦济北诸吏民与王反者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姓缙，以文帝十一年卒，谥曰敬。”索隐汉书音义祁音迟。

贺姓缙。缙，古国，夏同姓也。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并州祁县城，晋大夫祁奚之邑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乍去乍来也。”驷案：张晏曰“虽始与兴居反，今降，赦之”。

六年，有司言淮南王长废先帝法，不听天子诏，居处毋度，出入拟于天子，擅为法令，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，遣人使闽越及匈奴，发其兵，欲以危宗庙社稷。

髡臣议，皆曰“长当弃市”帝不忍致法于王，赦其罪，废勿王。髡臣请处王蜀严道、邛都，帝许之。长未到处所，行

病死，上怜之。后十六年，追尊淮南王长谥为厉王，立其子三人为淮南王、衡山王、庐江王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汉书或作‘邳’字，或直云‘邳樊’。邳都乃本是西南夷，尔时未通严道，有邳樊山。”正义邳，其恭反。括地志云：“严道今为县，即邳州所理县也。县有蛮夷曰道，故曰严道。邳都县本邳都国，汉为县，今雋州也。”

西南夷传云‘滇池以北君长以十数，邳都最大’是也。”按：髡臣请处淮南王长蜀之严道，不尔，更远邳都西有邳樊山也。邳樊山在雅州荣经县界。荣经，武德年闲置，本秦严道地。华阳国志云：“邳笮山故邳人、笮人界也。山岩峭峻，曲回九折乃至，上下有凝冰。”

按即王尊登者也。今从九折西南行至雋州，山多雨少晴，俗呼名为漏天。”

注 索隐名安，阜陵侯也。

注 索隐名勃，安阳侯也。

注 索隐名赐，周阳侯也。

十三年夏，上曰：“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繇德兴。百官之非，宜由朕躬。今秘祝之官移过于下，以彰吾之不德，朕甚不取。其除之。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秘祝之官移过于下，国家讳之，故曰秘。”

五月，齐太仓令淳于公 有罪当刑，诏狱逮徙系长安。太仓公无男，有女五人。太仓公将行会逮，骂其女曰：“生子不生男，有缓急非有益也！”其少女缇萦 自伤泣，乃随其父至长安，上书曰：“妾父为吏，齐中皆称其廉平，今坐法当刑。

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，刑者不可复属，虽复欲改过自新，其道无由也。

妾愿没入为官婢，赎父刑罪，使得自新。”书奏天子，天子怜悲其意，乃下诏曰：“盖闻有虞氏之时，画衣冠异章服以为僇，而民不犯。何则？至治也。

今法有肉刑三，而奸不止，其咎安在？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？吾甚自愧。故夫驯道不纯而愚民陷焉。诗曰‘恺悌君子，民之父母’。今人有过，教未施而刑加焉？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。朕甚怜之。夫刑至断肢体，刻肌肤，终身不息，何其楚痛而不德也，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！其除肉刑。”

注 索隐名意，为齐太仓令，故谓之仓公也。

注 索隐缙音啼。邹氏音体，非。

注 正义晋书刑法志云：“三皇设言而民不违，五帝画衣冠而民知禁。犯黥者皐其巾，犯劓者丹其服，犯髡者墨其体，犯宫者杂其屨，大辟之罪，殊刑之极，布其衣裾而无领缘，投之于市，与觶弃之。”

注 集解李奇曰：“约法三章无肉刑，文帝则有肉刑。”孟康曰：“黥劓二，左右趾合一，凡三。”索隐韦昭云：“断趾、黥、劓之属。”崔浩汉律序云：“文帝除肉刑而宫不易。”张斐注云：“以淫乱人族序，故不易之也。”

上曰：“农，天下之本，务莫大焉。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，是为本末者毋以异，其于劝农之道未备。其除田之租税。”

注 集解李奇曰：“本，农也。末，贾也。言农与贾俱出租无异也，故除田租。”

十四年冬，匈奴谋入边为寇，攻朝谿塞，杀北地都尉卬。

上乃遣三将军军陇西、北地、上郡，中尉周舍为卫将军，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，军渭北，车千乘，骑卒十万。帝亲自劳军，勒兵申教令，赐军吏卒。帝欲自将击匈奴，髡臣谏，皆不听。皇太后固要帝，帝乃止。于是以东阳侯张敖为大将军，成侯赤为内史，栾布为将军，击匈奴。

匈奴遁走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姓孙。封其子单为鞮侯。匈奴所杀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必不得自征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姓董也。”

春，上曰：“朕获执牺牲珪币以事上帝宗庙，十四年于今，历日（县）[挠]长，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，朕甚自愧。其广增诸祀壇场珪币。昔先王远施不求其报，望祀不祈其福，右贤左戚，先民后己，至明之极也。今吾闻祠官祝厘，皆归福朕躬，不为百姓，朕甚愧之。夫以朕不德，而躬享独美其福，百姓不与焉，是重吾不德。其令祠官致敬，毋有所祈。”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右犹高，左犹下也。”索隐刘德云：“先贤后亲也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厘，福也。贾谊传‘受厘坐宣室’。”索隐音禧，福也。

是时北平侯张敖为丞相，方明律历。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传五德事，言方今土德时，土德应黄龙见，当改正朔服色制度。天子下其事与丞相议。丞相推以为今水德，始明正十月上黑事，以为其言非是，请罢之。

注 索隐五行之德，帝王相承传易，终而复始，故云“终始传五德之事”。传音转也。

十五年，黄龙见成纪，天子乃复召鲁公孙臣，以为博士，申明土德事。于是上乃下诏曰：“有异物之神见于成纪，无害于民，岁以有年。朕亲郊祀上帝诸神。礼官议，毋讳以劳朕。”

有司礼官皆曰：“古者天子夏躬亲礼祀上帝于郊，故曰郊。”于是天子始幸雍，郊见五帝，以孟夏四月答礼焉。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，因说上设立渭阳五庙。欲出周鼎，当有玉英见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成纪县属天水。”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言无所讳，勿以朕为劳。”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在渭城。”

注 集解瑞应图云：“玉英，五常并修则见。”

十六年，上亲郊见渭阳五帝庙，亦以夏答礼而尚赤。

十七年，得玉杯，刻曰“人主延寿”。于是天子始更为元年，令天下大酺。其岁，新垣平事觉，夷三族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新垣平诈令人献之。”

注 索隐按：秦本纪惠文王十四年更为元年。又汲冢竹书魏惠王亦有后元，当取法于此。又按：封禅书以新垣平候日再中，故改元也。

后二年，上曰：“朕既不明，不能远德，是以使方外之国或不宁息。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，封畿之内勤劳不处，二者之咎，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远达也。”

闲者累年，匈奴并暴边境，多杀吏民，边臣兵吏又不能谕吾内志，以重吾不德也。夫久结难连兵，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？

今朕夙兴夜寐，勤劳天下，忧苦万民，为之怛惕不安，未尝一日忘于心，故遣使者冠盖相望，结轶于道，以谕朕意于单于。今单于复古之道，计社稷之安，便万民之利，亲与朕俱弃细过，偕之大道，结兄弟之义，以全天下元元之民。和亲已定，始于今年。”

注 索隐顾胤按：尔雅孤竹、北户、西王母、日下谓之四荒也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使车往还，故轶如结也。相如曰‘结轨还轶’。”索隐邹氏轶音逸，又音轶。汉书作“轶”。顾氏按：司马彪云“结谓车轶回旋错结之也”。

注 索隐战国策云：“制海内，子元元，非兵不可。”高诱注云：“元元，善也。”又按：姚察云“古者谓人云善，言善人也。因善为元，故云黎元。其言元元者，非一人也”。顾野王又云“元元犹喁喁，可爱貌”。未安其说，聊记异也。

后六年冬，匈奴三万人入上郡，三万人入云中。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，军飞狐；故楚相苏意为将军，军句注；

将军张武屯北地；河内守周亚夫为将军，居细柳；宗正刘礼为将军，居霸上；祝兹侯军棘门：以备胡。数月，胡人去，亦罢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卫尉改名也。”驸案：汉书百官表景帝初改卫尉为中大夫令，非此年也。索隐裴驸按：表景帝改卫尉为中大夫令，则中大夫令是官号，勉其名。后此官改为光禄勋。虞世南以此称中大夫令，是史家追书耳。颜游秦以令是姓，勉是名，为中大夫。据风俗通，令姓令尹子文之后也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在代郡。”苏林曰：“在上党。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山险名也，在鴈门阴馆。”索隐句，伏俨音俱，包恺音钩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长安西。”驸按：如淳曰“长安图细柳仓在渭北，近石徼”。张揖曰“在昆明池南，今有柳市是也”。索隐按：三辅故事细柳在直城门外阿房宫西北维。又匈奴传云“长安西细柳”，则如淳云在渭北，非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表作松兹侯，姓徐，名悍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渭北。”驸案：孟康曰“在长安北，秦时宫门也。”如淳曰“三辅黄图棘门在横门外”。

天下旱，蝗。帝加惠：令诸侯毋入贡，弛山泽，减诸服御狗马，损郎吏员，发仓庾以振贫民，民得卖爵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弛，废也。废其常禁以利民。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水漕仓曰庾。”胡公曰：“在邑曰仓，在野曰庾。”索隐郭璞注三苍云：“庾，仓无屋也。”胡公名广，后汉太尉，作汉官解诂也。

注 索隐崔浩云：“富人欲爵，贫人欲钱，故听买卖也。”

孝文帝从代来，即位二十三年，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，有不便，辄弛以利民。尝欲作露台，召匠计之，直百金。上曰：“百金中民十家之产，吾奉先帝宫室，常恐羞之，何以台为！”上常衣绨衣，所幸慎夫人，令衣不得曳地，帟帐不得文绣，以示敦朴，为天下先。治霸陵皆以瓦器，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，不治坟，欲为省，毋烦民。南越王尉佗自立为武帝，然上召贵尉佗兄弟，以德报之，佗遂去帝称臣。与匈奴和亲，匈奴背约入盗，然令边备守，不发兵深入，恶烦苦百姓。吴王诈病不朝，就赐几杖。髡臣如袁盎等称说虽切，常假借用之。

髡臣如张武等受赂遗金钱，觉，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，以愧

其心，弗下吏。专务以德化民，是以海内殷富，兴于礼义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露，一作‘灵’。”索隐顾氏按：新丰南骊山上犹有台之旧址也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贾谊云‘身衣阜绌’。”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假音休假。借音以物借人。”

后七年六月己亥，帝崩于未央宫。遗诏曰：“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，靡不有死。死者天地之理，物之自然者，奚可甚哀。当今之时，世咸嘉生而恶死，厚葬以破业，重服以伤生，吾甚不取。且朕既不德，无以佐百姓；今崩，又使重服久临，以离寒暑之数，哀人之父子，伤长幼之志，损其饮食，绝鬼神之祭祀，以重吾不德也，谓天下何！朕获保宗庙，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，二十有余年矣。赖天地之灵，社稷之福，方内安宁，靡有兵革。朕既不敏，常畏过行，以羞先帝之遗德；维年之久长，惧于不终。今乃幸以天年，得复供养于高庙。朕之不明与嘉之，其奚哀悲之有！其令天下吏民，令到出临三日，皆释服。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。自当给丧事服临者，皆无践。经带无过三寸，毋布车及兵器，毋发民男女哭临宫殿。宫殿中当临者，皆以旦夕各十五举声，礼毕罢。非旦夕临时，禁毋得擅哭。已下，服大红十五日，小红十四日，纁七日，释服。佗不在令中者，皆以此令比率从事。布告天下，使明知朕意。霸陵山川因其故，毋有所改。归夫人以下至少使。”令中尉亚夫为车骑将军，属国悍为将屯将军，郎中令武为复土将军，[一三]发近县见卒万六千人，发内史卒万五千人，藏郭穿复土属将军武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年四十七。”

注 集解瓚曰：“方，四方也。内，中也。犹云中外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云‘方内安，兵革息’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与，发声也。得卒天年已善矣。”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践，翦也。谓无斩衰也。”孟康曰：“践，跣也。”晋灼曰：“汉语作‘跣’。跣，徒跣也。”索隐汉语是书名，荀爽所作也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无以布衣车及兵器也。”服虔曰：“不施轻车介士也。”

注 索解谓枢已下于圻。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当言大功、小功布也。纡，细布衣也。”应劭曰：“红者，中祥大祥以红为领缘也。纡者，禫也。凡三十六日而释服。”索隐刘德云：“红亦功也。男功非一，故以‘工力’为字。而女工唯在于丝，故以‘纡’为字。

三十六日，以日易月故也。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因山为藏，不复起坟，山下川流不遏绝也。就其水名以为陵号。”索隐霸是水名，水径于山，亦曰霸山，即芷阳地也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夫人以下有美人、良人、八子、七子长使、少使，凡七辈，皆遣归家，重绝人类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姓徐。”驷按：汉书百官表“典属国，秦官，掌蛮夷降者”。

注 集解李奇曰：“冯奉世为右将军，以将屯将军为名，此监主诸屯也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主穿圻填瘞事者。”索隐复音伏。谓穿圻出土，下棺已而填之，即以为坟，故云复土。复，反还也。又音福。

注 索隐按：百官表云内史掌理京师之官也。景帝更名京

兆尹也。

乙巳， 髡臣皆顿首上尊号曰孝文皇帝。

注 集解汉书云：“乙巳葬霸陵。”皇甫谧曰：“霸陵去长安七十里。”

太子即位于高庙。丁未，袭号曰皇帝。

孝景皇帝元年十月，制诏御史：“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，制礼乐各有由。

闻歌者，所以发德也；舞者，所以明功也。高庙酎，奏武德、文始、五行之舞。孝惠庙酎，奏文始、五行之舞。孝文皇帝临天下，通关梁，不异远方。除诽谤，去肉刑，赏赐长老，收恤孤独，以育髡生。减嗜欲，不受献，不私其利也。罪人不帑，不诛无罪。除(肉)[宫]刑，出美人，重绝人之世。朕既不敏，不能识。此皆上古之所不及，而孝文皇帝亲行之。德厚侔天地，利泽施四海，靡不获福焉。明象乎日月，而庙乐不称。朕甚惧焉。

其为孝文皇帝庙为昭德之舞，以明休德。然后祖宗之功德着于竹帛，施于万世，永永无穷，朕甚嘉之。其与丞相、列侯、中二千石、礼官具为礼仪奏。”

丞相臣嘉等言：“陛下永思孝道，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。皆臣嘉等愚所不及。臣谨议：世功莫大于高皇帝，德莫盛于孝文皇帝，高皇帝宜为帝者太祖之庙，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。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。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。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，岁献祖宗之庙。

请着之竹帛，宣布天下。”制曰：“可。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始取天下者为祖，高帝称高祖是也。”

始治天下者为宗，文帝称太宗是也。”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正月旦作酒，八月成，名曰酎。酎之言纯也。至武帝时，因八月尝酎会诸侯庙中，出金助祭，所谓‘酎金’也。”

注 集解孟康曰：“武德，高祖所作也。文始，舜舞也。五行，周舞也。武德者，其舞人执干戚。文始舞执羽钥。五行舞冠冕，衣服法五行色。见礼乐志。”

索隐应劭云：“礼乐志文始舞本舜韶舞，高祖更名文始，示不相袭。五行舞本周武舞，秦始皇更名五行舞。按：今言‘奏武德、文始、五行之舞’者，其乐总象武王乐，言高祖以武定天下也。既示不相袭，其作乐之始。先奏文始，以羽钥衣文绣居先；次即奏五行，五行即武舞，执干戚而衣有五行之色也。”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孝文十二年，除关，不用传令，远近若一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减，一作‘灭’。”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刑不及妻子。”

注 集解李奇曰：“侔，齐等。”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景帝采高祖武德舞作昭德舞，舞之于文帝庙，见礼乐志。”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王及列侯岁时遣使诣京师，侍祠助祭也。”如淳曰：“若光武庙在章陵，南阳太守称使者往祭是也。不使侯王祭者，诸侯不得祖天子也。”

凡临祭祀宗庙，皆为侍祭。”

太史公曰：孔子言“必世然后仁。善人之治国百年，亦可以胜残去杀”。诚哉是言！汉兴，至孝文四十有余载，德至盛也。廩廩乡改正服封禅矣，谦让未成于今。呜呼，岂不仁哉！

注 集解孔安国曰：“三十年曰世。如有受命王者，必三十年仁政乃成。”

注 集解王肃曰：“胜残暴之人，使不为恶。去杀，不用杀也。”

【索隐述赞】孝文在代，兆遇大横。宋昌建册，绛侯奉迎。南面而让，天下归诚。务农先籍，布德偃兵。除帑削谤，政简刑清。绋衣率俗，露台罢营。法宽张武，狱恤缙萦。霸陵如故，千年颂声。

史记卷十一 本纪十一

孝景本纪

孝景皇帝者，孝文之中子也。母窦太后。孝文在代时，前后有三男，及窦太后得幸，前后死，及三子更死，故孝景得立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讳启。”正义谥法曰：“繇义而济曰景。”

元年四月乙卯，赦天下。乙巳，赐民爵一级。五月，除田半租，为孝文立太宗庙。令鬲臣无朝贺。匈奴入代，与约和亲。

二年春，封故相国萧何孙系为武陵侯。男子二十而得傅。

四月壬午，孝文太后崩。广川、长沙王皆之国。丞相申屠嘉卒。八月，以御史大夫开封陶青为丞相。彗星出东北。秋，衡山雨雹，大者五寸，深者二尺。

荧惑逆行，守北辰。月出北辰闲。岁星逆行天廷中。置南陵及内史、祿翊为县。

注 集解(徐广曰：汉书亦作“系”。邹诞生本作“僖”，音奚。又按：汉书功臣表及萧何传皆云孙嘉，疑其人有二名。)索隐汉书亦作“系”，邹诞生本作“僖”。又按：汉书功臣表及萧何传皆云封何孙嘉，疑其人有二名也。

注 索隐音附。荀悦云：“傅，正卒也。”小颜云旧法二十三而傅，今改也。

注 索隐薄太后也。亦葬芷阳西，曰少陵也。

注 索隐广川王彭祖、长沙王发皆景帝子，遣就国也。

注 正义雨，于付反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地理志云文帝七年置。”骀按：地理志、百官表南陵县文帝置也。分内史为左右，及祲栩为县，皆景帝二年，不得皆如徐所云。索隐邹诞生祲音都会反，又音丁活反。栩音羽，又音诘。

三年正月乙巳，赦天下。长星出西方。天火 燔雒阳东宫大殿城室。 吴王濞、 楚王戊、 赵王遂、 胶西王卬、 济南王辟光、 菑川王贤、 胶东王雄渠 反，发兵西乡。天子为诛晁错，遣袁盎谕告，不止，遂西围梁。 上乃遣大将军窦婴、太尉周亚夫将兵诛之。六月乙亥。赦亡军及楚元王子子敖等 与谋反者。封大将军窦婴为魏其侯。 立楚元王子平陆侯礼 为楚王。立皇子端为胶西王，子胜为中山王。徙济北王志 [一四] 为菑川王，淮阳王余 为鲁王， 汝南王非 为江都王。[一八] 齐王将庐、 燕王嘉 [二〇] 皆薨。[二一]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汉志无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雒，一作‘淮’。”索隐雒阳汉书作“淮阳”。灾，故徙王于鲁也。

注 正义音匹备反。高祖兄仲子，故汉高祖十二年封，三十三年反。年表云都吴，其实在江都也。

注 正义高祖弟楚王交孙，嗣二十一年反，都彭城。

注 正义高祖孙，幽王友子，嗣二十六年反，都邯郸。

注 正义卬，五郎反。高祖孙，齐悼惠王子，故平昌侯，

十年反，都密州高密县。

注 正义辟音壁。高祖孙，齐悼惠王子，故(初) [勃] 侯，立十一年反。

括地志云：“济南故城在淄川长山县西北三十里。”

注 正义高祖孙，齐悼惠王子，故武城侯，立十一年反，都剧。括地志云：“菑州县也。故剧城在青州寿光县南三十一里，故纪国。”

注 正义高祖孙，齐悼惠王子，故白石侯，立十一年反，都即墨。括地志云：

“即墨故城在密州胶水县东南六十里，即胶东国也。”

注 正义梁孝王都睢阳，今宋州。

注 正义蓺，鱼曳反。字亦作“艺”，音同。

注 正义地理志云魏其属琅邪。

注 索隐韦昭云：“平陆，西河县。礼 向之从曾祖王父也。”正义应劭云：

“平陆，西河县。”

注 正义济，子礼反。济北国今济州卢县，即济北王所都。

注 正义淮阳国今陈州。

注 正义鲁今兖州曲阜县。

注 正义汝南国今豫州。

注 正义江都国今扬州也。吴王濞所都，反，诛，景帝改为江都国，封皇子非也。

注 索隐悼惠王之孙，齐王襄之子。庐，汉书作“闾”。正义齐国，青州临淄也。将庐，齐悼惠王之孙，襄王之子，年表云。

注 [二 0] 索隐刘泽之子。

注 [二 一] 集解徐广曰：“表云五年薨。”

四年夏，立太子。立皇子彻为胶东王。六月甲戌，赦天下。后九月，更以(弋) [易] 阳为阳陵。复置津关，用传出入。冬，以赵国为邯郸郡。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汉景帝陵也，在雍州咸阳县东三十里。”按：豫作寿陵也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文帝十二年，除关，无用传，至此复置传，以七国新反，备非常也。”张晏曰：“传，信也，若今过所也。”如淳曰：“传音‘檄传’之‘传’，两行书缙帛，分持其一，出入关，合之乃得过，谓之传。”索隐传音丁恋反。如今之过所。

注 集解地理志赵国景帝以为邯郸郡。

五年三月，作阳陵、渭桥。五月，募徙阳陵，予钱二十万。江都大暴风从西方来，坏城十二丈。丁卯，封长公主子蟜为隆虑侯。徙广川王为赵王。

注 索隐景帝豫作寿陵也。按：赵系家赵肃侯十五年起寿陵，后代遂因之也。

注 索隐音林间。避殇帝讳改之。

六年春，封中尉(赵)绾为建陵侯，江都丞相嘉为建平侯，陇西太守浑邪为平曲侯，赵丞相嘉为江陵侯，故将军布为郾侯。梁楚二王皆薨。

后九月，伐驰道树，殖兰池。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建陵故县在沂州承县界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姓程。”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平曲县故城在瀛州文安县北七十里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姓苏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殖，一作‘填’。”正义按：驰道，天子道，秦始皇作之，三丈而树。

七年冬，废栗太子为临江王。十(二)月晦，日有食之。春，免徒隶作阳陵者。丞相青免。二月乙巳，以太尉条侯周亚夫为丞相。四月乙巳，立胶东王太后为皇后。丁巳，立胶东王为太子。名彻。

注 正义临江，忠州县。虽王临江而都江陵。

注 正义条，田雕反。字亦作“菝”，音同。

注 索隐按系家，太后槐里人，父仲。兄信，封盖侯。后故金氏妻女弟姁儿也。

中元年，封故御史大夫周苛 孙平 为绳侯，故御史大夫周昌(子) [孙] 左车为安阳侯，四月乙巳，赦天下，赐爵一级。除禁锢。地动。衡山、原都雨雹，大者尺八寸。

注 索隐周昌之兄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应’。”

中二年二月，匈奴入燕，遂不和亲。三月，召临江王来。即死中尉府中。夏，立皇子越为广川王，子寄为胶东王。封四侯。九月甲戌，日食。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楚相张尚，太傅赵夷吾，赵相建德，内史王悍。此四人各谏其王，无使反，不听，皆杀之，故封其子。”索隐韦昭云：“张尚子当居，赵夷吾子周，建德子横，王悍子也。”

中三年冬，罢诸侯御史中丞。春，匈奴王二人率其徒来降，皆封为列侯。立皇子方乘为清河王。三月，彗星出西北。丞相周亚夫(死) [免]，以御史大夫桃侯刘舍为丞相。四月，地动。九月戊戌晦，日食。军东都门外。

注 正义汉书表云中三年，安陵侯子军、桓侯赐、遫侯陆强、容城侯徐卢、易侯仆瀛、范阳侯代、翕侯邯郸七人，以匈奴王降，皆封为列侯。按：纪言二人者是匈奴二王为首降。

注 集解按：三辅黄图东出北头第一门曰宣平门，外曰东都门。索隐按：三辅黄图云东出北第一门曰宣平门，外曰东都门。

中四年三月，置德阳宫。大蝗。秋，赦徒作阳陵者。

注 集解瓚曰：“是景帝庙也，帝自作之，讳不言庙，故言宫。西京故事云景帝庙为德阳宫。”

中五年夏，立皇子舜为常山王。封十侯。六月丁巳，赦天下，赐爵一级。

天下大潦。更命诸侯丞相曰相。秋，地动。

注 正义惠景闲年表云亚谷侯卢他之、隆卢侯陈蟜、乘氏侯刘买、桓邑侯刘明、盖侯王信。按：其五人是中元五年封，余检不获。中元三年，匈奴王二人降，封为列侯。惠景闲表云匈奴王降为侯者有七人，疑其五人是十侯之数。

中六年二月己卯，行幸雍，郊见五帝。三月，雨雹。四月，梁孝王、城阳共王、汝南王皆薨。立梁孝王子明为济川王，子彭离为济东王，子定为山阳王，子不识为济阴王。梁分为五。封四侯。更命廷尉为大理，将作少府为将作大匠，

主爵中尉为都尉，长信詹事为长信少府，将行为大长秋，大行为行人，奉常为太常，典客为大行，[一三]治粟内史为大农。以大内为二千石，置左右内官，属大内。[一六]七月辛亥，日食。八月，匈奴入上郡。

注 正义都睢阳，今宋州。

注 正义城阳，今濮州雷泽县，古城阳也。共音恭。谥法“严敬故事曰恭”。

注 正义表云分梁置也。

注 正义表云分梁置也。

注 正义地理志云景帝中六年别为山阳国，属兖州。

注 正义地理志云景帝中六年别为济阴国，属兖州。按：今曹州是也。

注 集解汉书百官表曰：“主爵中尉，秦官，掌列侯。”

注 集解汉书百官表曰：“詹事，秦官，掌皇后太子家。”应劭曰：“詹，省也，给也。”瓚曰：“茂陵书詹事秩二千石。”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以太后所居宫为名。长信宫则曰长信少府，长乐宫则曰长乐少府。”

注 集解汉书百官表曰：“将行，秦官。”应劭曰：“长秋，皇后卿。”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天子死未有谥，称大行。”晋灼曰：“礼有大行、小行，主谥官，故以此名之。”如淳曰：“不反之辞也。”瓚曰：“大行是官名，掌九仪之制，以宾诸侯。”索隐按：郑玄曰“命者五，谓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，爵者四，孤、卿、大夫、士，是九也。”

注 集解汉书百官表曰：“奉常，秦官，掌宗庙礼仪。”

注 索隐韦昭云：“大行，官名，秦时云典客，景帝初改云大行，后更名大鸿胪，武帝因而不改，故汉书景纪有大鸿胪。百官表又云武帝改名大鸿胪。鸿，声也。胪，附皮。以言其掌四夷宾客，若皮胪之在外附于身也。复有大行令，故诸侯薨，大鸿胪奏谥，列侯薨，则大行奏谏”。按：此大行令即鸿胪之属官也。

注 集解汉书百官表曰：“治粟内史，秦官，掌谷货也。”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大内，京师府藏。”

注 索隐主天子之私财物曰少内。少内属大内也。

后元年冬，更命中大夫令为卫尉。三月丁酉，赦天下，赐爵一级，中二千石、诸侯相爵右庶长。四月，大酺。五月丙戌，地动，其蚤食时复动。上庸地动二十二日，坏城垣。七月乙巳，日食。丞相刘舍免。八月壬辰，以御史大夫绾为丞相，封建陵侯。

注 正义汉书百官表云：“卫尉，秦官，掌宫闱门卫屯兵。景帝初，更命中大夫令，后元年，复为卫尉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丙，一作‘甲’。”

注 索隐姓卫也。

后二年正月，地一日三动。郅将军击匈奴。酺五日。令内史郡不得食马粟，没入县官。令徒隶衣七踵布。止马舂。为岁不登，禁天下食不造岁。

省列侯遣之国。三月，匈奴入鴈门。十月，租长陵田。大旱。衡山国、河东、云中郡民疫。

注 正义郅，真栗反。郅都传云匈奴刻木为郅都而射，不中。

注 索隐七踵，盖今七升布，言其粗，故令衣之也。正义衣，于既反。踵，祖工反。踵，八十缕也。与布相似。七升布用五百六十缕。

注 索隐止人为马舂粟，为岁不登故也。

注 集解晋灼曰：“文纪遣列侯之国，今又省之。”

注 正义衡山国，今衡州。河东，今蒲州。云中郡，今胜州。

后三年十月，日月皆(食)赤五日。十二月晦，澹。日如紫。五星逆行守太微。月贯天廷中。正月甲寅，皇太子冠。甲子，孝景皇帝崩。遗诏赐诸侯王以下至民为父后爵一级，天下户百钱。出宫人归其家，复无所与。太子即位，是为孝武皇帝。三月，封皇太后弟蚡为武安侯，弟胜为周阳侯。置阳陵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雷’字，又作‘图’字，实所未详。”

注 索隐天廷即龙星右角也。按：石氏星传曰“龙在左角曰天田，右角曰天廷”。

注 集解皇甫谧曰：“帝以孝惠七年生，年四十八。”

注 集解汉书云：“二月癸酉，帝葬阳陵。”皇甫谧曰：“阳陵山方百二十步，高十四丈，去长安四十五里。”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蚡音盼。”索隐蚡音扶粉反。按：外戚世家皇太后母臧氏初嫁王氏，生子信而寡，更嫁长陵田氏，生蚡及胜也。

太史公曰：汉兴，孝文施大德，天下怀安，至孝景，不复忧异姓，而晁错刻削诸侯，遂使七国俱起，合从而西乡，以诸侯太盛，而错为之不以渐也。及主父偃言之，而诸侯以弱，卒

以安。 安危之机，岂不以谋哉？

注 索隐主父偃上言，今天子下推恩之令，令诸侯各得分邑其子弟，于是遂弱，卒以安也。

【索隐述赞】景帝即位，因修静默。勉人于农，率下以德。制度斯创，礼法可则。一朝吴楚，乍起凶慝。提局成衅，拒轮致惑。晁错虽诛，梁城未克。条侯出将，追奔逐北。坐见泉斗，立翦牟贼。如何太尉，后卒下狱。惜哉明君，斯功不录！

史记卷十二 本纪十二

孝武本纪

集解太史公自序曰“作今上本纪”，又其述事皆云“今上”，“今天子”，或有言“孝武帝”者，悉后人所定也。张晏曰：“武纪，褚先生补作也。褚先生名少孙，汉博士也。”索隐按：褚先生补史记，合集武帝事以编年，今止取封禅书补之，信其才之薄也。又张晏云“褚先生颍川人，仕元成闲”。韦棱云“褚顓家传褚少孙，梁相褚大弟之孙，宣帝代为博士，寓居于沛，事大儒王式，号为‘先生’，续太史公书”。阮孝绪亦以为然也。

孝武皇帝者，孝景中子也。母曰王太后。孝景四年，以皇子为胶东王。

孝景七年，栗太子废为临江王，以胶东王为太子。孝景十六年崩，太子即位，为孝武皇帝。孝武皇帝初即位，尤敬鬼神之祀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讳彻。”索隐裴驷云：“太史公自序云‘作今上本纪’，又其序事皆云‘今上’，‘今天子’，今或言‘孝武皇帝’者，悉后人所定也。”

正义谥法云：“克定祸乱曰武。”

注 索隐按：景十三王传广川王已上皆是武帝兄，自河闲

王德以至广川，凡有八人，则武帝第九也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武帝以景帝元年生，七岁为太子，为太子十岁而景帝崩，时年十六矣。”

元年，汉兴已六十余岁矣，天下义安，荐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。而上乡儒术，招贤良，赵绾、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，欲议古立明堂城南，以朝诸侯。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。会窦太后治黄老言，不好儒术，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，召案绾、臧，绾、臧自杀，诸所兴为者皆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六十七年，岁在辛丑。”

注 正义义音鱼废反。

注 索隐上音搢。搢，挺也。言挺笏于绅带之闲，事出礼内则。今作“荐”者，古字假借耳。汉书作“缙绅”，臣瓚云“缙，赤白色”，非也。

注 索隐城南，长安城南门外也。案：关中记云明堂在长安城门外，杜门之西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纤微伺察之。”

注 正义汉书孝武帝二年，御史大夫赵绾坐请无奏事太皇太后，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狱，自杀。应劭云：“王臧儒者，欲立明堂、辟雍，太后素好黄老术，非薄五经，因故绝奏事太后，太后怒，故令杀。”

后六年，窦太后崩。其明年，上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。

明年，上初至雍，郊见五畤。后常三岁一郊。是时上求神君，舍之上林中缙氏观。神君者，长陵女子，以子死悲哀，故见神于先后宛若。宛若祠之其室，民多往祠。

平原君往祠，其后子孙以尊显。及武帝即位，则厚礼置祠之内中，闻其言，不见其人云。

注 正义時音止。括地志云：“汉五帝時在岐州雍县南。孟康云時者神灵之所止。”案：五時者鄜時、密時、吴阳時、北時。先是文公作鄜時，祭白帝；秦宣公作密時，祭青帝；秦灵公作吴阳上時、下時，祭赤帝、黄帝；汉高祖作北時，祭黑帝：是五時也。

注 正义汉武帝故事云：“起柏梁台以外神君，长陵女子也。先是嫁为人妻，生一男，数岁死，女子悼痛之，岁中亦死，而灵，宛若祠之，遂闻言宛若为生，民人多往请福，说家人小事有验。平原君亦事之，至后子孙尊贵。及上即位，太后延于宫中祭之，闻其言，不见其人。至是神君求出局，营柏梁台舍之。初，霍去病微时，自祷神君，及见其形，自修饰，欲与去病交接，去病不肯，谓神君曰：‘吾以神君精絜，故斋戒祈福，今欲淫，此非也。’自绝不复往。神君鼻之，乃去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缟音蹄。”索隐徐广音蹄，邹诞音斯，又音蹄，观名也。

注 集解孟康曰：“产乳而死。兄弟妻相谓‘先后’。宛若，字。”索隐先后，邹诞音二字并去声，即今妯娌也。孟康以兄弟妻相谓也。韦昭云先谓姒，后谓娣也。宛音冤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武帝外祖母也。”驷案：蔡邕曰“异姓妇人以恩泽封者曰君，仪比长公主”。索隐案：徐云武帝外祖母，则是臧儿也。

是时而李少君亦以祠醢、谷道、却老方见上，上尊之。少君者，故深泽侯 入以主方。 匿其年及所生长，常自谓七十，能使物，却老。 其游以方筭诸侯。无妻子。人闻其能使物及不死，更馈遗之，常余金钱帛衣食。人皆以为不治产业而饶给，又不知其何所人，愈信，争事之。少君资好方，善为巧发奇中。 尝从武安侯 饮，坐中有年九十余老人，少君乃言

与其大父游射处，老人为儿时从其大父行，识其处，一坐尽惊。少君见上，上有故铜器，问少君。少君曰：“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。”已而案其刻，果齐桓公器。一宫尽骇，以少君为神，数百岁人也。

注 索隐如淳云：“祠醪可以致福。”案：礼醪者，老妇之祭，盛于盆，尊于瓶。说文周礼以醪祠祝融。淮南子炎帝作火官，死为醪神。司马彪注庄子云髻，醪神也，如美女，衣赤。李弘范音诂也。

注 集解李奇曰：“食谷道引。或曰辟谷不食之道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姓赵，景帝时绝封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进纳于天子而主方。一云侯人主方。”

驷案：如淳曰“侯家人主方药者也”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物，鬼物也。”瓚曰：“物，药物也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时时发言有所中也。”

注 索隐服虔云：“田蚡也。”韦昭云：“武安属魏郡也。”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地名，有台也。”瓚曰：“晏子书柏寝，台名也。”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柏寝台在青州千乘县东北二十一里。韩子云景公与晏子游于少海，登柏寝之台而望其国。公曰：‘美哉堂乎，后代孰将有此？’晏子云：其‘田氏乎？’公曰：‘寡人有国而田氏家，奈何？’对曰：‘夺之，则近贤远不肖，治其烦乱，轻其刑罚，振穷乏，恤孤寡，行恩惠，崇节俭，虽十田氏其如堂何！’即此也。”

少君言于上曰：“祠醪则致物，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，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，益寿而海中蓬莱僊者可见，见之以封禅则不死，黄帝是也。臣尝游海上，见安期生，食臣枣，大如瓜。安期生僊者，通蓬莱中，合则见人，不合则隐。”于

是天子始亲祠醪，而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，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。

注 索隐服虔曰：“古之真人。”案：列仙传云安期生，琅邪人，卖药东海边，时人皆言千岁也。正义列仙传云：“安期生，琅邪阜乡亭人也。卖药海边。秦始皇请语三夜，赐金数千万，出，于阜乡亭，皆置去，留书，以赤玉舄一量为报，曰‘后千岁求我于蓬莱山下’。”

注 索隐齐音剂。

居久之，李少君病死。天子以为化去不死也，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。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，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相效，更言神事矣。

注 正义汉书起居云：“李少君将去，武帝梦与共登嵩高山，半道，有使乘龙时从云中云‘太一请少君’，帝谓左右‘将舍我去矣’。数月而少君病死。又发棺看，唯衣冠在也。”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人姓名。”正义音直伪反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二人皆方士。”正义姓史，名宽舒。

亳人薄诱忌 奏祠泰一方，曰：“天神贵者泰一，泰一佐曰五帝。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，用太牢具，七日，为坛开八通之鬼道。”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，常奉祠如忌方。其后人有上书，言“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太牢具祠神三一：天一，地一，泰一”。天子许之，令太祝领祠之忌泰一坛上，如其方。后人复有上书，言“古者天子常以春秋解祠，祠黄帝用一梟破镜；冥羊 用羊；祠马行 用一青牡马；泰一、皋山山君、地长 用牛；武夷君 用干鱼；阴阳使者

以一牛”。令祠官领之如其方，而祠于忌泰一坛旁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云亳人谬忌也。”索隐亳，山阳县名。姓谬，名忌，居亳，故下称薄忌。此文则衍“薄”字，而“谬”又误作“诱”矣。

注 索隐天神贵者太一。案：乐汁微图云“紫微宫北极天一太一”。宋均以为天一、太一，北极之别名。春秋纬“紫宫，天皇曜魄宝之所理也”。

注 索隐其佐曰五帝。河图云苍帝神名灵威仰之属也。正义五帝，五天帝也。

国语云“苍帝灵威仰，赤帝赤嫫怒，白帝白招矩，黑帝曙光纪，黄帝含枢纽”。

尚书帝命验云“苍帝名灵威仰，赤帝名文祖，黄帝名神斗，白帝名显纪，黑帝名玄矩”。佐者，谓配祭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云日一太牢具，十日。”

注 集解孟康曰：“臬，鸟名，食母。破镜，兽名，食父。黄帝欲绝其类，使百物祠皆用之。破镜如猫而虎眼。或云直用破镜。”如淳曰：“汉使东郡送臬，五月五日为臬羹以赐百官。以恶鸟，故食之。”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神名也。”

注 正义神名也。

注 正义丁丈反。三并神名。

注 正义神名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阴阳之神也。”

其后，天子苑有白鹿，以其皮为币，以发瑞应，造白金焉。

注 索隐案：食货志皮币以白鹿皮方尺，缘以绩，以荐璧，得以黄金一斤代之。又汉律皮币率鹿皮方尺，直黄金一斤。

注 索隐案：食货志白金三品，各有差也。正义白金三品，武帝所铸也。如淳曰：“杂铸银锡为白金也。”平准书云：“造银锡为白金。以为天用莫如龙，地用莫如马，人用莫如龟，故曰白金三品。其一曰重八两，圆之，其文龙，名曰白选，直三千；二曰重差小，方之，其文马，直五百；三曰复小，隋之，其文龟，直三百。”钱谱云：“白金第一，其形圆如钱，肉好圆，文为一龙。白银第二，其形方小长，肉好亦小长，好上下文为二马。白银第三，其形似龟，肉好小，是文为龟甲也。”

其明年，郊雍，获一角兽，若麋然。有司曰：“陛下肃祇郊祀，上帝报享，锡一角兽，盖麟云。”于是以荐五畤，畤加一牛以燎。赐诸侯白金，以风符应合于天地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楚人谓麋为麋。”索隐麋音步交反。韦昭曰“体若 而一角，春秋所谓‘有 而角’是也。楚人谓麋为麋”。又周书王会云麋者若鹿。尔雅云麋，大鹿也，牛尾一角。郭璞云汉武获一角兽若麋，谓之麟是也。

注 正义汉书终军传云“从上雍，获白麟”。一角戴肉，设武备而不为害，所以为仁。

注 正义力召反，焚也。

注 集解晋灼曰：“符瑞也。”瓚曰：“风示诸侯以此符瑞之应。”

于是济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，乃上书献泰山及其旁邑。天子受之，更以他县偿之。常山王有谿，迁，天子封其弟于真定，以续先王祀，而以常山为郡。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郡。

其明年，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。上有所幸王夫人，

夫人卒，少翁以方术盖夜致王夫人及醢鬼之貌云，天子自帷中望见焉。于是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，赏赐甚多，以客礼礼之。文成言曰：“上即欲与神通，宫室被服不象神，神物不至。”乃作画云气车，及各以胜日 驾车辟恶鬼。又作甘泉宫，中为台室，画天、地、泰一诸神，而置祭具以致天神。居岁余，其方益衰，神不至。

乃为帛书以饭牛， 详弗知也，言此牛腹中有奇。杀而视之，得书，书言其怪，天子疑之。有识其手书，问之人，果(为) [伪]书。于是诛文成将军 而隐之。

注 正义汉武故事云少翁年二百岁，色如童子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齐怀王閼之母也。” 驷案：桓谭新论云武帝有所爱幸姬王夫人，窈窕好容，质性婬佞。正义汉书作“李夫人”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如火胜金，用丙与丁日，不用庚辛。”

注 正义饭，房晚反。书绢帛上为怪言语，以饲牛。

注 正义汉武故事云：“文成诛月余，有使者藉货关东还，逢之于漕亭，还见言之，上乃疑，发其棺，无所见，唯有竹筒一枚，捕验闲无踪迹也。”

其后则又作栢梁、 铜柱、承露僊人掌 之属矣。

注 索隐服虔云：“用梁百头。” 按：今字皆作“栢”。三辅故事云“台高二十丈，用香栢为殿，香闻十里”。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仙人以手掌擎盘承甘露也。” 索隐三辅故事曰“建章宫承露盘高三十丈，大七围，以铜为之。上有仙人掌承露，和玉屑饮之”。故张衡赋曰“立修茎之仙掌，承

云表之清露”是也。

文成死明年，天子病鼎湖甚，巫医无所不致，(至)不愈。游水发根乃言曰：“上郡有巫，病而鬼下之。”上召置祠之甘泉。及病，使人问神君。神君言曰：“天子毋忧病。病少愈，强与我会甘泉。”于是病愈，遂幸甘泉，病良已。大赦天下，置寿宫神君。神君最贵者(大夫)[太一]，其佐曰大禁、司命之属，皆从之。非可得见，闻其音，与人言等。时去时来，来则风肃然也。居室帷中。时昼言，然常以夜。天子祓，然后入。因巫为主人，关饮食，所欲者言行下。又置寿宫、北宫，张羽旗，设供具，以礼神君。

神君所言，上使人受书其言，命之曰“画法”。其所语，世俗之所知也，毋绝殊者，而天子独喜。其事秘，世莫知也。

注 集解晋灼曰：“在湖县。”韦昭曰：“地名，近宜春。”索隐案：鼎湖，县名，属京兆，后属弘农。昔黄帝采首阳山铜铸鼎于湖，曰鼎湖，即今之湖城县也。韦昭(云)以为近宜春，亦甚疏也。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游水，县名。发根，人名姓。”晋灼曰：“地理志游水，水名，在临淮淮浦也。”索隐颜师古以游水姓，发根名。盖或因水为姓。服虔亦曰发根，人姓字。或曰发树根者也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即病巫之神。”

注 集解孟康曰：“良已，善已，谓愈也。”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立此便宫也。”瓚曰：“宫，奉神之宫也。楚辞曰‘蹇将澹兮寿宫’。”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崇絜，自祓除然后入。”

注 集解李奇曰：“神所欲言，上辄为下之。”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寿宫、北宫皆在雍州长安县西北三十里长安故城中。汉书云武帝寿宫以处神君。”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或云策画之法也。”正义画音获。案：画一之法。

其后三年，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，不宜以一二数。一元曰建元，二元以长星曰元光，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元狩云。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得黄龙凤皇诸瑞，以名年。”正义孝景以前即位，以一二数年至其终。武帝即位，初有年号，改元以建元为始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案诸纪元光后有元朔，元朔后得元狩。”

其明年冬，天子郊雍，议曰：“今上帝朕亲郊，而后土毋祀，则礼不答也。”有司与太史公、祠官宽舒等议：“天地牲角茧栗。今陛下亲祀后土，后土宜于泽中圜丘为五坛，坛一黄犊太牢具，已祠尽瘞，而从祠衣上黄。”于是天子遂东，始立后土祠汾阴睢上，如宽舒等议。上亲望拜，如上帝礼。礼毕，天子遂至荥阳而还。过雒阳，下诏曰：“三代邈绝，远矣难存。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后为周子南君，以奉先王祀焉。”是岁，天子始巡郡县，侵寻于泰山矣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说者以谈为太史公，失之矣。史记称迁为太史公者，是外孙杨惲所称。”索隐韦昭云谈，司马迁之父也，说者以谈为太史公，失之矣。

史记多称太史公，迁外孙杨惲称之也。姚察按：迁传亦以谈为太史公，非惲所加。又按：虞喜志林云“古者主天官皆上公，自周至汉，其职转卑，然朝会坐位犹居公上，尊天之道，其官属仍以旧名，尊而称公，公名当起于此”。故如淳云“太

史公位在丞相上，天下郡国计书先上太史公，副上丞相”，其义是也。而桓谭新论以为太史公造书，书成示东方朔，朔为平定，因署其下。太史公者，皆朔所加之者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元鼎四年时也。” 骊案：苏林曰“ 雕音谁 ”。如淳曰“ 河之东岸特堆堀，长四五里，广二里余，高十余丈，汾阴县在雕之上，后土祠在县西。汾在雕之北，西流与河合也 ”。索隐雕，丘。音谁。汉旧仪作“ 葵丘 ”者盖河东人呼“ 谁 ”与“ 葵 ”同故耳。

注 集解晋灼曰：“ 遂往之意也 。” 索隐侵寻即侵淫也。故晋灼云“ 遂往之意也 ”。小颜云“ 浸淫渐染之义 ”。盖寻淫声相近，假借用耳。师古叔父游秦亦解汉书，故称师古为“ 小颜 ”也。

其春，乐成侯 上书言栾大。栾大，胶东宫人， 故尝与文成将军同师，已而为胶东王尚方。而乐成侯姊为康王后， 母子。康王死，他姬子立为王。

而康后有淫行，与王不相中(得)，相危以法。康后闻文成已死，而欲自媚于上，乃遣栾大因乐成侯求见言方。天子既诛文成，后悔恨其早死，惜其方不尽，及见栾大，大悦。大为入长美，言多方略，而敢为大言，处之不疑。大言曰：“ 臣尝往来海中，见安期、羡门 之属。顾以为臣贱，不信臣。又以为康王诸侯耳，不足予方。臣数言康王，康王又不用臣。臣之师曰：‘ 黄金可成，而河决可塞，不死之药可得，僊人可致也 。” 臣恐效文成，则方士皆掩口，恶敢言方哉！

上曰：“ 文成食马肝死耳 。子诚能修其方 ，我何爱乎！” 大曰：“ 臣师非有求人，人者求之。 陛下必欲致之， 则贵其使者，令有亲属，以客礼待之，勿卑，使各佩其信印，乃可使通言于神人。神人尚肯邪不邪。致尊其使，然后可致也 。”

于是上使先验小方，斗旗，旗自相触击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姓丁，名义。后与栾大俱诛也。”索隐韦昭云：“河闲县。”

按：郊祀志乐成侯登，而徐广据表姓丁名义，未详。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王家人。”

注 集解孟康曰：“胶东王后也。”

注 索隐韦昭云：“仙人。”应劭云：“名子乔。”

注 正义音其。文本或作“瀉”。说文云：“瀉，博瀉也。”高诱注淮南子云：

“取鸡血与针磨捣之，以和磁石，用涂碁头曝干之，置局上，即相拒不止也。”

是时上方忧河决，而黄金不就，乃拜大为五利将军。居月余，得四金印，佩天士将军、地士将军、大通将军、天道将军印。制诏御史：“昔禹疏九江，决四渎。闲者河溢皋陆，堤繇不息。朕临天下二十有八年，天若遗朕士而大通焉。干称‘蜚龙’，‘鸿渐于般’，意庶几与焉。其以二千户封地士将军大为乐通侯。”赐列侯甲第，僮千人。乘舆斥车马

帷帐器物以充其家。又以卫长公主妻之，赍金万斤，更名其邑曰当利公主。天子亲如五利之第。使者存问所给，连属于道。自大主将相以下，皆置酒其家，献遗之。于是天子又刻玉印曰“天道将军”，使使衣羽衣，夜立白茅上，五利将军亦衣羽衣，立白茅上受印，以示弗臣也。而佩“天道”者，且为天子道天神也。于是五利常夜祠其家，欲以下神。神未至而百鬼集矣，然颇能使之。

其后治装行，东入海，求其师云。大见数月，佩六印，贵振天下，而海上燕齐之闲，莫不搯扼而自言有禁方，能神僊

矣。

注 正义炼丹砂铅锡为黄金不就。

注 正义颜师古云：“皋，水旁地也。广平曰陆。言水大泛滥，自皋及陆，而筑作堤，徭役甚多，不暇休息。”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言栾大能通天意，故封乐通。”索隐韦昭云：“言大能通天意，故封之乐通。”乐通在临淮高平县也。

注 集解驺案：汉书音义曰“般，水涯堆也。渐，进也”。武帝云得栾大如鸿进于般，一举千里，得道若飞龙在天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乐通，临淮高平也。”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有甲乙第次，故曰第。”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或云斥不用也。”韦昭曰：“尝在服御。”索隐孟康云“斥不用之车马”是也。

注 集解孟康曰：“卫太子妹。”如淳曰：“卫太子姊也。”蔡邕曰：“帝女曰公主，仪比诸侯。姊妹曰长公主，仪比诸侯王。”驺案：此帝女也，而云长公主，未详。

注 集解地理志云东莱有当利县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武帝姑也。”驺案：韦昭曰“窦太后之女也。”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满手曰搯。”瓚曰：“搯，执持也。”

其夏六月中，汾阴巫锦为民祠魏睢后土营旁，见地如钩状，掇视得鼎。鼎大异于觶鼎，文镂毋款识，怪之，言吏。吏告河东太守胜，胜以闻。天子使使验问巫锦得鼎无奸诈，乃以礼祠，迎鼎至甘泉，从行，上荐之。至中山，晏温，有黄云盖焉。有麇过，上自射之，因以祭云。至长安，公卿大夫皆议请尊宝鼎。天子曰：“闲者河溢，岁数不登，故巡

祭后土，祈为百姓育谷。今年丰庠未有报，鼎曷为出哉？”有司皆曰：“闻昔大帝兴神鼎一，一者一统，天地万物所系终也。黄帝作宝鼎三，象天地人也。禹收九牧之金，铸九鼎，皆尝鬯烹上帝鬼神。遭圣则兴，迁于夏商。周德衰，宋之社亡，[一三]鼎乃沦伏而不见。颂云‘自堂徂基，自羊徂牛；鬯鼎及鼐，[一六]不虞不骜，胡考之休’。今鼎至甘泉，光润龙变，承休无疆。合兹中山，有黄白云降盖，若兽为符，路弓乘矢，[二〇]集获坛下，报祠大飧。[二一]惟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[二二]而合德焉。鼎宜见于祖祢，藏于帝廷，以合明应。”制曰：“可。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锦，巫名。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魏，故魏国也。睢，若丘之类。”

注 索隐说文：“掬，抱也。”音步沟切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款，刻也。”索隐韦昭云：“款，刻也。”按：识犹表识也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以鼎从行，上至甘泉，将荐之于天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河渠书凿泾水自中山西。”索隐此山在冯翊谷口县西，近九峻山，土人呼为中山。河渠书韩使水工郑国说秦凿泾水自中山西，即此山。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三辅谓日出清济为晏。晏而温也。”索隐如淳云：“三辅俗谓日出清济为晏。晏而温，故曰晏温。”许慎注淮南子云：“晏，无云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上言从行荐之，或曰祭鼎(乎)[也]”

注 索隐颜师古以大帝即太昊伏牺氏，以在黄帝之前故也，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烹，煮也。鬯音觴。皆尝以烹牲牢而祭祀也。”索隐言鼎烹牲而飧尝也。“鬯”字又作“觴”字，

音殇。汉书郊祀志云鼎空足曰鬲，以象三德。鬲音历。谓足中不实者名之也。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以祭祀上帝。或曰尝烹酌也。”

注 正义遭，逢也。鼎虽沦泗水，逢圣兴起，故出汾阴，西至甘泉也。

注 正义社主民也。社以石为之。宋社即亳社也。周武王伐纣，乃立亳社，以为监戒，覆上栈下，不使通天地阴阳之气。周礼衰，国将危亡，故宋之社为亡殷复也。

注 正义此以下至“胡考之休”是周颂丝衣之诗。自堂，从内往外。基，门内塾也。郑玄云：“门侧之堂谓之塾。绎礼轻，使士升堂，视壶濯及笱豆之属，降往于塾。牲自羊徂牛，告充已，乃举鼎告絜，礼之次也。”

注 正义自堂往塾，先视羊，后及牛也。毛萇云：“先小后大也。”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尔雅曰鼎绝大谓之鬲，鬲上谓之鬲。”

注 索隐毛传云：“虞，咩也。”姚氏案：何承天云“虞”当为“吴”，音洪霸反。又说文以“吴，一曰大言也”。此作“虞”者，与吴声相近，故假借也。

或者本文借此“虞”为欢娱字故也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与中山所见黄云之气合也。”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云若兽，在车盖也。”晋灼曰：“盖，辞也。或云符谓瑞应也。”

注 [二〇] 集解韦昭曰：“路，大也。四矢为乘。”

注 [二一]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云大报享祠也。”

注 [二二] 集解服虔曰：“高祖受命知之也。宜见鼎于其庙。”

入海求蓬莱者，言蓬莱不远，而不能至者，殆不见其气。

上乃遣望气佐侯其气云。

注 正义蓬莱、方丈、瀛州，勃海中三神山也。

其秋，上幸雍，且郊。或曰“五帝，泰一之佐也。宜立泰一而上亲郊之”。

上疑未定。齐人公孙卿曰：“今年得宝鼎，其冬辛巳朔旦冬至，与黄帝时等。”

卿有札书曰：“黄帝得宝鼎宛(侯)[胸]，问于鬼臿区。区对曰：‘(黄)帝得宝鼎神筮，是岁己酉朔旦冬至，得天之纪，终而复始。’于是黄帝迎日推筮，后率二十岁得朔旦冬至，凡二十推，三百八十年。黄帝僊登于天。”

卿因所忠欲奏之。所忠视其书不经，疑其妄书，谢曰：“宝鼎事已决矣，尚何以为！”卿因嬖人奏之。上大说，召问卿。对曰：“受此书申功，申功已死。”

上曰：“申功何人也？”卿曰：“申功，齐人也。与安期生通，受黄帝言，无书，独有此鼎书。曰‘汉兴复当黄帝之时。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。宝鼎出而与神通，封禅。封禅七十二王，唯黄帝得上泰山封’。申功曰：‘汉主亦当上封，上封则能僊登天矣。黄帝时万诸侯，而神灵之封居七千。天下名山八，而三在蛮夷，五在中国。中国华山、首山、太室、泰山、东莱，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，与神会。黄帝且战且学僊。患百姓非其道，乃断斩非鬼神者。百余岁然后得与神通。黄帝郊雍上帝，宿三月。鬼臿区号大鸿，死葬雍，故鸿臿是也。其后于黄帝接万灵明廷。明廷者，甘泉也。所谓寒门者，谷口也。黄帝采首山铜，铸鼎荆山下。鼎既成，有龙垂胡瀆下迎黄帝。黄帝上骑，髀臣后宫从上龙七十余人，乃上去。余小臣不得上，乃悉持龙瀆，龙瀆拔，墮黄帝之弓。百姓仰

望黄帝既上天，乃抱其弓与龙胡瀟号。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，其弓曰乌号。”于是天子曰：“嗟乎！吾诚得如黄帝，吾视去妻子如脱縊耳。”乃拜卿为郎，东使候神于太室。

注 索隐上雍，以雍地形高，故云上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区，黄帝时人。”索隐郑氏云：“黄帝佐也。”李奇曰：“黄帝时诸侯。本作‘申区’者，非；艺文志作‘鬼容区’者也。”

注 正义率音律，又音类，又所律反，三音并通。后皆放此也。

注 集解封禅书“功”字作“公”。

注 正义河图云：“王者封太山，禅梁父，易姓登崇，有七十二君也。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黄帝时诸侯会封禅者七千人。”李奇曰：“说仙道得封者七千国。”张晏曰：“神灵之封谓山川之守。”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今雍有鸿頄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塞’。”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黄帝仙于塞门也。”索隐服虔云：“黄帝所仙之处也。”

小颜云：“谷，中山之谷口，汉时为县，今呼为冶谷，去甘泉八十里。盛夏凜然，故曰寒门谷口也。”

注 集解晋灼曰：“地理志首山属河东蒲阪，荆山在冯翊怀德县。”

注 索隐颜师古云：“胡谓项下垂肉也；瀟，其毛也。故童谣曰‘何当为君鼓龙胡’是也。”

注 正义徒果反。

注 正义户高反，下同。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湖水原出魏州湖城县南三十五里夸父山，北流入河，即鼎湖也。”

上遂郊雍，至陇西，西登空桐，幸甘泉。令祠官宽舒等具泰一祠坛，坛放薄忌泰一坛，坛三垓。五帝坛环居其下，各如其方，黄帝西南，除八通鬼道。泰一所用，如雍一畀物，而加醴枣脯之属，杀一牝牛以为俎豆牢具。

而五帝独有俎豆醴进。其下四方地，为餼食 鬻神从者及北斗云。

已祠，胙余皆燎之。其牛色白，鹿居其中，彘在鹿中，水而洎之。祭日以牛，祭月以羊彘特。泰一祝宰则衣紫及绣。五帝各如其色，日赤，月白。

注 正义空桐山在原州平高县西一百里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垓，次也。”驢案：李奇曰“垓，重也。三重坛也”。索隐垓，重也。言为三重坛也。邹氏云一作“阶”，言坛阶三重。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坤位在未，黄帝从土位。”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无牝牛醴之属。”

注 索隐音进。汉书作“进”。颜师古云：“具俎豆酒醴而进之。一曰进谓杂物之具，所以加礼也。”

注 索隐餼音竹芮反。谓联接而祭之。汉志作“鬻”，古字通。说文云：“鬻，祭酹。”正义刘伯庄云：“谓绕坛设诸神祭座相连缀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洎音居器反，肉汁也。”驢案：晋灼曰“此说合牲物燎之也。”正义刘伯庄云：“以大羹和祭食燎之。”案：以鹿内牛中，以彘内鹿中。

水，玄酒也。

注 索隐特，一牲也。言若牛若羊若彘，止一特也。

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，昧爽，天子始郊拜泰一。朝朝日，夕夕月， 则揖；

而见泰一如雍礼。其赞飨曰：“天始以宝鼎神筮授皇帝，朔而又朔，终而复始，皇帝敬拜见焉。”而衣上黄。其祠列火满坛，坛旁烹炊具。有司云“祠上有光焉”。公卿言“皇帝始郊见泰一云阳，有司奉瑄玉 嘉牲荐飨。是夜有美光，及昼，黄气上属天。”太史公、祠官宽舒等曰：“神灵之休，佑福兆祥，宜因此地光域 立泰畤坛以明应。令太祝领，(祀) [秋]及腊闲祠。三岁天子一郊见。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天子春朝日，秋夕月，拜日东门之外，朝日以朝，夕月以夕。”瓚曰：“汉仪郊泰一畤，皇帝平旦出竹宫，东向揖日，其夕西向揖月。使用郊日，不用春秋也。”

注 正义括地志云：“汉云阳宫在雍州云阳县北八十一里。有通天台，即黄帝以来祭天圜丘之处。武帝以五月避暑，八月乃还也。”

注 集解孟康曰：“璧大六寸谓之瑄。”索隐音宣，璧大六寸也。

注 正义汉旧仪云：“祭天养牛五岁至二千斤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地，一作‘夜’。”

其秋，为伐南越，告祷泰一，以牡 荆画幡 日月北斗登龙，以象天一三星，为泰一锋， 名曰“灵旗”。 为兵祷， 则太史奉以指所伐国。 而五利将军使不敢入海，之泰山祠。上使人微随验，实无所见。五利妄言见其师，其方尽，多不讎。上乃诛五利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作‘牝’。”

注 集解如淳曰：“荆之无子者，皆以絜齐之道也。”晋灼曰：“牡荆，节闲不相当者。”韦昭曰：“以牡荆为柄者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天官书曰天极星明者，泰一常居也。斗口三星曰天一。”

驷案：晋灼曰“画一星在后，三星在前为太一锋也”。

注 正义李奇云：“画旗树泰一坛上。名灵旗，画日月北斗登龙等。”

注 正义为，于伪反。

注 正义韦昭云：“牡，刚也。荆，强。”按：用牡荆指伐国，取其刚为称，故画此旗指之。

注 正义汉武故事云：“东方朔言栾大无状，上发怒，乃斩之。”

其冬，公孙卿候神河南，见僊人迹缙氏城上，有物若雉，往来城上。天子亲幸缙氏城视迹。问卿：“得毋效文成、五利乎？”卿曰：“僊者非有求人主，人主求之。其道非少宽假，神不来。言神事，事如迂诞，积以岁乃可致。”于是郡国各除道，缮治宫观名山神祠所，以望幸矣。

注 正义迂音于。诞音但。迂，远也。诞，大也。

其年，既灭南越，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。上善之，下公卿议，曰：“民间祠尚有鼓舞之乐，今郊祠而无乐，岂称乎？”公卿曰：“古者祀天地皆有乐，而神只可得而礼。”或曰：“泰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，悲，帝禁不止，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。”于是塞南越，禘祠泰一、后土，始用乐舞，益召歌儿，作二十五弦及箜篌瑟自此起。

注 索隐亦谓太昊也。正义泰帝谓太昊伏羲氏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瑟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应劭云武帝令乐人侯调始造箜篌。”
索隐应劭云：“武帝始令乐人侯调作，声均均然，命曰箜篌。
侯，其姓也。”

其来年冬，上议曰：“古者先振兵泽旅，然后封禅。”
乃遂北巡朔方，勒兵十余万，还祭黄帝颛桥山，泽兵须如。
上曰：“吾闻黄帝不死，今有颛，何也？”或对曰：“黄帝已
僊上天，髑臣葬其衣冠。”即至甘泉，为且用事泰山，先
类祠泰一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古‘释’字作‘泽’。”

注 集解李奇曰：“地名也。”

注 正义为，于伪反。将为封禅也。

注 正义道书福地记云：“泰山高四千九百丈二尺，周回
二千里。”

自得宝鼎，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。封禅用希旷绝，莫知
其仪礼，而髑儒采封禅尚书、周官、王制之望祀射牛事。齐
人丁公年九十余，曰：“封者，合不死之名也。秦皇帝不得上
封。陛下必欲上，稍上即无风雨，遂上封矣。”上于是乃令诸
儒习射牛，草封禅仪。数年，至且行。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
士之言，黄帝以上封禅，皆致怪物与神通，欲放黄帝以尝接神
僊人蓬莱士，高世比尊于九皇，而颇采儒术以文之。髑儒既
以不能辩明封禅事，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敢骋。上为封祠器
示髑儒，髑儒或曰“不与古同”，徐偃又曰“太常诸生行礼不
如鲁善”，周霸属图封事，于是上绌偃、霸，尽罢诸儒弗用。

注 正义白虎通云：“王者易姓而起，天下太平，功成封禅，以告太平。禅梁父之趾，广厚也。刻石纪号，着己之功绩。天以高为尊，地以厚为德，故增泰山之高以报天，禅梁父之趾以报地。封者，附广之；禅者，将以功相传授之。”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当祭庙，射其牲以除不祥。”瓚曰：“射牛，示亲杀也。”

索隐天子射牛，示亲祭也。事见国语。

注 索隐仪见应劭汉官仪也。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三皇之前有人皇，九首。”韦昭曰：“上古人皇者九人也。”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属，会也。会诸儒图封事。”

三月，遂东幸缙氏，礼登中岳 太室。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“万岁”云。

问上，上不言；问下，下不言。于是以三百户封太室奉祠，命曰崇高邑。东上泰山，山之草木叶未生，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颠。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崧高山也，在颍川阳城县。”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崧高山有太室、少室之山，山有石室，故以名之。”

注 正义汉仪注云：“有称万岁，可十万人声。”

注 正义颜师古云：“以崇奉嵩高山，故谓之崇高也。”

上遂东巡海上，行礼祠八神。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，然无验者。

乃益发船，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。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候名山，至东莱，言夜见一人，长数丈，就之则不见，见其迹甚大，类禽兽云。髀臣有言见一老父牵狗，言“吾欲见

巨公”，已忽不见。上既见大迹，未信，及髡臣有言老父，则大以为僊人也。

宿留 海上，与方士传车及闲使求僊人以千数。

注 集解文颖曰：“武帝登泰山，祭太一，并祭名山于泰坛，西南开除八通鬼道，故言八神也。一曰八方之神。”索隐用事八神。案：韦昭云“八神谓天、地、阴、阳、日、月、星辰主、四时主之属”。今案郊祀志，一曰天主，祠天齐；

二曰地主，祠太山、梁父；三曰兵主，祠蚩尤；四曰阴主，祠三山；五曰阳主，祠之罘；六曰月主，祠东莱山；七曰日主，祠盛主；八曰四时主，祠琅邪也。

注 索隐汉书音义曰：“巨公谓武帝。”

注 索隐音秀溜。宿留，迟待之意。若依字读，则言宿而留，亦是有所待，并通也。

四月，还至奉高。上念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人殊，不经，难施行。天子至梁父，礼祠地主。乙卯，令侍中儒者皮弁荐绅，射牛行事。封泰山下东方，如郊祠泰一之礼。封广丈二尺，高九尺，其下则有玉牒书，书秘。礼毕，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

上泰山，亦有封。其事皆禁。明日，下阴道。丙辰，禅泰山下址东北肃然山，如祭后土礼。天子皆亲拜见，衣上黄而尽用乐焉。江淮闲一茅三脊为神藉。五色土益杂封。纵远方奇兽蜚禽及白雉诸物，颇以加祠。

兕旄牛犀象之属弗用。皆至泰山然后去。封禅祠，其夜若有光，昼有白云起封中。

注 集解汉书百官表曰：“奉车都尉掌乘舆车，武帝初置。”韦昭曰：“子侯，霍去病之子也。”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肃然，山名，在梁父。”

注 集解孟康曰：“所谓灵茅也。”

天子从封禅还，坐明堂，髡臣更上寿。于是制诏御史：“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，兢兢焉惧弗任。维德菲薄，不明于礼乐。修祀泰一，若有象景光，幃如有望，依依震于怪物，欲止不敢，遂登封泰山，至于梁父，而后禅肃然。自新，嘉与士大夫更始，赐民百户牛一酒十石，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。复博、奉高、蛇丘、历城，毋出今年租税。其赦天下，如乙卯赦令。行所过毋有复作。事在二年前，皆勿听治。”又下诏曰：“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狩，用事泰山，诸侯有朝宿地。其令诸侯各治邸泰山下。”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天子初封泰山，山东北址古时有明堂处，则此所坐者。

明年秋，乃作明堂。”

注 集解瓚曰：“闻呼万岁者三。”

注 集解郑玄曰：“蛇音移。”

注 正义诸侯各于太山朝宿地起第，准拟天子用事太山而居止。

天子既已封禅泰山，无风雨菑，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山若将可得，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，乃复东至海上望，冀遇蓬莱焉。奉车子侯暴病，一日死。上乃遂去，并海上，北至碣石，巡自辽西，历北边至九原。五月，返至甘泉。有司言宝鼎出为元鼎，以今年为元封元年。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周万八千里也。”

其秋，有星彗于东井。后十余日，有星彗于三能。望

气王朔言：“候独见其星出如瓠，食顷复入焉。”有司言曰：“陛下建汉家封禅，天其报德星云。”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秦分野也。后卫太子兵乱。蒦音佩。”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三能，三公。后连坐诛之。”

注 索隐见星出如瓠。案：郊祀志云“填星出如瓠”，故颜师古以德星即镇星也。今按：此纪唯言德星，则德星，岁星也。岁星所在有福，故曰德星也。

其来年冬，郊雍五帝，还，拜祝祠泰一。赞飨曰：“德星昭衍，厥维休祥。寿星仍出，渊耀光明。信星昭见，皇帝敬拜泰祝之飨。”

注 索隐寿星，南极老人星也，见则天下理安，故言之也。

注 索隐信星，镇星也。信属土，土曰镇星，则汉志为德星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无此字。”

其春，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，若云“见天子”。天子于是幸缙氏城，拜卿为中大夫。遂至东莱，宿留之数日，毋所见，见大人迹。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。是岁旱。于是天子既出毋名，乃祷万里沙，过祠泰山。还至瓠子，自临塞决河，留二日，沉祠而去。使二卿将卒塞决河，河徙二渠，复禹之故迹焉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万里沙，神祠也，在东莱曲城。”孟康曰：“沙径三百余里。”

注 集解邓展曰：“泰山自东复有小泰山。”瓚曰：“即今之泰山。”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瓠子，堤名。”苏林曰：“在甄城以南，濮阳以北，广百步，深五丈所。”瓚曰：“所决河名。”索隐瓠子，决河名。苏林曰：“在甄城南，濮阳北，广百步，深五丈。”

注 索隐按：河渠书武帝自临塞决河，将军已下皆负薪也。

注 索隐按：沈白马祭河决，于是作瓠子歌，见河渠书。

是时既灭南越，越人勇之 乃言“越人俗信鬼，而其祠皆见鬼，数有效。昔东瓯王敬鬼，寿至百六十岁。后世谩怠，故衰耗”。乃令越巫立越祝祠，安台无坛，亦祠天神上帝百鬼，而以鸡卜。 上信之，越祠鸡卜始用焉。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越地人名也。”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持鸡骨卜，如鼠卜。”正义鸡卜法用鸡一，狗一，生，祝愿讫，即杀鸡狗煮熟，又祭，独取鸡两眼，骨上自有孔裂，似人物形则吉，不足则凶。今岭南犹此法也。

公孙卿曰：“僊人可见，而上往常遽，以故不见。今陛下可为观，如缙氏城， 置脯枣，神人宜可致。且僊人好楼居。”于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， 甘泉则作益延寿观，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，乃作通天台， 置祠具其下，将招来神僊之属。于是甘泉更置前殿，始广诸宫室。 夏，有芝生殿防内中。

天子为塞河，兴通天台，若有光云， 乃下诏曰：“甘泉防生芝九茎， 赦天下，毋有复作。”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如犹比也。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飞廉神禽，能致风气。”晋灼曰：“身如鹿，头如雀，有角而蛇尾，文如豹文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甘泉。”索隐汉书作通天台于甘泉宫。案：汉书旧仪台高三十丈，去长安二百里，望见长安城也。

注 索隐姚氏案：“杨雄云甘泉本因秦离宫，既奢泰，武帝增通天台、迎风宫，近则有洪崖、储胥，远则石关、封峦、鵙鹞、露寒、棠棣等观，又有高华、温德观、曾成宫、白虎、走狗、天梯、瑶台、仙人、弩法、相思观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元封二年也。”索隐芝生殿房中。案：生芝九茎，于是作芝房歌。

注 集解李奇曰：“为此作事而有光应。”瓚曰：“作通天台也。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芝，芝草也，其叶相连。”如淳曰：“瑞应图云王者敬事耆老，不失旧故，则芝草生。”

其明年，伐朝鲜。夏，旱。公孙卿曰：“黄帝时封则天旱，干封三年。”上乃下诏曰：“天旱，意干封乎？其令天下尊祠灵星焉。”

注 集解苏林曰：“天旱欲使封土干燥。”如淳曰：“但祭不立尸为干封。”

正义干音干。苏林云：“天旱欲使封土干燥也。”颜师古云：“三岁不雨，暴所封之土令干。”郑氏云：“但祭不立尸为干封。”

注 正义灵星即龙星也。张晏云：“龙星左角曰天田，则农祥也，见而祭之。”

其明年，上郊雍，通回中道，巡之。春，至鸣泽，从西河归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扶风汧县。”

注 集解服虔曰：“鸣泽，泽名也，在涿郡道县北界。”

其明年冬，上巡南郡，至江陵而东。登礼潜之天柱山，号曰南岳。浮江，自寻阳出枞阳，过彭蠡，祀其名山川。北至琅邪，并海上。四月中，至奉高修封焉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元封五年。”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潜县属庐江。南岳，霍山也。”文颖曰：“天柱山在潜县南，有祠。”

注 集解地理志庐江有枞阳县。

初，天子封泰山，泰山东北址古时有明堂处，处险不敞。上欲治明堂奉高旁，未晓其制度。济南人公王带上黄帝时明堂图。明堂图中有一殿，四面无壁，以茅盖，通水，圜宫垣为复道，上有楼，从西南入，命曰昆仑，天子从之入，以拜祠上帝焉。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，如带图。及五年修封，则祠泰一、五帝于明堂上坐，令高皇帝祠坐对之。祠后土于下房，以二十太牢。

天子从昆仑道入，始拜明堂如郊礼。礼毕，燎堂下。而上又上泰山，有秘祠其颠。而泰山下祠五帝，各如其方，黄帝并赤帝，而有司侍祠焉。

泰山上举火，下悉应之。

注 索隐王，或作“肃”。公王，姓；带，名。姚氏按：风俗通齐愍王臣有公王焜，其后也，音语录反。三辅决录云杜陵有王氏，音肃。说文以为从王，音“畜牧”之“畜”。今读公王与决录音同。然二姓单复有异，单姓者肃，后汉司徒王况是其后也。

注 索隐王带明堂图中为复道，有楼从西南入，名其道曰

昆仑。言其似昆仑山之五城十二楼，故名之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元封二年秋。”

其后二岁，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，推历者以本统。天子亲至泰山，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，每修封禅。其赞飨曰：“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，周而复始。皇帝敬拜泰一。”东至海上，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，莫验，然益遣，冀遇之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常五年一修耳。今适二年，故但祀明堂。”

注 索隐案：荐飨之辞言天授皇帝泰元神策，周而复始。又案：上黄帝得宝鼎神策，则太古上皇创历之号，故此云太元神策，周而复始也。

十一月乙酉，柏梁隤。十二月甲午朔，上亲禅高里，祠后土。临渤海，将以望祠蓬莱之属，冀至殊庭焉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二十二日也。”

注 集解伏俨曰：“山名，在泰山下。”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蓬莱庭。”索隐冀，汉书作“几”。几，近也；冀，望也，亦通。服虔曰：“蓬莱中仙人。殊庭者，异也。言入仙人异域也。”

上还，以柏梁隤故，朝受计甘泉。公孙卿曰：“黄帝就青灵台，十二日烧，黄帝乃治明庭。明庭，甘泉也。”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。其后天子又朝诸侯甘泉，甘泉作诸侯邸。勇之乃曰：“越俗有火隤，复起屋必以大，用胜服之。”于是作建章宫，度为千门万户。前殿度高未央，其东则凤阙，高二十余丈。其西则唐中，数十里虎圈。其北治大池，

渐台 高二十余丈，名曰泰液 池，中有蓬莱、方丈、瀛洲、壶梁，象海中神山龟鱼之属。其南有玉堂、璧门、大鸟之属。乃立神明台、井干楼，度五十余丈，辇道相属焉。

注 正义顾胤云：“柏梁被烧，故受记故之物于甘泉也。”
颜师古曰：“受郡国计簿也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日，一作‘月’。”

注 正义括地志曰：“建章宫在雍州长安县西二十里长安故城西。”

注 索隐三辅黄图云“武帝营建章，起凤阙，高三十五丈”。关中记“一名别风，言别四方之风”。西京赋曰“闾阖之内，别风嶸嶸”也。三辅故事云“北有圆阙，高二十丈，上有铜凤皇，故曰凤阙”。

注 索隐如淳云：“诗云‘中唐有甍’。郑玄曰‘唐，堂庭也’。尔雅以庙中路谓之唐。西京赋曰‘前开唐中，弥望广象’是也。”

注 正义圈，其远反。括地志云：“虎圈今在长安城中西偏也。”

注 正义颜师古云：“渐，浸也。台在池中，为水所浸，故曰渐台。”按：王莽死此台也。

注 正义臣瓚云：“泰液言象阴阳津液以作池也。”

注 索隐三辅故事云：“殿北海池北岸有石鱼，长二丈，广五尺，西岸有石龟二枚，各长六尺。”

注 索隐其南则玉堂。汉武故事“玉堂基与未央前殿等，去地十二丈”。

注 索隐汉宫阙疏云：“台高五十丈，上有九宫，常置九天道士百人也。”

注 索隐关中记“宫北有井干台，高五十丈，积木为楼”。言筑累万木，转相交架，如井干。司马彪注庄子云“井干，井阑也”。又崔譔云“井以四边为干，犹筑墙之有桢干”又诸本多作“干”，一本作“干”，音[韩]。说文云“干，井桥”。

夏，汉改历，以正月为岁首，而色上黄，官名更印章以五字。因为太初元年。是岁，西伐大宛。蝗大起。丁夫人、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、大宛焉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一无‘名’字。”

注 集解张晏曰：“汉据土德，土数五，故用五为印文也。若丞相曰‘丞相之印章’，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，以‘之’足也。”

注 集解韦昭曰：“丁，姓；夫人，名也。”

其明年，有司言雍五时无牢熟具，芬芳不备。乃命祠官进时犍牢具，五色食所胜，而以木禺马代驹焉。独五帝用驹，行亲郊用驹。及诸名山川用驹者，悉以木禺马代。行过，乃用驹。他礼如故。

注 集解孟康曰：“若火胜金，则祠赤帝以白牡。”

注 索隐木耦马。一音偶。孟云“寓寄龙形于木”。又姚氏云“寓，也。以言木龙马一驹，非寄生龙马形于木也”。

其明年，东巡海上，考神僊之属，未有验者。方士有言“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，以候神人于执期，命曰迎年”。上许作之如方，名曰明年。上亲礼祠上帝，衣上黄焉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昆仑玄圃五城十二楼，此仙人之所常居也。”

注 集解汉书音义曰：“执期，地名也。”

注 正义颜师古云：“迎年，若言祈年。”

公王带曰：“黄帝时虽封泰山，然风后、封钜、岐伯令黄帝封东泰山，禅凡山合符，然后不死焉。”天子既令设祠具，至东泰山，东泰山卑小，不称其声，乃令祠官礼之，而不封禅焉。其后令带奉祠候神物。夏，遂还泰山，修五年之礼如前，而加禅祠石间。石间者，在泰山下址南方，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间也，故上亲禅焉。

注 集解应劭曰：“封钜，黄帝师。”

注 正义张揖云：“岐伯，黄帝太医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在琅邪朱虚县，汶水所出。”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凡山亦在朱虚。”

其后五年，复至泰山修封，还过祭常山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天汉三年。李陵以天汉二年败也。”

今天子所兴祠，泰一、后土，三年亲郊祠，建汉家封禅，五年一修封。薄忌泰一及三一、冥羊、马行、赤星，五，宽舒之祠官以岁时致礼。凡六祠，皆太祝领之。至如八神诸神，明年、凡山他名祠，行过则祀，去则已。方士所兴祠，各自主，其人终则已，祠官弗主。他祠皆如其故。今上封禅，其后十二岁而还，简于五岳、四渎矣。而方士之候祠神人，入海求蓬莱，终无有验。而公孙卿之候神者，犹以大人迹为解，无其效。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，然终羁縻弗绝，冀遇其真。自此之后，方士言祠神者弥觭，然其效可睹矣。

注 集解李奇曰：“祀名也。”索隐赤星即上灵星祠也。

灵星，龙左角，其色赤，故曰赤星。五者，太一也。三一也，冥羊也，马行也，赤星也。凡五，并祠官宽舒领之。

注 索隐谓五者之外有正太一后土祠，故六也。

注 集解徐广曰：“犹今人云‘其事已可知矣’，皆不信之耳。又数本皆无‘可’字。”

太史公曰：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。入寿宫侍祠神语，究观方士祠官之言，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，具见其表里。后有君子，得以览焉。至若俎豆珪币之详，献酬之礼，则有司存焉。

【索隐述赞】孝武纂极，四海承平。志尚奢丽，尤敬神明。坛开八道，接通五城。朝亲五利，夕拜文成。祭非祀典，巡乖卜征。登嵩勒岱，望景传声。迎年祀日，改历定正。疲耗中土，事彼边兵。日不暇给，人无聊生。俯观嬴政，几欲齐衡。